

天瑞

作者：列御寇 全集：列子 来源：网络 [挑错/完善]

子列子居郑圃，四十年人无识者。国君卿大夫示之，犹众庶也。国不足，将嫁于卫。

弟子曰：“先生往无反期，弟子敢有所谒；先生将何以教？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？”

子列子笑曰：“壶子何言哉？虽然，夫子尝语伯昏瞀人，吾侧闻之，试以告女。

其言曰：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。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，故常生常化。常生常化者，无时不生，无时不化。阴阳尔，四时尔，不生者疑独，不化者往复。往复其际不可终，疑独其道不可穷。《黄帝书》曰：‘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之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’故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。谓之生化、形色、智力、消息者，非也。”

子列子曰：“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。夫有形者生于无形，则天地安从生？故曰：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见气也；太初者，气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气形质具而未相离，故曰浑沦。浑沦者，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易无形埒，易变而为一，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。九变者，穷也，乃复变而为一。一者，形变之始也。清轻者上为天，浊重者下为地，冲和气者为人；故天地含精，万物化生。”

子列子曰：“天地无全功，圣人无全能，万物无全用。故天职生覆，地职形载，圣职教化，物职所宜。然则天有所短，地有所长，圣有所否，物有所通。何则？生覆者不能形载，形载者不能教化，教化者不能违所宜，宜定者不出所位。故天地之道，非阴则阳；圣人之教，非仁则义；万物之宜，非柔则刚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。故有生者，有生生者；有形者，有形形者；有声者，有发声者；有色者，有色色者；有味者，有味味者。生之所生者死矣，而生生者未尝终；形之所形者实矣，而形形者未尝有；声之所声者闻矣，而声声者未尝发；色之所色者彰矣，而色色者未尝显；味之所味者尝矣，而味味者未尝呈：皆无为之职也。能阴

能阳，能柔能刚，能短能长，能圆能方，能生能死，能暑能凉，能浮能沉，能宫能商，能出能没，能玄能黄，能甘能苦，能膻能香。无知也，无能也；而不知也，而无不能也。”

子列子适卫，食于道，从者见百岁髑髅，撻蓬而指，顾谓弟子百丰曰：“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。此过养乎？此过欢乎？种有几：若<圭龟>为鹑，得水为鼃，得水土之际，则为<圭龟>蟄之衣。生于陵屯，则为陵舄。陵舄得郁栖，则为乌足。乌足之根为蛭蟥，其叶为蝴蝶。蝴蝶胥也，化而为虫，生灶下，其状若脱，其名曰<乌句>掇，<乌句>掇千日化而为鸟，其名曰乾余骨。乾余骨之沫为斯弥。斯弥为食醯颐辂。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輶，食醯黄輶生乎九猷。九猷生乎瞿芮，瞿芮生乎腐蠃，羊肝化为地皋，马血之为转邻也，人血之为野火也。鹵之为鹵，鹵之为布谷，布谷久复为鹵也。燕之为蛤也，田鼠之为鹵也，朽瓜之为鱼也，老韭之为菹也。老嫗之为猿也，鱼卵之为虫。亶爰之兽，自孕而生，曰类。河泽之鸟视而生曰。纯雌其名大要，纯雄其名稚蜂。思士不妻而感，思女不夫而孕。后稷生乎巨迹，伊尹生乎空桑。厥昭生乎湿，醯鸡生乎酒。羊奚比乎不荀，久竹生青宁，青宁生程，程生马，马生人。人久入于机。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”

《黄帝书》曰：“形动不生形而生影，声动不生声而生响，无动不生无而生有。”形，必终者也；天地终乎？与我偕终。终进乎？不知也。道终乎本无始，进乎本不久。有生则复于不生，有形则复于无形。不生者，非本不生者；无形者，非本无形者也。生者，理之必终者也。终者不得不终，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。而欲恒其生，画其终，惑于数也。精神者，天之分；骨骸者，地之分。属天清而散，属地浊而聚。精神离形，各归其真，故谓之鬼。鬼，归也，归其真宅。黄帝曰：“精神入其门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我存？”

人自生至终，大化有四：婴孩也，少壮也，老耄也，死亡也。其在婴孩，气专志一，和之至也；物不伤焉，德莫加焉。其在少壮，则血气飘溢，欲虑充起，物所攻焉，德故衰焉。其在老耄，则欲虑柔焉，体将休焉，物莫先焉；虽未及婴孩之全，方于少壮，间矣。其在死亡也，则之于息焉，反其极矣。

孔子游于太山，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，鹿裘带索，鼓琴而歌。孔子问曰：“先

生所以乐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吾乐甚多。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。而吾得为人，是一乐也。男女之别，男尊女卑，故以男为贵，吾既得为男矣，是二乐也。人生有不见日月，不免襁褓者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，是三乐也。贫者士之常也，死者人之终也，处常得终，当何忧哉？”孔子曰：“善乎？能自宽者也。”

林类年且百岁，底春被裘，拾遗穗于故畦，并歌并进。孔子适卫，望之于野。顾谓弟子曰：“彼叟可与言者，试往讯之！”子贡请行。逆之垅端，面之而叹曰：“先生曾不悔乎，而行歌拾穗？”林类行不留。歌不辍。子贡叩之，不已，乃仰而应曰：“吾何悔邪？”子贡曰：“先生少不勤行，长不竞时，老无妻子，死期将至，亦有何乐而拾穗行歌乎？”林类笑曰：“吾之所以为乐，人皆有之，而反以为忧。少不勤行，长不竞时，故能寿若此。老无妻子，死期将至，故能乐若此。”子贡曰：“寿者人之情，死者人之恶。子以死为乐，何也？”林类曰：“死之与生，一往一反。故死于是者，安知不生于彼？故吾知其不相若矣，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？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？”子贡闻之，不喻其意，还以告夫子。夫子曰：“吾知其可与言，果然；然彼得之而不尽者也。”

子贡倦于学，告仲尼曰：“愿有所息。”仲尼曰：“生无所息。”子贡曰：“然则赐息无所乎？”仲尼曰：“有焉耳，望其圻，皋如也，宰如也，坟如也，鬲如也，则知所息矣。”

子贡曰：“大哉死乎！君子息焉，小人伏焉。仲尼曰：“赐！汝知之矣。人胥知生之乐，未知生之苦；知老之惫，未知老之佚；知死之恶，未知死之息也。晏子曰：‘善哉，古之有死也！仁者息焉，不仁者伏焉。’死也者，德之微也。古者谓死人为归人。夫言死人为归人，则生人为行人矣。行而不知归，失家者了。一人失家，一世非之；天下失家，莫知非焉。有人去乡土、离六亲、废家业、游于四方而不归者，何人哉？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。又有人钟贤世，矜巧能，修名誉，夸张于世而不知己者，亦何人哉？世必以为智谋之士。此二者，胥失者也。而世与一不与一，唯圣人知所与，知所去。”

或谓子列子曰：“子奚贵虚？”列子曰：“虚者无贵也。”子列子曰：“非其名也，莫如静，莫如虚。静也虚也，得其居矣；取也与也，失其民矣。事之破为而后有舞仁义者，弗能复也。”

粥熊曰：“运转亡已，天地密移，疇觉之哉？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，成于此者亏于彼。损盈成亏，随世随死。往来相接，间不可省，疇觉之哉？凡一气不顿进，一形不顿亏；亦不觉其成，亦不觉其亏。亦如人自世至老，貌色智态，亡日不异；皮肤爪发，随世随落，非婴孩时有停而不易也。间不可觉，俟至后知。”

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，身亡所寄，废寝食者；又有忧彼之所忧者，因往晓之，曰：“天，积气耳，亡处亡气。若屈伸呼吸，终日在天中行止，奈何忧崩坠乎？”其人曰：“天果积气，日月星宿，不当坠耶？”晓之者曰：“日月星宿，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；只使坠，亦不能有气中伤。”其人曰：“奈地坏何？”晓者曰：“地积块耳，充塞四虚，亡处亡块。若躇步跼蹐，终日在地上行止，奈何忧其坏？”其人舍然大喜，晓之者亦舍然大喜。

长庐子闻而笑曰：“虹蜺也，云雾也，风雨也，四时也，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。山岳也，河海也，金石也，火木也，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。知积气也，知积块也，奚谓不坏？夫天地，空中之一细物，有中之最巨者。难终难穷，此固然矣；难测难识，此固然矣。忧其坏者，诚为大远；言其不坏者，亦为未是。天地不得不坏，则会归于坏。遇其坏时，奚为不忧哉？”子列子闻而笑曰：“言天地坏者亦谬，言天地不坏者亦谬。坏与不坏，吾所不能知也。虽然，彼一也，此一也。故生不知死，死不知生；来不知去，去不知来。坏与不坏，吾何容心哉？”

舜问乎烝曰：“道可得而有乎？”曰：“汝身非汝有也，汝何得有夫道？”舜曰：“吾身非吾有，孰有之哉？”曰：“是天地之委形也。生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和也。性命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顺也。孙子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蜕也。故行不知所往，处不知所持，食不知所以。天地强阳，气也；又胡可得而有邪？”

齐之国氏大富，宋之向氏大贫；自宋之齐，请其术。国氏告之曰：“吾善为盗。始吾为盗也，一年而给，二年而足，三年大穰。自此以往，施及州闾。”向氏大喜，喻其为盗之言，而不喻其为盗之道，遂逾垣凿室，手目所及，亡不探也。未及时，以赃获罪，没其先居之财。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，往而怨之。国氏曰：“若为盗若何？”向氏言其状。国氏曰：“嘻！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？今将告若矣。吾闻天有时，地有利。吾盗天地之时利，云雨之滂润，山泽之产育，以生吾禾，殖吾稼，筑吾垣，建吾舍，陆盗禽兽，水盗鱼鳖，亡非盗也。夫禾稼、土木、禽兽、

鱼鳖，皆天之所生，岂吾之所有？然吾盗天而亡殃。夫金玉珍宝，谷帛财货，人之所聚，岂天之所与？若盗之而获罪，孰怨哉？”向氏大惑，以为国氏之重罔己也，过东郭先生问焉。东郭先生曰：“若一身庸非盗乎？盗阴阳之和以成若生，载若形；况外物而非盗哉？诚然，天地万物不相离也；仞而有之，皆惑也。国氏之盗，公道也，故亡殃；若之盗，私心也，故得罪。有公私者，亦盗也；亡公私者，亦盗也。公公私私，天地之德。知天地之德者，孰为盗邪？孰为不盗邪？”

关键词：列子, 天瑞

解释翻译[挑错/完善]列子住在郑国圃田，四十年没有知道他的人。郑国的国君公卿大夫看待他，就像看待一般老百姓一样。郑国发生了饥荒，列子准备离开家到卫国去。他的学生说：“老师这次出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学生想请教一些问题，老师用什么来教导我们呢？老师没有听到过壶丘子林的教导吗？”列子笑着说：“壶丘先生说了什么呢？即使如此，他老先生曾经告诉过伯昏瞀人。我从旁边听到了，姑且告诉你们。他的话说：有生死的事物不能产生其它事物，有变化的事物不能使其它事物发生变化。没有生死的事物能够产生出有生死的事物，没有变化的事物能使有变化的事物发生变化。有生死的事物不能不生死，有变化的事物不能不变化，所以这些事物经常生死，经常变化。经常生死、经常变化的事物，无时无刻不在生死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，阴阳是这样，四时也是这样。没有生死的事物无与伦比，没有变化的事物循环往复。循环往复的事物，它的边界永远找不到；无与伦比的事物，它的道理不可以穷究。《黄帝书》说：‘虚空之神不会死亡，它就是幽深微妙的阴户。阴户的大门，就叫做天地的本根。它绵延不断，好像存在着，用它不尽。’所以产生万物的自己不生死，变化万物的自己没有变化。它自己产生，自己变化；自己形成，自己着色；自己产生智慧，自己产生力量；自己消减衰落，自己生长旺盛。说有使它产生、变化、形成、着色、产生智慧、产生力量、消减衰落、生长旺盛的事物，那是错误的。”

列子说：“过去圣人凭借阴阳二气来统御天地万物。有形的事物是从无形的事物产生出来的，那么有形的天地万物是从哪里产生的呢？所以说：天地万物的产生过程有大易阶段，有太初阶段，有太始阶段，有太素阶段。所谓太易，是指没有出现元气时的状态；所谓太初，是指元气开始出现时的状态；所谓太始，是指形状开始出现时的状态；所谓太素，是指质量开始出现时的状态。元气、形状、

质量具备但却没有分离开来，所以叫做浑沦。所谓浑沦，说的是万物浑然一片而没有分离开来的状态。看它看不见，听它听不到，摸它摸不着，所以叫做简易。易没有形状，易变化而成为一，一变化而成为七，七变化而成为九。九是变化的终极，于是反过来又变化而成为一。一是形状变化的开始，清轻之气上浮成为天，浊重之气下沉成为地，中和之气便成为人，所以天地蕴含着精华，万物由此变化而生。”

列子说：“天地没有完备的功效，圣人没有完备的能力，万物没有完备的用途。所以天的职责在于生长覆盖，地的职责在于成形载物，圣人的职责在于教育感化，器物的职责在于适合人们使用。这样看来，天有短缺之功，地有擅长之事，圣人有淤塞之时，器物有通达之用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生长覆盖的不能成形负载，成形负载的不能教育感化，教育感化的不能违背它的适当用途，事物适宜的功用已经确定了，便不能再超出它所担负的职责。所以天地的运行，不是阴便是阳；圣人的教讹，不是仁便是义；万物的本质，不是柔便是刚；这些都是按照它所适宜的功用而不能超出它所担负的职责的。所以有有生死的事物，有使有生之物产生的事物；有有形状的事物，有使有形之物成形的事物；有有声音的事物，有使有声之物发出声音的事物；有有颜色的事物，有使有色之物表现出颜色的事物；有有滋味的事物，有使有味之物呈现出滋味的事物。有生死的事物所呈现出的生命死亡了，但使有生之物产生的事物却没有终止；有形状的事物所呈现出的形状成就了，但使有形之物成形的事物却没有出现；有声音的事物所呈现出的声音已经被听到了，但使有声之物发声的事物却没有发声；有颜色的事物所呈现出的颜色显明了，但使有色之物出色的事物却没有显露；有滋味的事物所呈现出的滋味已经被尝到了，但使有味之物出味的事物却没有呈现：这些都是‘无’所做的事情。无使事物可以表现出阴的特性，也可以表现出阳的特性；可以表现出柔的特性，也可以表现出刚的特性；可以缩短，也可以延长；可以呈现圆的形状，也可以呈现方的形状；可以产生，也可以死亡；可以暑热，也可以凉爽；可以上浮，也可以下沉；可以发出宫声，也可以发出商声；可以呈现，也可以隐没；可以表现出黑的颜色，也可以表现出黄的颜色；可以呈现出甜的滋味，也可以呈现出苦的滋味；可以发出羶的气味，也可以发出香的气味。它没有知觉，没有能力，却又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”

列子到卫国去，在路边吃饭，看见道旁已有百年的死人头骨。列子拔起一根飞蓬草指着它，回头对他的学生百丰说：“只有我和他懂得万物既没有生，也没有死的道理。生死果真使人忧愁吗？生死果真使人欢喜吗？物种都有出生与复归的机关：就像青蛙变为鹌鹑，得到水又继续变化。到了水土交会之处，便成为青苔。生长在高土堆上，便成为车前草。车前草得到了粪土，又变为乌足草。乌足草的根变为土蚕，它的叶子则变为蝴蝶。蝴蝶很快就又变为虫子，如果生长在炉灶下，它的形状就会像蛻了皮一样，它的名字叫掇。掇过了一千天，又变化成为鸟，它的名字叫乾余骨。乾余骨和唾沫变成为斯弥虫，斯弥虫又变成为酒醋上的颐辘虫。酒醋上的颐辘虫生出了酒醋上的黄輓虫，酒醋上的黄輓虫又生出了九猷虫，九猷虫生出了瞿芮虫，瞿芮虫又生出了萤火虫。羊肝变化为附在地面上的白气，马血变成为能转动的磷火，人血变成为在野外流窜的鬼火。鹪鸟变成为晨风鸟，晨风鸟变成为布谷鸟，布谷鸟时间长了又反过来变为鹪鸟。燕子变成为蛤蜊，田鼠变成为鹌鹑，腐朽的瓜变成为鱼，老韭菜变成为苋菜，老母羊变成为猿猴，鱼的卵又变成为虫子。亶爱山上的兽自己怀孕而生崽叫做类，河泽中的鸟互相看着而生子叫做。全是母的动物的名字叫大腰，全是公的动物的名字叫稚蜂。单相思的男士不娶妻子而受胎，单相思的女子不嫁丈夫而怀孕。后稷生于巨人的脚印，伊尹生于空旷的桑林。蜃昭生在潮湿之处，蠃螈生在酒醋之中。羊奚草与不长笋子的老竹相比美，不长笋子的老竹生出了青宁虫，青宁虫生出了豹子，豹子生出了马，马生出了人，人活久了又复归于像阴户那样的机关。万物都从这个机关生出，又都复于这个机关。

《黄帝书》说：“形体动不产生形体而产生影子，声音动不产生声音而产生回响，‘无’动不产生‘无’而产生‘有’。”有形之物是一定会终结的。天地会终结吗？和我一样有终结。终结有完尽的时候吗？不知道。道终结于原来没有开始的时候，完尽于原来就没有事物的地方。有生死的事物则回复到没有生死的状态，有形状的事物则回复到没有状态的状态。没有生死的状态，并不是原来就没有生死；没有形状的状态，并不是原来就没有形状。凡是产生出来的事物，按理是必定要终结的。该终结的事物不得不终结，就像该产生的事物不能不产生一样。而要想使它永远生存，制止它的终结，这是不懂得自然之理啊！精神，属于天；骨骸，属于地。属于天的清明而分散，属于地的混浊而凝聚。精神离开了形骸，各自回

到它原来的地方，所以叫它为鬼。鬼，意思是回归，回归到它原来的老家。黄帝说：“精神进入天门，骨骼返回原来的地根，我还有什么留存呢？”

人从出生到死亡，大的变化有四个阶段：婴孩，少壮，老耄，死亡。人在婴孩阶段，意气专一，是最和谐的时候，外物不能伤害它，德不能比这再高了。人在少壮阶段，血气飘浮横溢，欲望思虑充斥升起，外物便向它进攻，德也就开始衰败了。人在老耄阶段，欲望思虑不断减弱，身体将要休息，外物也就不和它争先了。这时的德虽然还不如婴孩时的完备，但与少壮阶段相比，却有距离了。人在死亡阶段，那就到了完全休息的时候，返回到出生之前的极点了。

孔子在泰山游览，看见荣启期漫步在郈邑的郊外，穿着粗皮衣，系着粗麻绳，一面弹琴，一面唱歌。孔子问道：“先生这样快乐，是因为什么呢？”荣启期回答说：“我快乐的原因很多：大自然生育万事万物，只有人最尊贵；而我既然能够成为人，那自然就是我快乐的第一个原因了。人类中有男女的区别，男人受尊重，女人受鄙视，所以男人最为贵；而我既然能够成为男人，那自然就是我快乐的第二个原因了。人出生到世上，有没有见到太阳月亮、没有离开襁褓就夭亡的，而我既然已经活到了九十岁，那自然就是我快乐的第三个原因了。贫穷是读书人的普遍状况，死亡是人的最终结果，我安心处于一般状况，等待最终结果，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说得好！你是个能够自己宽慰自己的人。”

林类的年纪将近一百岁了，到了春天还穿着粗皮衣，在田地里拾取收割后遗留下来的谷穗，一面唱歌，一面往前走。孔子到卫国去，在田野上看见了他，回头对学生说：“那位老人是个值得对话的人，试试去问问他。”子贡请求前往。在田埂的一头迎面走去，面对着他感叹道：“先生没有后悔过吗？却边走边唱地拾谷穗？”林类不停地往前走，照样唱歌不止。子贡再三追问，他才仰着头答复说：“我后悔什么呢？”子贡说：“您少年时懒惰不努力，长大了又不争取时间，到老了还没有妻子儿女，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，又有什么快乐值得拾谷穗时边走边唱歌呢？”林类笑着说：“我所以快乐的原因，人人都有，但他们却反而以此为忧。我少年时懒惰不努力，长大了又不争取时间，所以才能这样长寿。到老了还没有妻子儿女，现在又死到临头了，所以才能这样快乐。”子贡问：“长寿是人人所希望的，死亡是人人所厌恶的。您却把死亡当作快乐，为什么呢？”林类说：“死亡与出生，不过是一去一回。因此在这儿死去了，怎么知道不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

生呢?由此,我怎么知道死与生不一样呢?我又怎么知道力求生存而忙忙碌碌不是头脑糊涂呢?同时又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死亡不比过去活着更好些呢?”子贡听了,不明白他的意思,回来告诉了孔子。孔子说:“我知道他是值得对话的,果然如此;可是他懂得自然之理并不完全彻底。”

子贡对学习有些厌倦,对孔子说:“希望能休息一阵。”孔子说:“人生没有什么休息。”子贡问:“那么我也就没有休息的时候了吗?”孔子回答说:“有休息的时候。你看那空旷的原野上,有高起来的地方,好像是墓穴,又像是土丘,又像是底朝上的饭锅,就知道休息的时候了。”子贡说:“死亡真伟大啊!君子在那时休息了,小人在那时被埋葬了。”孔子说:“赐!你现在已经明白了。人们都知道活着的快乐,却不知道活着的劳苦;都知道老年的疲惫,却不知道老年的安逸;都知道死亡的可恶,却不知道死亡是休息。晏子说过:‘真好啊,自古以来就有死亡!仁慈的人在那时休息了,不仁的人在那时被埋葬了。’死亡是德所求取的事情。古人把死人叫做‘归人’。说死人是‘归人’,那么活着的人就是‘行人’了。一直在外面行走而不知道回家,那是抛弃了家庭的人。一个人抛弃了家庭,所有世上的人都反对他;天下的人都抛弃了家庭,却没有人知道反对。有人离开了家乡,抛弃了亲人,荒废了家业,到处游荡而不知道回家,这是怎样的人呢?世上的人一定会说他是放荡而疯狂的人。又有人专心致志于盛世之治,自以为聪明能干,于是博取功名,到处夸夸其谈而不知道停止,这又是怎样的人呢?世上的人一定会认为他是有智慧谋略的人。这两种人都是错误的,而世上的人却赞扬一个,反对一个。只有圣人才知道什么该赞扬,什么该反对。”

有人对列子说:“您为什么以虚无为贵呢?”列子说:“虚无没有什么可贵的。”列子又说:“不在于事物的名称。关键在于保持静,最好是虚。清静与虚无,便得到了事情的真谛;争取与赞许,反而丧失了事情的精义本性。事物已被破坏,而后出现了舞弄仁义的人,但却不能修复了。”

鬻熊说:“万事万物运动转移永不停止,连天地也在悄悄地移动,谁感觉到了呢?所以事物在那里减损了,却在这里有了盈余;在这里成长了,却在那里有了亏缺。减损、盈余、成长、亏缺,随时发生,随时消失。一往一来,头尾相接,一点间隙也看不出来,谁感觉到了呢?所有的元气都不是突然增长,所有的形体都不是突然亏损,所以我们也就不觉得它在成长,也不觉得它在亏损。这也像人

们从出生到衰老一样，容貌、肤色、智慧、体态，没有一天不发生变化；皮肤、指甲、毛发，随时生长，随时脱落，并不是在婴孩时就停顿而不变化了。变化一点觉察不到，等到衰老来到了才明白。”

杞国有个人担忧天会塌下来，地会陷下去，自己的身体无处可藏，因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。又有一个担忧那个怕天塌地陷之人的人，于是前去向他解释，说：“天是气的积聚，无处没有气。就像你弯腰挺身、呼气吸气，整天在天空中生活，为什么要担忧它崩塌下来呢？”那人说：“天果真是气的积聚，那日月星辰不会掉下来吗？”向他解释的人说：“日月星辰，也是积聚起来的气中有光辉的物体，即使掉下来，也不会伤害什么。”那人说：“地陷下去怎么办呢？”解释的人说：“地是土块的积聚，充满了四方空间，无处没有土块。就像你停走踩踏，整天在地上生活，为什么要担忧它陷裂下去呢？”那人放下心来，十分高兴；那个为他担心的人也放下心来。长庐子听说后笑着说：“虹霓呀，云雾呀，风雨呀，四季呀，这些是气在天上积聚而形成的。山岳呀，河海呀，金石呀，火木呀，这些是有形之物在地上积聚而形成的。知道它们是气的积聚，是土块的积聚，为什么说它不会毁坏呢？天地是宇宙中的一个小物体，但却是有形之物中最巨大的东西。难以终结，难以穷究，这是必然的；难以观测，难以认识，也是必然的。担忧它会崩陷，确实离正确的认识太远；说它不会崩陷，也是不正确的。天地不可能不毁坏，最终总会毁坏的。遇到它毁坏时，怎么能不担忧呢？”列子听到后，笑着说：“说天地会毁坏的意见是荒谬的，说天地不会毁坏的意见也是荒谬的。毁坏与不毁坏，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。即使这样，毁坏是一种可能，不毁坏也是一种可能，所以出生不知道死亡，死亡不知道出生；来不知道去，去不知道来。毁坏与不毁坏，我为什么要放在心上呢？”

舜问烝说：“治理天下的道可以获得并据为己有吗？”烝回答说：“你的身体都不是你所据有的，你怎么能据有道呢？”舜问：“我的身体不属于我所有，是谁据有它呢？”烝回答说：“是天地把形体托付给你的。生命不属于你所有，是天地把中和之气托付给你的。寿夭不属于你所有，是天地把顺序密码托付给你的。子孙也不属于你所有，是天地把蜕变的功能托付给你的。所以你行走不知道要到哪儿去，居住不知道要拿些什么，吃饭不知道要什么味道。天地的运动，也是气的作用，天地间的万物又怎么能获得并据有呢？”

齐国的国氏非常富有，宋国的向氏非常贫穷。向氏从宋国到齐国，向国氏请教致富的方法。国氏告诉他说：“我善于偷盗。我开始偷盗时，一年就够自用，二年便很富足，三年就家资丰收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还施舍州里乡亲。”向氏听了非常高兴。但他只理解了国氏偷盗的话，却没有了解国氏偷盗的方法。于是跳墙打洞，凡是手摸到的，眼睛看到的，没有一件不探取。没过多久，便以盗窃来的赃物而被问罪，并被没收了先前积蓄的财产。向氏认为国氏欺骗了自己，便去埋怨国氏。国氏问：“你是怎样偷盗的？”向氏叙述了他偷盗的情况。国氏说：“唉！你偷盗的方法竟然错到了这种程度！现在来告诉你吧。我听说天有季节性，地有利人处。我偷盗天的季节和地的利益，如云雨的滋润，山泽的特产，都用来生育我的禾苗，繁殖我的庄稼，夯筑我的围墙，建造我的房屋。在陆地上偷盗禽兽，在水泊中偷盗鱼鳖，没有不偷盗的。这些禾苗、庄稼、土地、树木、禽兽、鱼鳖，都是天生出来的，难道是我所有的？然而我偷盗天的东西却没有灾殃。至于金玉珍宝、谷布财物，是别人所积聚，哪里是天给你的呢？你偷盗它们而被问罪，能怨谁呢？”向氏十分迷惑，以为国氏又在欺骗自己了，于是到东郭先生那里去请教。东郭先生说：“你全身的东西难道不都是偷盗来的吗？偷盗阴阳中和之气来成就你的生命，充塞你的形体，又何况身外之物，哪一样不是偷盗来的呢？诚然，天地和万物都是不能完全分开的，把它们认作己有，都是糊涂的。国氏的偷盗，是公道，所以没有灾殃；你的偷盗，是私心，所以被问罪。其实，分别公私也是偷盗，不分别公私也是偷盗。但把公共的东西视为公共所有，把私人的东西视为私人所有，这是天地的德行。了解天地德行的人，谁是偷盗者呢？谁又不是偷盗者呢？”

上一篇：没有了 下一篇：黄帝 全文：列子

黄帝作者：列御寇 全集：列子 来源：网络 [挑错/完善]

黄帝即位十有五年，喜天五戴己，养正命，娱耳目，供鼻口，焦然肌色<皮干>黧，昏然五情爽惑。又十有五年，忧天下之不治，竭聪明，进智力，营百姓，焦然肌色𤑔黧，昏然五情爽惑。黄帝乃喟然赞曰：“朕之过淫矣。养一己其患如此，治万物其患如此。”于是放万机，舍宫寝，去直待，彻钟县。减厨膳，退而间居大庭之馆，斋心服形，三月不亲政事。昼寝而梦，游于华胥氏之国。华胥氏

之国在弇州之西，台州之北，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；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，神游而已。其国无帅长，自然而已。其民无嗜欲，自然而已。不知乐生，不知恶死，故无夭殇；不知亲己，不知疏物，故无爱憎；不知背逆，不知向顺，故无利害；者无的爱惜，都无所畏忌。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热。斫挞无伤痛，指撻无痒。乘空如履实，寝虚若处床。云雾不碍其视，雷霆不乱其听，美恶不滑其心，山谷不蹶其步，神行而已。黄帝既寤，怡然自得，召天老、力牧、太山稽，告之，曰：“朕闲居三月，斋心服形，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，弗获其术。疲而睡，所梦若此。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。朕知之矣！朕得之矣！而不能以告若矣。”又二十有八年，天下大治，几若华胥氏之国，而帝登假，百姓号之，二百余年不辍。

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，山上有神人焉，吸风饮露，不食五谷；心如渊泉，形如处女；不倨不爱，仙圣为之臣；不畏不怒，愿恚为之使；不施不惠，而物自足；不聚不敛，而已无愆。

阴阳常调，日月常明，四时常若，风雨常均，字育常时，年谷常丰；而土无札伤，人无夭恶，物无疵厉，鬼无灵响焉。

列子师老商氏，友伯高子，进二子之道，乘风而归。尹生闻之，从列子居，数月不省舍。因间请蘄其术者，十反而十不告。尹生怏而请辞，列子又不命。尹生退，数月，意不已，又往从之。列子曰：“汝何去来之频？”尹生曰：“曩章戴有请于子，子不我告，固有憾于子。今复脱然，是以又来。”列子曰：“嚬吾以汝为达，今汝之鄙至此乎。姬！将告汝所学于夫子者矣。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，三年之后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始得夫子一眄而已。五年之后，心庚念是非，口庚言利害，夫子始一解颜而笑。七年之后，从心之所念，念庚无是非；从口之所言，庚无利害，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。九年之后，横心之所念，横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，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；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，若人之为我友：内外进矣。而后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无不同也。心凝形释，骨肉都融；不觉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随风东西，犹木叶干壳。竟不知风乘我邪？我乘风乎？今女居先生之门，曾未浹时，而怏憾者再三。女之片体将气所不受，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。履虚乘风，其可几乎？”尹生甚忤，屏息良久，不敢复言。

列子问关尹曰：“至人潜行不空，蹈火不热，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。请问何

以至于此？”关尹曰：“是纯气之守也，非智巧果敢之列。姬！鱼语女。凡有貌像声色者，皆物也。物与物何以相远也？夫奚足以至乎先？是色而已。则物之造乎不形，而止乎无所化。夫得是而穷之者，得而正焉？彼将处乎不深之度，而藏乎无端之纪，游乎万物之所终始。壹其性，养其气，含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。夫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无郤，物奚自入焉？夫醉者之坠于车也，虽疾不死。骨节与人同，而犯害与人异，其神全也。乘亦弗知也，坠亦弗知也。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，是故忤物而不慑。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，而况得全于天乎？圣人藏于天，故物莫之能伤也。”

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，引之盈贯，措杯水其肘上，发之，镞矢复沓，方矢复寓。当是时也，犹象人也。伯昏无人曰：“是射之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当与汝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。揖御寇而进之。御寇伏地，汗流至踵。伯昏无人曰：“夫至人者，上窥青天，下潜黄泉，挥斥八极。神气不变。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，尔于中也殆矣夫！”

范氏有子曰子华，善养私名，举国服之；有宠于晋君，不仕而居三卿之右。目所偏视，晋国爵之；口所偏肥，晋国黜之。游其庭者侔于朝。子华使其侠客以智鄙相攻，疆弱相凌。虽伤破于前，不用介意。终日夜以此为戏乐，国殆成俗。禾生、子伯、范氏之上客。出行，经垆外，宿于田更商丘开之舍。中夜，禾生、子伯二人相与言子华之名势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；富者贫，贫者富。商丘开先窘于饥寒，潜于牖北听之。因假粮荷畚之子华之门。子华之门徒皆世族也，缟衣乘轩，缓步阔视。顾见商丘开年老力弱，面目黎黑，衣冠不检，莫不睥之。既而狎侮欺诒，才党 挨才尤，亡所不为。商丘开常无愠容，而诸客之技单，急于戏笑。遂与商丘开俱乘高台，于众中漫言曰：“有能自投下者赏百金。”众皆竞应。商丘开以为信然，遂先投下，形若飞鸟，扬于地，骨几 骨于 为。范氏之党以为偶然，未诘怪也。因复指河曲之淫隈曰：“彼中有宝珠，泳可得也。”商丘开复从而泳之，既出，果得珠焉。众昉同疑。子华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。俄而范氏之藏大火。子华曰：“若能入火取绵者，从所得多少赏若。”商丘开往无难色，入火往还，埃不漫，身不焦。范氏之党以为有道，乃共谢之曰：“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诞子，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。子其愚我也，子其聋我也，子其盲我也，敢问其道。”商丘开曰：“吾亡道。虽吾之心，亦不知所以。虽然，有一于此，试与子言

之。嚶子二客之宿吾舍也，闻誉范氏之势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；富者贫，贫者富。吾诚之无二心，故不远而来。及来，以子党之言皆实也，唯恐诚之之不至，行之之不及，不知形体之所措，利害之所存也。心一而已。物亡迁者，如斯而已。今昉知子党之诞我，我内藏猜虑，外矜观听，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，怛然内热。惕然震悸矣。水火岂复可近哉？”自此之后，范氏门徒路遇乞儿马医，弗敢辱也，必下车而揖之，宰我闻之，以告仲尼。仲尼曰：‘汝弗知乎？夫至信之人，可以感物也。动天地，感鬼神，横六合，而无逆者，岂但履危险，入水火而已哉？商丘开信伪物犹不逆，况彼我皆诚哉？小子识之！’

周宣王文牧正有役人梁鸯者，能养野禽兽，委食于园庭之内，虽虎狼雕鹗之类，无不柔驯者。雄雌在前，孳尾成群，异类杂居，不相搏噬也。王虑其术终于其身，令毛丘园传之。梁鸯曰：“鸯，贱役也，何术以告尔？惧王之谓隐于尔也，且一言我养虎之法。凡顺之则喜，逆之则怒，此有血气者之性也。然喜怒岂妄发哉？皆逆之所犯也。夫食虎者，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碎之之怒也。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。虎之与人异类，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；故其杀之，逆也。然则吾岂敢逆之使怒哉？亦不顺之使喜也。夫喜之复也必怒，怒之复也常喜，皆不中也。今吾心无逆顺者也，则鸟兽之视吾，犹其侪也。故游吾园者，不思高林旷泽；寝吾庭者，不愿深山幽谷，理使然也。”

颜回问乎仲尼曰：“吾尝济乎觴深之渊矣，津人操舟若神。吾问焉，曰：‘操舟可学邪？’曰：‘可；能游者可教也，善游者数能。乃若夫没人，则未尝见舟而谩操之者也。’吾问焉，而不告。敢问何谓也？”仲尼曰：‘讎医！吾与若玩其文也久矣，而未达其实，而固且道与。能游者可救也，轻水也；善游者文数能也，忘水也。乃若夫没人之未尝见舟也而谩操之也，彼视渊若陵，视舟之覆犹其车郤也。覆郤万物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。恶往而不暇？以瓦抠者巧，以钩抠者惮，以黄金钩抠者惮。巧一也，而有所矜，则重外也。凡重外者拙内。’

孔子观于吕梁，悬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鼋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。见一丈夫游之，以为有苦而欲死者也，使弟子并流而承之。数百步而出，被发行歌，而游于棠行。孔子从而问之，曰：“吕梁悬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鼋鼉鱼鳖所不能游，向吾见子道之，以为有苦而欲死者，使弟子并流将承子。子出而被发行歌，吾以子为鬼也。察子，则人也。请问蹈水有道乎？”曰：“亡，吾无道。吾始乎故，

长乎性，成乎命，与齐俱入，与汨偕出。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，此吾所以道之也。”孔子曰：“何谓始乎故，长乎性，成乎命也？”曰：“吾生于陵安于陵，故也；长于水而安于水，性也；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”

仲尼适楚，出于林中，见佝偻者承蜩，犹掇之也。仲尼曰：“子巧乎！有道邪？”曰：“我有道也。五六月，累垤二而不坠，则失者锱铢；累三而不坠，则失者十一；累五而不坠，犹掇之也。吾处也，若橛株驹，吾执臂若槁木之枝。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侧，不以万物易蜩之翼，何为而不得？”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。其佝偻丈人之谓乎！”丈人曰：“汝逢衣徒也，亦何知问是乎？修汝所以，而后载言其上。”

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，每旦之海上，从沤鸟游，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。其父曰：“吾闻沤鸟皆从汝游，汝取来，吾玩之。”明日之海上，沤鸟舞而不下也。故曰：至言去言，至为无为；齐智之所知，则浅矣。

赵襄子率徒十万，狩于中山，藉仍燔林，扇赫百里，有一人从石壁中出，随烟烬上下，众谓鬼物。火过，徐行而出，若无所经涉者，襄子怪而留之，徐而察之：形色七窍，人也；气息音声，人也。问奚道而处石？奚道而入火？其人曰：“奚物而谓石？奚物而谓火？”襄子曰：“而向之所出者，石也；而向之所涉者，火也。”其人曰：“不知也。”魏文侯闻之，问子夏曰：“彼何人哉？”子夏曰：“以商所闻夫子之言，和者大不同于物，物无得伤阂者，游金石，蹈水火，皆可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吾子奚不为之？”子夏曰：“刳心去智，商未之能。虽然，试语之有暇矣。”文侯曰：“夫子奚不为之？”子夏曰：“夫子能之而能不为者也。”文侯大说。

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，命曰季咸，知人死生、存亡、祸福、寿夭，期以岁、月、旬、日如神。郑人见之，皆避而走。列子见之而心醉，而归以告壶丘子，曰：“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，则又有至焉者矣。”壶子曰：“吾与汝无其文，未既其实，而固得道与？众雌而无雄，而又奚卵焉？而以道与世抗，必信矣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尝试与来，以予示之。”明日，列子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，弗活矣，不可以旬数矣。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”列子入，涕泣沾襟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向吾示之以地文，罪乎不谏不止，是殆见吾杜德几也。尝又与来！”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，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幸矣，子之先生遇我也，

有瘳矣。灰然有生矣，吾见杜权矣。”列子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向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于踵，此为杜权。是殆见吾善者几也。尝又与来！”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，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子之先生坐不斋，吾无得而相焉。试斋，将且复相之。”列子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，是殆见吾衡气几也。觐旋之潘为渊，止水之潘为渊，流水之潘为渊，滥水之潘为渊，沃水之潘为渊，洊水之潘为渊，雍水之潘为渊，汧水之潘为渊，肥水之潘为渊，是为九渊焉。尝又与来！”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壶子曰：“追之！”列子追之而不及，反以报壶子，曰：“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不及也。”壶子曰：“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猗移，不知其谁何，因以为茅靡，因以为波流，故逃也。”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，三年不出，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于事无亲，雕琢复朴，块然独以其形立；扃分然而封戎，壹以是终。

子列子之齐，中道而反，遇伯昏瞀人。伯昏瞀人曰：“奚方而反？”曰：“吾惊焉。”“恶乎惊？”“吾食于十浆，而五浆先馈。”伯昏瞀人曰：“右是，则汝何为惊已？”曰：“夫内诚不解，形谍成光，以外镇人心，使人轻乎贵老，而敕其所患。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，多余之赢；其为利也薄，其为权也轻，而犹若是。而况万乘之主，身劳于国，而智尽于事；彼将任我以事，而效我以功，吾是以惊。”伯昏瞀人曰：“善哉观乎！汝处己，人将保汝矣。”无几何而往，则户外之屦满矣。伯昏瞀人北面而立，敦杖蹇之乎颐，立有间，不言而出。宾者以告列子。列子提履徒跣而走，暨乎门，问曰：“先生既来，曾不废药乎？”曰：“已矣。吾固告汝曰：，人将保汝，果保汝矣。非汝能使人保汝，而汝不能使人无汝保也，而焉用之感也？感豫出异。且必有感也，摇而本身，又无谓也。与汝游者，莫汝告也。彼所小言，尽人毒也。莫觉莫悟，何相孰也。”

杨朱南之沛，老聃西游于秦。邀于郊。至梁而遇老子。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：“始以汝为可教，今不可教也。”杨朱不答。至舍，进涪漱巾栉，脱履户外，膝行而前，曰：“向者夫子仰天而叹曰：‘始以汝为可教，今不可教。’弟子欲请夫子辞，行不闲，是以不敢。今夫子闲矣，请问其过。”老子曰：“而睢睢而盱盱，而谁与居？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”杨朱蹴然变容曰：“敬闻命矣！”其往也，舍迎将家，公执席，妻执巾栉，舍者避席，炆者避灶。其反也，舍者与之争席矣。

杨朱过宋，东之于逆旅。逆旅人有妾二人，其一人美，其一人恶；恶乾贵而

美者贱。杨子问其故。逆旅小子对曰：“其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；其恶者自恶，吾不知其恶也。”杨子曰：“弟子记之！行贤而去自贤之行，安往而不爱哉！”

天下有常胜之道，有不常胜之道。常胜之道曰柔，常不胜之道曰强。二者亦知。而人未之知。故上古之言：强，先不己若者；柔，先出于己者。先不己若者，至于若己，则殆矣。先出于己者，亡所殆矣。以此胜一身若徒，以此任天下若徒，谓不胜而自胜，不任而自任也。粥子曰：“欲刚，必以柔守之；欲强，必以弱保之。积于柔必刚，积于弱必强。观其所积，以知祸福之乡。强胜不若己，至于若己者刚；柔胜出于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”老聃曰：“兵强则灭。木强则折。柔弱者生之徒，坚强者死之徒。”

状不必童而智童；智不必童而状童。圣人取童智而遗童状，众人近童状而疏童智。状与我童者，近而爱之；状与我异者，疏而畏之。有七尺之骸，手足之异，戴发含齿，倚而趣者，谓之人；而人未必无兽心。虽有兽心，以状而见亲矣。傅翼翼戴角，分牙布爪，仰飞伏走，谓之禽兽；而禽兽未必无人心。虽有人心，以状而见疏矣。庖牺氏、女娲氏、神农氏、夏后氏，蛇身人面，牛首虎鼻：此有非人之状，而有大圣之德。夏桀、殷纣、鲁桓、楚穆，状貌七窍，皆同于人，而有禽兽之心。而众人守一状以求至智，未可几也。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帅熊、罴、狼、豹、貔、虎为前驱，雕、鹖、鹰、鸢为旗帜，此以力使禽兽者也。尧使夔典乐，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；箫韶九成，凤皇来仪，此以声致禽兽者也。然则禽兽之心，奚为异人？形音与人异，而不知接之之道焉。圣人无所不知，无所不通，故得引而使之焉。禽兽之智有自然与人童者，其齐欲摄生，亦不假智于人也。牝牡相偶，母子相亲，避平依险，违寒就温；居则有群，行则有列；小者居内，壮者居外；饮则相携，食则鸣群。太古之时，则与人同处，与人并行。帝王之时，始惊骇散乱矣。逮于末世，隐伏逃窜，以避患害。今东方介氏之国，其国人数数解六畜之语者，盖偏知之所得，太古神圣之人，备知万物情态，悉解异类音声。会而聚之，训而受之，同于人民。故先会鬼神魑魅，次达八方人民，末聚禽兽虫蛾。言血气之类心智不殊远也。神圣知其如此，故其所教训者无所遗逸焉。

宋有狙公者，爱狙；养之成群，能解狙之意；狙亦得公之心。损其家口，充狙之欲。俄而匮焉，将限其食。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，先诳之曰：“与若芋，朝三而暮四，足乎？”众狙皆起而怒。俄而曰：“与若芋，朝三而暮四，足乎？”众狙

皆伏而喜。物之以能鄙相笼，皆犹此也。圣人以智笼群愚，亦犹狙公之以智笼众狙也。名实不亏，使其喜怒哉。

纪渚子为周宣王养斗鸡，十日而问：“鸡可斗已乎？”曰：“未也，方虚骄而恃气。”十日又问。曰：“未也，犹应影响。”十日又问。曰：“未也，犹疾视而盛气。”十日又问。曰：“几矣。鸡虽有鸣者，已无变矣。望之似木鸡矣，其德全矣。异鸡无敢应者，反走耳。”

惠盎见宋康王。康王蹠足髻发，疾言曰：“寡人之所说者，勇有力也，不说为仁义者也。客将何以教寡人？”惠盎对曰：“臣有道于此，使人虽勇，刺之不入；虽有力，击之弗中。大王独无意邪？”宋王曰：“善；此寡人之所欲闻也。”惠盎曰：“夫刺之不入，击之不中，此犹辱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人虽有勇，弗敢刺；虽有力，弗敢击。夫弗敢，非无其志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人本无其志也。夫无其志也，未有爱利之心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爱利之。此其贤于勇有力也，四累之上也。大王独无意邪？”宋王曰：“此寡人之所欲得也。”惠盎对曰：“孔墨是已。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，无官而为长；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。今大王，万乘之主也；诚有其志，则四境之内，皆得其利矣。其贤于孔墨也远矣。”宋王无以应。惠盎趋而出。宋王谓左右曰：“辩矣，客之以说服寡人也！”

关键词：列子, 黄帝

解释翻译[挑错/完善]黄帝即天子位的第十五年，因天下百姓拥戴自己而十分高兴，于是就保养身体，兴歌舞娱悦耳目，调美味温饱鼻口，然而却弄得肌肤枯焦，面色霉黑，头脑昏乱，心绪恍惚。又过了十五年，因忧虑天下得不到治理，于是竭尽全部精力，增进智慧和体力，去治理百姓，然而同样是肌肤枯焦，面色霉黑，头脑昏乱，心绪恍惚。黄帝长叹道：“我的错误真是太深了。保养自己的毛病是这样，治理万物的毛病也是这样。”于是他放下了纷繁的日常事务，离开了宫殿寝室，取消了值班侍卫，撤掉了钟磬乐器，削减了厨师膳食，退出来安闲地居住在宫外的大庭之馆，清除心中杂念，降服形体欲望，三个月不过问政治事务。有一天，他白天睡觉时做梦，游历到了华胥氏之国。华胥氏之国在弇州的西方，台州的北方，不知离中国有几千万里，并不是乘船、坐车和步行所能到达的，

只不过是精神游历而已。那个国家没有老师和官长，一切听其自然罢了。那里的百姓没有嗜好和欲望，一切顺其自然罢了。他们不懂得以生存为快乐，也不懂得以死亡为可恶，因而没有幼年死亡的人；不懂得私爱自身，也不懂得疏远外物，因而没有可爱与可憎的东西；不懂得反对与叛逆，也不懂得赞成与顺从，因而没有有利与有害的事情。没有什么值得偏爱与吝惜的，也没有什么值得畏惧与忌讳的。他们到水中淹不死，到火里烧不坏。刀砍鞭打没有伤痛，指甲抓搔也不觉酸痒。乘云升空就像脚踏实地，寝卧虚气就像安睡木床。云雾不能妨碍他们的视觉，雷霆不能捣乱他们的听觉，美丑不能干扰他们的心情，山谷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，一切都凭精神运行而已。黄帝醒来后，觉得十分愉快而满足，于是把大臣天老、力牧和太山稽叫来，告诉他们说：“我安闲地在家中住了三个月，清除了心中的杂念，降服了形体的欲望，专心考虑能够保养身心和治理外物的方法，却仍然得不到这种方法。后来我因疲倦而睡觉，做了一个这样的梦。现在我才懂得最高的‘道’是不能用主观的欲望去追求的。我明白了！我得到了！但却不能用语言来告诉你们。”又过了二十八年，天下大治，几乎和华胥氏之国一样，而黄帝却升天了，老百姓悲痛大哭，二百多年也不曾中断过。

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，山上住着神人，呼吸空气，饮用露水，不吃五谷；心灵似深山的泉水，形貌似闺房的少女；不偏心不私爱，仙人和圣人做他的群臣；不威严不愤怒，诚实与忠厚的人替他办事；不施舍不恩惠，外界的事物都自己满足；不积聚不搜括，自己的用品一点也不缺乏。阴阳二气永远调和，太阳月亮永久明亮，春夏秋冬年年有序，风霜雨雪季季适当，孕育生长时时合节，五谷杂粮岁岁满仓；而土地未被伤害，人民不会夭殇，万物没有残疾，鬼魅不兴风作浪。

列子拜老商氏为师，以伯高子为友，把两人的所有本领都学到了手，然后乘风而归。尹生听说了，便来跟列子学习，并和列子住到一起，好几个门都下回去看望家人。他趁列子闲暇时，请求学习他的法术，往返十次，列子十次都没有告诉他。尹生有些生气，请求离开，列子也不表态。尹生回家了。几个月后，尹生心不死，又去跟列子学习。列子问：“你为什么来去这么频繁呢？”尹生说：“以前我向您请教，您不告诉我，本来有些怨恨您。现在又不恨您了，所以又来了。”列子说：“过去我以为你通达事理，现在你的无知竟到了如此程度吗？坐下！我打算把我在老师那里学习的情况告诉你。自从我拜老商氏为师、以伯高子为友，三

年之内，心中不敢计较是与非，嘴上不敢谈论利与害，然后才得到老师斜着眼睛看我一下罢了。又在两年之内，心中(比学道前)更多地计较是与非，嘴上更多地谈论利与害，然后老师才开始放松脸面对我笑了笑。又在两年之内，我顺从心灵去计较，反而觉得没有什么是与非；顺从口舌去谈论，反而觉得没有什么利与害；老师这才叫我和他坐在一块席子上。又在两年之内，我放纵心灵去计较，放纵口舌去谈论，但所计较与谈论的也不知道是我的是非利害呢，也不知道是别人的是非利害呢；并且也不知道老商氏是我的老师，伯高子是我的朋友；这时身内身外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从此以后，眼睛就像耳朵一样，耳朵就像鼻子一样，鼻子就像嘴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心灵凝聚，形体消失，骨肉全部融化了；感觉不到身体依靠着什么，两脚踩着什么，随风飘游四方，就像树叶与干燥的皮壳一样。竟然不知道是风驾驭着我呢，还是我驾驭着风啊！现在你在老师的门下，还不到一个时辰，便怨恨了好几次。你的一片肤体也不会被元气所接受，你的一根肢节也不会被大地所容纳。脚踏虚空，驾驭风云，又怎么能办得到呢？”尹生非常惭愧，好长时间不敢大声出气，也不敢再说什么。

列子问关尹说：“道术最高的人在深水中游泳不会窒息，站在火中不感到炽热，在最高的地方行走不至于战栗。请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”关尹说：“这是积聚了纯真之气的结果，而不是聪明、技巧和果敢所能办到的。坐下！我给你讲。凡是有相貌、形状、声音和颜色的，都是物。物与物为什么会差别很大呢？是什么使某些物比其它物高出一头呢？不过是形貌与声色罢了。而那些高级的物可以达到没有声色形貌的程度，以至于达到没有变化的程度，到了这种程度时你要想考察个透彻，又怎么能获得完全正确的认识呢？这种物将表现出平常的状态，隐藏于无头无尾的循环之中，运动在万事万物的始终。完善你的性，培养你的气，深藏你的德，与最高级的物相贯通。如果能这样，你的天赋的纯真之气就会积聚完整，你的精神就不会有空缺，那外物又怎么能侵入并影响你呢？喝醉酒的人从车上跌落下来，虽然有伤却不会死亡。骨骼与别人相同，而损伤却比别人轻，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完整。坐车没有知觉，跌落也没有知觉，死亡、生存、惊恐、惧怕等观念都侵入不到他的心中，因而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害怕。他因为醉酒而使精神完整尚且如此，更何况积聚了完整的天赋纯真之气呢？圣人把自己隐藏在天赋的纯真之气中，所以没有任何外物能伤害他。”

列御寇为伯昏无人表演射箭。他拉满了弓弦，把装满水的杯子放在拿弓的手的肘上，然后射出箭去，一箭连着一箭，前一箭刚射出，后一箭已拉满弦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全身贯注，像木偶一样一动也不动。伯昏无人说：“你这是有心的射箭，而不是无心的射箭。如果我和你登上高山，走在摇晃的岩石上，面临着万丈深渊，你还能射吗？”于是伯昏无人便领他登上高山，走在摇晃的岩石上。当临近万丈深渊时，他背对着深渊往后退，双脚已有三分之二悬空了，才拱手作揖，请列御寇上来。列御寇早已吓得趴倒在地，汗水流到了脚后跟。伯昏无人说：“道术最高的人，朝上能看到青天，往下能潜入黄泉，他遨游八方，精神和真气都不会改变，现在你全身发抖，心中十分恐惧，你的这种心理也太糟糕了！”

范家有个叫子华的，喜欢私自蓄养侠客，全国人都佩服他。他很得晋国国君的宠爱，虽然没有官职，但地位却在三位公卿之上。谁被他看中，国君就会给谁爵位；他说谁的坏话，国君就会罢免谁。在他厅堂上议事的人同朝廷上的一样多。子华叫他的侠客中的智者与愚者互攻击，强者与弱者互相凌辱，虽然受伤流血的人躺在眼前，他也毫不放在心上。整天整夜以此游戏取乐，几乎成为全国的风俗。禾生和子伯两人是范家尊贵的侠客，一次出外游玩，经过荒远郊野，住在老农商丘开的家里。半夜，禾生与子伯两人谈论子华的名声与势力，能使活着的人死去，该死的人活下来；富有的人贫穷，贫穷的人富有。商丘开以前一直为饥寒所困迫，于是悄悄地躲到北边窗下偷听他们的谈话。然后借了粮食，挑上畚箕到了子华的家门口。子华的门徒都出身于世家大族，身穿绸缎，乘坐高车，迈着四方步，眼睛只朝天看。他们瞧见商丘开年老体弱，面色黎黑，衣冠不整，没有不小瞧他的。接着又戏弄、侮辱、欺骗他，推摔捶打，无所不为，商丘开却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。侠客们的手段用尽了，戏弄、嘲笑得也十分疲惫。于是同商丘开一起登上高台，人群中有人随意说：“有能从台上跳下去的，奖赏他一百金。”大家都争着响应。商丘开信以为真，于是首先从台上跳了下去，形状像一只飞鸟，飘扬到了地上，肌肤与骨骼都没有损伤。范家的门徒以为是偶然成功，因而没有觉得太奇怪。于是又指着河湾的深水处说：“那水里有宝珠，游下去可以摸到。”商丘开又跳到了水里。游出水面后，果然得到了宝珠。大家这才开始觉得奇怪，子华才让他加入食肉穿绸的行列。没多久范家的仓库发生大火。子华说：“你们有能钻进火中取出绸缎的，根据取出的多少赏赐你们。”商丘开毫无难色地钻进了大火中，

来去几次，烟尘没有沾污脸面，身体也没有被烧焦。范家的门徒以为他有什么道术，于是一齐向他道歉说：“我们不知道您有道术而欺哄了您，我们不知道您是神人而侮辱了您。您可以把我们看作是笨蛋，您可以把我们看作是聋子，您可以把我们看作是瞎子。我们大胆地向您请教道术。”商丘开说：“我没有什么道术。就是我的心里，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虽然这样，我心中还是有一个感觉，姑且向你们说一说。过去你们中有两位侠客住在我的家中，我听到他们赞誉范氏的势力，能够使活着的人死去，该死的人活下来；富有的人贫穷，贫穷的人富有。我真诚地相信，没有一点怀疑，所以不怕路途遥远而赶来。我来了后，又认为你们的话都是真实可靠的，因而只怕我的诚心不够，行动得不快，并不知道我的形体到了哪里，也不知道利害在什么地方，只是专心一意罢了。外物也不能改变我的诚心，如此而已。今天才知道你们在欺哄我，于是我心中便隐藏着猜测与疑虑，外面要注意所见所闻，回想过去侥幸没有被烧焦、淹死，现在还害怕得心中发烧，恐惧得全身发抖。哪能再靠近水火呢？”从此以后，范氏的门徒在路上遇到乞丐和马医这些穷人，再不敢侮辱，一定要下车致礼。宰我听说了这件事，告诉孔子。孔子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最诚心的人，是可以感动万物的。可以感动天地，感动鬼神，横行天下而没有违抗的人，何止身负危险、出入水火而已呢！商丘开相信假话尚且遭不到阻碍，更何况你我都诚心诚意呢！你们要牢牢记住！”

周宣王时负责饲养禽兽的官吏手下有个仆役梁鸯，能够饲养野禽野兽，在园庭中喂养它们，即使是猛虎饿狼、大雕鱼鹰之类，没有不被训养得柔顺的。雌雄禽兽交配繁殖，生育的禽兽成群结队；不同类的禽兽混杂居住在一起，也不互相打架伤害。周宣王担心他的技术没有传人，便命令毛丘园向他学习。梁鸯对毛丘园说：“我不过是一个低贱的仆役，有什么技术告诉你？但怕大王说我对你隐瞒，姑且和你谈谈畜养老虎的方法。大概顺着它就高兴，逆着它就发怒，这是有血气的动物的本性。但高兴与愤怒难道是随便发泄的吗？都是违背它的习俗才触犯起来的。喂养老虎，不能用活的动物喂它，怕它因杀死活物时要发怒；不能用整个动物喂它，怕它因撕碎动物时要发怒。要知道它什么时候饿了，什么时候饱了，摸透它为什么会发怒。虎与人不是一类，虎讨好喂养它的人，是因为喂养的人顺着它的缘故；那么它伤害人，就是因为逆着它的缘故了。我哪里敢逆着它使它发怒呢？当然也不顺着它使它高兴。高兴以后必然是愤怒，愤怒以后常常是高兴，

都不是适中的态度。现在我的心是既不违逆也不顺从，那么鸟兽对待我，就像对待它们的同类一样了。所以在我的园中游玩的禽兽，不思念高大的树林和空旷的水泽；在我的庭中睡觉的禽兽，不向往深山和幽谷，这是由事物的规律所决定的。

颜回问孔子说：“我曾坐船渡过像酒壶一样陡的深渊，渡船的船夫掌船十分神妙。我问他：‘掌船可以学吗？’他说：‘可以。能游泳的人可以教会，善于游泳的人不需要学习自己就会。至于那些能在深水中潜泳的人，即使从未见过船，拿起舵也能掌船。’我问他原因，他不告诉我。请问这怎么讲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唉！我和你在书本上讨论这件事已经很久了，却并没有明白它的实际内容，更何况要了解道术呢？能够游泳的人可以教会他，是因为他不怕水；善于游泳的人不需要学习自己就会，是因为他忘了那是水。至于那些能在深水中潜泳的人，即使从未见过船，拿起舵也能掌船，这是因为他把深渊看成是山陵，把翻船看成是车子从山坡上后退了。千万件翻船、退车一类的事摆在他面前，他也不放心上，干什么事不自由自在呢？用瓦片投掷的人很有技巧，用银钩投掷便有些害怕，用黄金投掷就昏昏沉沉了。技巧是一样的，而有所顾惜，是因为看重身外之物了。凡是看重身外之物的人，心里的素质一定很拙劣。”

孔子在吕梁山游览，看见瀑布有几十丈高，流水的泡沫溅出三十里，鼃鼃鱼鳖也不能游动，却看见一个男人在那里游泳，以为他是因痛苦而想自杀的人，便叫弟子顺着水流去救他。谁知这个人游了几百步又出来了，披着头发唱着歌，在塘埂下漫步。孔子赶上去问他说：“吕梁瀑布有几十丈高，流水的泡沫溅出三十里，鼃鼃鱼鳖也不能游动，刚才我看见你在水里面游，以为是有痛苦而想自杀的人，便叫弟子顺着水流去救你。你出来后披着头发，一面走一面唱歌，我以为你是鬼怪。但仔细看你，仍然是人。请问游泳有道术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没有，我没有什么道术。我从这里的水的流势起步，顺着水有本性起伏，不知不觉就成功了。与漩涡一起进入水流的中心，与涌出的流水一起浮出水面，顺从水的流动方向而不另出己见，这就是我游泳的方法。”孔子问：“什么叫从这里的条件起步，顺着水的本性成长，不知不觉就成功了？”那人说：“我生在山区就安心住在山上，这就是从这里的条件起步；长在水边就安心住在水边，这就是顺着水的本性成长；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成功却成功了，这就是不知不觉的成功。”

孔子到楚国去，经过一片树林，看见一位驼背老人在粘蝉，就像捡东西一样

容易。孔子问：“您真巧啊！有道术吗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我有道术。经过五六个月的训练，我把二个泥丸擦在竹竿头上而不会掉下来，粘蝉失手的次数就很少了；擦三个而不会掉下来，粘蝉失手的次数只有十分之一；擦五个而不会掉下来，粘蝉就像捡东西一样了。我站在地上，像残断的树桩；我伸出手臂，像枯槁的树枝。虽然天地很大，万物很多，而我只知道蝉的翅膀。我心无二念，不用任何事物分散我对蝉的翅膀的注意力，为什么会粘不到呢？”孔子回头对弟子说：“心志专一而不分散，就会达到神妙境界。说的就是这位驼背老人吧！”老人说：“你这个穿长袍大褂的儒者，怎么想起来问这件事呢？好好研究你的仁义之道，然后把这些事记载下来吧。”

海边有个喜欢鸥鸟的人，每天早上到海上去，跟鸥鸟玩耍，鸥鸟来玩的有成百只以上。他父亲说：“我听说鸥鸟都爱跟你游玩，你抓一只来，我玩玩。”第二天他来到海上，鸥鸟都在空中飞翔而不下来。所以说：“最好的语言是没有语言，最高的作为是没有作为。同别人比试智慧的想法，那是很浅陋的。”

赵襄子率领仆从十万人在中山打猎，践踏杂草，烧毁树林，烈火烧及百里之远。有个人从石壁中走出来，跟随着烟火忽上忽下，大家以为是鬼。火势过去以后，他慢慢地走出来，像什么也没有经历过一样。赵襄子感到奇怪，便留住他。慢慢地观察他，看他的形貌、肤色与七窍是人，气息声音也是人，于是问他：“什么道术使你能住在石壁中？什么道术使你能进入火焰中？”那人说：“什么东西叫做石壁？什么东西叫做火焰？”赵襄子说：“你刚才出来的地方就是石壁，你刚才所踩过的东西就是火焰。”那人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魏文侯听说后，问子夏说：“那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子夏说：“以我从孔子那里听来的话说，中和之人与万物完全混同，因而万物不能伤害与阻碍他，在金石中游玩，在水火中行走，都是可以的。”魏文侯又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做呢？”子夏说：“挖掉心肺，抛弃思虑，我不能办到。即使这样，姑且说一说还是有可能的。”文侯说：“孔子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”子夏说：“他老人家能办得到，但是不愿意这样做。”文侯十分高兴。

有一个神奇的巫师从齐国来到郑国居住，名字叫季咸，知道人的生死存亡、祸福夭寿，所预言的年、月、旬、日，准确如神。郑国人见了，都避开他走得远远的。列子见到他，佩服得如痴如醉，并回来把这事告诉了壶丘子，说：“原来我以为您的道术是最高的了，现在又有了比您更高的人。”壶子说：“我和你在

书本上讨论过这些事，却并没有明白它的实际内容，又何况要了解道术呢？只有许多雌性动物而没有雄性动物，又怎么能生出卵来呢？你却要以你这点小道术与世上的人周旋，必然要露出真实面目，所以便容易让人看透而为你相面。你试试把他请来，让他看看我的相。”第二天，列子带着季咸来见壶子。季咸出去后对列子说：“唉！您的老师快要死了，不能活了，过不了十天了。我看他形色怪异，面如湿灰。”列子进来后，哭得衣服都湿了，把此话告诉了壶子。壶子说：“刚才我显示给他看的是大地的表象，在不动不静中生存，所以他看见我堵塞了生机。再请他来一趟吧！”第二天，季咸又同列子来见壶子。出去后对列子说：“您的老师遇到我真是太幸运了！有救了。全身都有生气了，我看见他闭塞的生机在萌动了。”列子进来把这话告诉了壶子。壶子说：“刚才我显示给他看的是天地交接，虚名实利都不入于心，而生机却已在脚后跟发动起来，这就是闭塞生机的萌动。所以他看到我好转的生机。再请他来一趟吧！”第二天，季咸又同列子来见壶子。出去后对列子说：“您的老师坐在那里心神恍惚，我无从给他看相，等他心神安定下来，我再给他看相。”列子进来告诉了壶子。壶子说：“刚才我显示给他看的是太虚无迹象可征，所以他看到了我混沌平衡的生机。鲸鱼盘旋之处成为深渊，水流停积之处成为深渊，水流运动之处成为深渊，水流涌出之处成为深渊，水流陡落之处成为深渊，水流决口之处成为深渊，水流回拢之处成为深渊，水流入泽之处成为深渊，水流会合之处成为深渊，这是九种深渊。再请他来一趟吧！”第二天，列子又带季咸来见壶子。还没有站定，季咸就惊慌失色地逃走了。壶子说：“追上他！”列子追赶不上，回来报告壶子，说：“已经不见了，已经消失了，我追不上他了。”壶子说：“刚才我显示给他看的并没有离开我的本来面目。我无所执而随着他变化，他便搞不清我是怎么回事。于是我又像草一样跟着他颠倒，像水一样跟着他流动，所以他就逃走了。”列子这时才明白自己还没有学到什么，便返回到家中，三年不出门，替他妻子烧火做饭，喂猪像伺候人一样周到，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偏爱，不事雕琢而复归真朴，像土块一样独立而不受干扰，在纷繁的琐事中却心神一致，如此直到终身。

列子到齐国去，半路上又返了回来，遇到了伯昏瞀人。伯昏瞀人问：“怎么又回来了？”列子说：“我感到震惊。”“为什么震惊？”“我在有十家酒店的小镇吃饭，刚到那里就有五家酒店赠送给我酒菜。”伯昏瞀人问：“这样，你为什么要感

到震惊呢？”列子说：“心中的情欲没有消融，形态举动便有光彩，以这外貌镇服人心，使人轻易把自己视为老人而尊重，这可能带来祸患。那酒店老板特地准备些酒菜饭食，为的是得到多余的利润，他们的盈利很少，他们的权势也很小，尚且这样对待我。更何况拥有万乘兵车的君主，身体劳瘁于国家，而智能耗尽于政事，他一定会任用我去办事，并希望我取得功效的。所以我感到震惊。”伯昏瞀人说：“你的看法真是太好了！你这样严格要求自己，人们一定会归附你的。”伯昏瞀人没过多久去列子家，门外的鞋子都已经摆满了。伯昏瞀人面向北站着，竖着拐杖支撑着下巴。站了一会儿，没有说话就走了。接待宾客的人告诉了列子。列子提着鞋子光着脚赶了出来，追到大门口，问道：“先生既然来了，还不说几句启发训导我的话吗？”瞀人说：“算了吧！我原来就告诉你说，人们将归附于你，果然归附你了吧。这不是你有能力使别人归附于你，而是你没有能力使别人不归附于你。你哪里用得着以言行去感动别人呢？你事先就应当知道以言行感动别人的结果会使自己与众不同。而且心有所动，必然会动摇你的本性，这就更没有意义了。同你交往的人，没有人会告诉你。他们所说的闲言碎语，都是毒害人的话。不帮助别人觉悟，又怎么能称为好朋友呢？”

杨朱向南到沛地，老聃西游到秦地。杨朱抄郊野的小路，至梁地遇到了老子。老子在半路上仰天长叹道：“起初我以为你是可以教导的，现在看来不可教导了。”杨朱没吭声。到了旅舍，杨朱给老子送上洗脸水、漱口水、毛巾和梳子，把鞋子脱在门外，跪着走到老子面前，说：“刚才您老人家仰天长叹道：‘起初我以为你是可以教导的，现在看来不可教导了。’学生想请教您原因，但路上您没有空，所以不敢问。现在您有空了，请问我哪里做错了。”老子说：“你神态傲慢，谁还愿意和你相处呢？最洁白的东西好像十分黑暗，最道德的人好像有所不足。”杨朱立刻变得十分恭敬地说：“敬听教诲了。”杨朱往沛地去，走到旅舍的时候，主人十分客气地迎接他进房间，老板安排坐席，老板娘拿来毛巾和梳子，旅舍的客人让出了坐席，在灶前烤火的人让出了灶门。当他从沛地回来的时候，旅舍的客人们已不再拘束，同他争抢坐席了。

杨朱经过来国，向东到了旅舍。旅舍主人有两个小老婆，其中一人美丽，一人丑陋，丑陋的受尊宠而美丽的受冷落。杨子问这是什么缘故。旅舍的伙计回答说：“那美丽的自以为美丽，我并不觉得她美丽；那丑陋的自以为丑陋，我并不觉

得她丑陋。”杨子说：“弟子们记住！行为善良而能去掉自我炫耀的心念，到哪里会不受人喜欢呢？”

天下有经常取胜的方法，有经常不能取胜的方法。经常取胜的方法叫做柔弱，经常不能取胜的方法叫做刚强。二者容易明白，但人们却不懂得。所以上古时的话说：刚强可以战胜力量不如自己的人，柔弱可以战胜力量超过自己的人。可以战胜力量不如自己的，一旦碰到力量与自己相当的人，那就危险了。可以战胜力量超过自己的，就没有危险了。以柔弱战胜一个人，会像什么也没有干一样；以柔弱统治天下人，也会像什么也没有干一样。这叫做不想取胜而自然取胜，不想统治而自然统治。鬻子说过：“要想刚硬，必须要坚守柔软；要想强大，必须要保持虚弱。柔软积聚多了一定刚硬，虚弱积聚多了一定坚强。看他所积聚的是什么，就可以知道他祸与福的发展方向。刚强能战胜力量不如自己的人，一旦碰到力量与自己相当的人就会受挫折；柔弱能战胜力量超过自己的人，他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。”老聃说：“刚强的军队会被消灭，刚强的树木会被折断。柔弱的东西属于生存的一类，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。”

形状不一定相同而智慧相同，智慧不一定相同而形状相同。圣人选取相同的智慧，而不选取相同的形状。一般人选取相同的形状而不选取相同的智慧。形状与自己相同的，便亲近而喜爱它；形状与自己不同的，便疏远而害怕它。有七尺长的身躯，手与脚不一样，头上长头发，口中生牙齿，能站立并快步行走的，叫做人，而人未必没有禽兽之心。即使有禽兽之心，也以人的形状而得到他人的亲近。身上长翅，头上生角，齜着牙齿，张着脚爪，抬着头飞，低着头跑，叫做禽兽，而禽兽未必没有人心。即使有人心，也以禽兽的形状而被人疏远。扈牺氏、女蜗氏、神农氏、夏后氏，或者是蛇身人面，或者是牛头虎鼻，他们有不是人的形状，而有大圣人的道德。夏桀王、殷纣王、鲁桓公、楚穆王，他们的形状面貌与七窍都和人一样，但却有禽兽之心，而人们却坚持以他们有和人一样的形状而希望他们有很高的智慧，这是办不到的。黄帝在阪泉的郊野与炎帝作战时，曾统帅熊、罴、狼、豹、驱、虎为前驱，鸛、鹄、鹰、鸢为旗帜，这是用力量役使禽兽的例子。尧使用夔主管音乐，敲击着磬钟，各种野兽跟着跳舞；箫韶乐曲成了套，凤凰也来朝拜，这是用乐声吸引禽兽的例子。那么禽兽之心，与人有什么不同呢？形状声音与人不同，一般人便不知道与它们交往的方法。圣人没有什么不

知道，没有什么不通晓，所以能吸引并能役使它们。禽兽的智慧有生来就与人相同的，它们都想保养身体，智慧也不比人低。雌雄互相匹配，母子互相亲爱；避开平地，依托险峻；逃离寒冷，寻求温暖；居住时结伙成群，出行时依次成列；幼生的住在里面，强壮的住在外边；喝水时互相提携，吃食时一起叫鸣。上古的时候，它们同人类在一起居住，和人类一同出行。到了有帝王的时候，才开始被惊吓而散乱了。等到衰败的乱世，它们更是隐藏逃窜，以避免祸患。现在东方有个介氏之国，这个国家的人常常懂六畜的语言，大概是有异常智慧的缘故。上古的神圣之人，对万物的性质形态全都明白，对异类的语言声音全都了解。把它们会合聚集起来，对它们进行训练教授，和对待人民一样。所以先会合鬼神妖怪，然后通达八方人民，最后聚集禽兽昆虫，说凡是有血有气的动物，它们的头脑智慧相差得并不太远。神圣之人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们教授训练所有的动物没有什么遗漏。

宋国有个饲养猴子的人，很喜欢猴子。他养了一群猴子，能理解猴子的想法，猴子也懂得他的心意。他还减少家里人的生活费用，以满足猴子的需要。不久家里贫困起来，他打算限制猴子的食物，又怕猴子不听自己的话，便先欺骗它们说：“喂你们橡子，早上三个，晚上四个，够吗？”众猴子都跳起来发了怒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喂你们橡子，早上四个，晚上三个，够吗？”猴子们听了，都趴在地上十分高兴。动物之间以智慧与否互相笼络欺骗，都像这个样子。圣人用智慧来笼络欺骗那些愚笨的人，也就像养猴人用智慧笼络欺骗那些猴子一样。名义与实际都没有亏损，却能使它们时而高兴，时而发怒啊！

纪渚子为周宣王饲养斗鸡。周宣王过了十天就问：“鸡可以斗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不行。还没有真本领，只知依仗骄傲之气。”过了十天又问。回答说：“不行。它看到别的鸡的影子、听到别的鸡的声音就想应战。”过了十天又问。回答说：“不行。还瞪着眼睛，气势旺盛。”过了十天又问。回答说：“差不多了。即使别的鸡大声鸣叫，它的情绪也不会变动了。看上去像个木头鸡了。它的德已经完整了。别的鸡没有敢应战的，只有转身逃跑罢了。”

惠盎拜见宋康王。康王正顿着脚咳嗽着，急急地说：“我所喜欢的是勇敢且有力量的人，不喜欢谈论仁义道德的人。您打算用什么来教导我呢？”惠盎回答说：“我这里有一种道术，能使别人即使勇敢，也刺不进我的身体；即使有力量，

也打不中我。难道大王对此没有兴趣吗？”宋康王说：“好！这正是我所想要听到的。”惠盎说：“刺我不进，打我不中，这还是在受侮辱。我这里还有一种道术，能使人虽然勇敢却不敢刺我，虽有力量却不敢打我。不过不敢并不等于不想。我这里还有一种道术，能使人根本就不想打人。不过不想打还没有爱护帮助你的思想。我这里还有一种道术，能使天下的男人女子没有不高高兴兴要爱护帮助你的。这比勇敢、有力量要好得多，是比上述四种道术都好的道术。难道大王对此没有兴趣吗？”宋康王说：“这正是我所想要得到的。”惠盎说：“孔子、墨子就是这样。孔丘、墨翟没有土地却成为君主，没有官职却成为官长，天下的男人女子没有不伸着脖子、蹑着脚盼望他们，希望得到安定和帮助的。现在大王是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君主，如果真有这样的志向，那么国境之内的百姓，就都会得到好处。那恩惠就会比孔丘、墨翟多得多了。”宋康王无话可说。惠盎快步走了出去。宋康王对身边的人说：“会说话啊，客人竟然这样辩说把我说服了。”

上一篇：天瑞 下一篇：周穆王 全文：列子

周穆王

作者：列御寇 全集：列子 来源：网络 [挑错/完善]

周穆王时，西极之国有化人来，入水火，贯金石；反山川，移城邑；乘虚不坠，触实不硌。千变万化，不可穷极。既已变物之形，又且易人之虑。穆王敬之若神，事之若君。推路寝以居之，引三牲以进之，选女乐以娱之。化人以为王之宫室卑陋而不可处，王之厨饌腥蝼而不可飧，王之嫔御臃恶而不可亲。穆王乃为之改筑。土木之功。赅埒之色，无遗巧焉。五府为虚，而台始成。其高千仞，临终南之上，号曰中天之台。简郑卫之处子娥媿靡曼者，施芳泽，正蛾眉，设笄珥，衣阿锡。曳齐纨。粉白黛黑，佩玉环。杂芷若以满之，奏《承云》、《六莹》、《九韶》、《晨露》以乐之。日月献玉衣，旦旦荐玉食。化人犹不舍然，不得已而临之。居亡几何，谒王同游。王执化人之袪，腾而上者，中天乃止。暨及化人之宫。化人之宫构以金银，络以珠玉；出云雨之上，而不知下之据，望之若屯云焉。耳目所观听，鼻口所纳尝，皆非人间之有。王实以为清都、紫微、钧天、广乐，帝之所居。王俯而视之，其宫榭若累块积苏焉。王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也。化人复谒王同游，所及之处，仰不见日月，俯不见河海。光影所照，王目眩不能得视；音响所来，

王耳乱不能得听。百骸六藏，悸而不凝。意迷精丧，请化人求还。化人移之，王若殒虚焉。既寤，所坐犹向者之处，侍御犹向者之人。视其前，则酒未清，肴未拂。王问所从来。左右曰：“王默存耳。”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复。更问化人。化人曰：“吾与王神游也，形奚动哉？且曩之所居，奚异王之宫？曩之所游，奚异王之圃？王闲恒有，疑暂亡。变化之极，徐疾之间，可尽模哉？”

王大悦。不恤国事，不乐臣妾，肆意远游。命驾八骏之乘，右服骅骝而左绿耳，右骖赤骥而左白{减木}，主车则造父为御，离离右；次车之乘，右服渠黄而左逾轮，左骖盗骊而右山子，柏夭主车，参百为御，奔戎为右。驰驱千里，至于巨蒐氏之国。巨蒐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，具牛马之湏以洗王之足，及二乘之人。已饮而行，遂宿于昆仑之阿，赤水之阳。别日升昆仑之丘，以观黄帝之吕，而封之以诒后世。遂宾于西王母，觞于瑶池之上。西王母为王谣，王和之，其辞哀焉。乃观日之所入。一日行万里。王乃叹曰：“于乎！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谐于乐，后世其追数吾过乎！”穆王几神人哉！能穷当身之乐，犹百年乃徂，世以为登假焉。

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，三年不告。老成子请其过而求退。尹文先生揖而进之于室，屏左右而与之言曰：“昔老聃之徂西也，顾而告予曰：有生之气，有形之状，尽幻也。造化之所始，阴阳之所变者，谓之生，谓之死。穷数达变，因形移易者，谓之化，谓之幻。造物者其巧妙，其功深，固难穷难终。因形者其巧显，其功浅，故随起随灭。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，始可与学幻矣。吾与汝亦幻也，奚须学哉？”老成了归，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，遂能存亡自在，播校四时；冬起雷，夏造冰。飞者走，走者飞。终身不箸其术，故世莫传焉。

子列子曰：“善为化者，其道密庸，其功同人。五帝之德，三王之功，未必尽智勇之力，或由化而成。孰测之哉？”觉有八徵，梦有六候。奚谓八徵？一曰故，二曰为，三曰得，四曰丧，五曰哀，六曰乐，七曰生，八曰死。此者八徵，形所接也。奚谓六候？一曰正梦，二曰噩梦，三曰思梦，四曰寤梦，五曰喜梦，六曰惧梦。此六者，神所交也。不识感变之所起者，事至则惑其所由然，识感变之所起者，事至则知其所由然。知其所由然，则无所怛。一体之盈虚消息，皆通于天地，应于物类。故阴气壮，则梦涉大水而恐惧；阳气壮，则梦涉大火而燔内；阴阳俱壮，则梦生杀。甚饱则梦与，甚饥则梦取。是以以浮虚为疾者，则梦扬；以沈实为疾者，则梦溺。藉带而寝则梦蛇；飞鸟衔发则梦飞。将阴梦火，将疾梦

食。饮酒者忧，歌舞者哭。子列子曰：“神遇为梦，形接为事。故昼想夜梦，神形所遇。故神凝者想梦自消。信觉不语，信梦不达，物化之往来者也。古之真人，其觉自忘，其寝不梦，几虚语哉？”

西极之南隅有国焉，不知境界之所接，名古莽之国。阴阳之气所不交，故寒暑亡辨；日月之光所不照，故昼夜亡辨。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。五旬一觉，以梦中所为者实，觉之所见者妄。四海之齐谓中央之国，跨河南北，越岱东西，万有余里。其阴阳之审度，故一寒一暑；昏明之分察，故一昼一夜。其民有智有愚。万物滋殖，才艺多方。有君臣相临，礼法相持。其所云为，不可称计。一觉一寐，以为觉之所为者实，梦之所见者妄。东极之北隅有国曰阜落之国。其土气常燠，日月余光之照。其土不生嘉苗。其民食草根木实，不知火食。性刚悍，强弱相藉，贵胜而不尚义；多驰步，少休息，常觉而不眠。

周之尹氏大治产，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。有老役夫筋力竭矣，而使之弥勤。昼则呻呼而即事，夜则昏惫而熟寐。精神荒散，昔昔梦为国君。居人民之上，总一国之事。游燕宫观，恣意所欲，其乐无比。觉则复役。人有慰喻其勤者，役夫曰：“人生百年，昼夜各分。吾昼为仆虏，苦则苦矣；夜为人君，其乐无比。何所怨哉？”尹氏心营世事，虑钟家业，心形俱疲，夜亦昏惫而寐。昔昔梦为人仆，趋走作役，无不为也；数骂杖挞，无不至也。眠中噉呿呻呼，彻旦息焉。尹氏病之，以访其友。友曰：“若位足荣身，资财有余，胜人远矣。夜梦为仆，苦逸之复，数之常也。若欲觉梦兼之，岂可得邪？”尹氏闻其友言，宽其役夫之程，减己思虑之事，疾并少间。

郑人有薪于野者，遇骇鹿，御而击之，毙之。恐人见之也，遽而藏诸隍中，覆之以蕉，不胜其喜。俄而遗其所藏之处，遂以为梦焉。顺途而咏其事。傍人有闻者，用其言而取之。既归，告其室人曰：“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；吾今得之，彼直真梦者矣。”室人曰：“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？诂有薪者邪？今真得鹿，是若之梦真邪？”夫曰：“吾据得鹿，何用知彼梦我梦邪？”薪者之归，不厌失鹿，其夜真梦藏之之处，又梦得之之主。爽旦，案所梦而寻得之。遂讼而争之，归之士师。士师曰：“若初真得鹿，妄谓之梦；真梦得鹿，妄谓之实。彼真取若鹿，而与若争鹿。室人又谓梦初人鹿，无人得鹿。今据有此鹿，请二分之。”以闻郑君。郑君曰：“嘻！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？”访之国相。国相曰：“梦与不梦，臣所不能

辨也。欲辨觉梦，唯黄帝孔丘。今亡黄帝孔丘，熟辨之哉？且恂士师之言可也。”

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，朝取而夕忘，夕与而朝忘；在途则忘行，在室而忘坐；今不识先，后不识今。阖室毒之。谒史而卜之，弗占；谒巫而祷之，弗禁；谒医而攻之，弗已。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，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。儒生曰：“此固非封兆之所占，非祈请之所祷，非药石之所攻。吾试化其心，变其虑，庶几其瘳乎！”于是试露之，而求衣；饥之，而求食；幽之，而求明。儒生欣然告其子曰：“疾可已也。然吾之方密，传世不以告人。试屏左右，独与居室七日。”从之。莫知其所施为也，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。华子既悟，乃大怒，黜妻罚子，操戈逐儒生。宋人执而问其以。

华子曰：“曩吾忘也，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。今顿识既往，数十年来存亡、得失、哀乐、好恶，扰扰万绪起矣。吾恐将来之存亡、得失、哀乐、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，须臾之忘；可复得乎？”子贡闻而怪之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“此非汝所及乎！”顾谓颜回纪之。

秦人逢氏有子，少而惠，及壮而有迷罔之疾。闻歌以为哭，视白以为黑，飧香以为朽，尝甘以为苦，行非以为是：意之所之，天地、四方，水火、寒暑，无不倒错者焉。杨氏告其父曰：“鲁之君子多术艺，将能已乎？汝奚不访焉？”其父之鲁，过陈，遇老聃，因告其子之证。老聃曰：“汝庸知汝子之迷乎？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，昏于利害。同疾者多，固莫有觉者。且一身之迷不足倾一家，一家之迷不足倾一乡，一乡之迷不足倾一国，一国之迷不足倾天下。天下尽迷，孰倾之哉？向使天下之人其心尽如汝子，汝则反迷矣。哀乐、声色、臭味、是非，孰能正之？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，而况鲁之君子，迷之邮者，焉能解人之迷哉？荣汝之粮，不若遄归也。”

燕人生于燕，长于楚，及老而还本国。过晋国，同行者诳之；指城曰：“此燕国之城。”其人愀然变容。指社曰：“此若里之社。”乃谓然而叹。指舍曰：“此若先人之庐。”乃涓然而泣。指垅曰：“此若先人之冢。”其人哭不自禁。同行者哑然大笑，曰：“予昔给若，此晋国耳。”其人大惭。及至燕，真见燕国之城社，真见先人之庐冢，悲心更微。

关键词：列子, 周穆王

解释翻译[挑错/完善]周穆王时，最西方的国家有个能幻化的人来到中国，他能进入水火之中，穿过金属岩石，能翻倒山河，移动城市，悬在空中不会坠落，碰到实物不被阻碍，千变万化，无穷无尽，既能改变事物的形状，又能改变人的思虑。

穆王对他像天神一样的尊敬，像国君一样的侍奉，把自己的寝宫让出来让他居住，用祭把神灵的膳食给他吃喝，选择美丽的女子乐队供他娱乐。可是这个幻化人却认为穆王的宫殿太低太差不可以居住，穆王的膳食又腥又臭不可以享用，穆王的嫔妃又羸又丑不可以亲近。于是穆王便为他另筑宫殿，土木建筑、雕梁画栋，以至于到了不能再巧妙的程度。穆王把府库的钱财全部耗尽，才把楼台建成。楼台高达八千尺，比终南山还要高，称作中天之台，挑选郑国和卫国美丽而苗条的女子，体洒香水，修饰娥眉，戴上首饰耳环，穿上东阿的细布，拖上齐国的绢绸，涂脂抹粉，描眉画唇，佩珠玉，戴手镯，再带上各种香草去充满这座楼台，演奏《承云》、《六莹》、《九韶》、《晨露》等动听的音乐使他快乐，每月送去最美的衣服，每天送上最美的膳食。可是那位幻化人还不高兴，不得已才进去。没住多久，他邀请穆王一同出去游玩。穆王拉着他的衣袖，便腾云而上，到天的中央才停下来。接着便到了幻化人的宫殿。幻化人的宫殿用金银建筑，以珠玉装饰，在白云与雷雨之上，不知道它下面以什么为依托，看上去好像是屯留在白云之中。耳朵听到的，眼睛看到的，鼻子闻到的，口舌尝到的，都是人间所没有的东西。穆王真以为到了清都、紫微、钧天、广乐这些天帝所居住的地方。穆王低下头往地面上看去，见自己的宫殿楼台简直像累起来的上块和堆起来的茅草。穆王自己觉得即使在这里住上几十年也不会想念自己的国家的。幻化人又请穆王一同游玩。所到之处，抬头看不见太阳月亮，低头看不见江河海洋。光影照来，穆王眼花缭乱看不清楚；音响传来，穆王耳鸣声乱听不明白。百骸六脏，全都颤抖而不能平静。意志昏迷，精神丧失，于是请求幻化人带他回去。幻化人推了一把，穆王好像跌落到了虚空之中。醒来以后，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，左右还是原来侍候他的人。看看眼前的东西，那水酒是刚倒出来的，菜肴是刚烧好的。穆王问左右：“我刚才从哪里来的？”左右的人说：“大王不过是默默地待了一会儿。”从此穆王精神恍惚了三个月才恢复正常。再问幻化人。幻化人说：“我与大王的精神出去游玩罢了，形体何尝移动过呢？而且您在天上居住的宫殿，与大王的宫殿有什么

不同呢?您在天上游玩的花园,与大王的花园有什么不同呢?大王习惯了经常看到的東西,对暂时的变化感到怀疑。其实即使是最大的变化,无论是慢一点的变化还是快一点的变化,哪能都如实地描绘出来呢?”穆王十分高兴,从此不过问国家大事,不亲近大臣与嫔妃,毫无顾忌地到遥远的地方去游玩,他下令用天下最好的八种骏马来驾车,右边的服马叫骅骝,左边的服马叫绿耳,右边的骏马叫赤骥,左边的骖马叫白牺。穆王的马车由造父驾驭,泰丙为车右。随从的马车,右边的服马叫渠黄,左边的服马叫踰轮,左边的骖马叫盗骊,右边的骏马叫山子,由柏夭主车,参百驾驭,奔戎为车右。驰驱了一千里,到了巨蒐氏的国家。巨蒐氏于是献上白鹄的血液供穆王饮用,准备牛马的乳汁给穆王洗脚,并供奉所有乘车与驾车的人。吃喝以后继续前进,又歇宿在崑山的弯曲处,赤水的北面。第二天便登上了崑山巅,观览了黄帝的宫殿,并修缮整新,以传于后世。随后又成西王母的贵宾,在瑶池上宴饮。西王母为穆王朗诵歌谣,穆王也跟着唱和,歌辞都很悲哀。后来又观赏了太阳入山的情景,一天走了一万里。穆王于是叹道:“哎呀!我不修养道德而只知道享乐,后世的人恐怕要谴责我的罪过了吧!”穆王难道是神人吗?在一生中享尽了快乐,仍然活了一百岁才死,当时的人们还以为他升天了呢。

老成子向尹文先生学习幻化之术,尹文先生三年都没有告诉他。老成子请问自己错在哪里,并要求退学。尹文先生向他作揖,引他进入室内,叫左右的人离开房间后对他说:“过去老聃往西边去,回头告诉我说:一切有生命的气,一切有形状的物,都是虚幻的。创造万物的开始,阴阳之气的变化,叫做生,叫做死。懂得这个规律而顺应这种变化,根据具体情形而推移变易的,叫做化,叫做幻。创造万物的技巧微妙,功夫高深,本来就难以全部了解,难以完全把握。根据具体情形变易的技巧明显,功夫低浅,所以随时发生,又随时消灭。懂得了幻化与生死没有什么不同,才可以学习幻化之术。我和你也在幻化着,为什么一定要再学呢?”老成子回去后,根据尹先生的话深思了三个月,于是能自由自在地时隐时现,又能翻交四季,使冬天打雷,夏天结冰,使飞鸟在地上走,走兽在天上飞。但终生没有把这些法术写成书,因而后世没有传下来。列子先生说:“善于幻化的人,他的道术隐秘而平常,他的功绩与一般人相同。五帝的德行,三王的功绩,不一定都是由智慧和勇力而来,也许是由幻化来完成的,谁能推测到呢?”

醒有八种征兆，梦有六种原因。什么是八种征兆？一是在重复过去的事情，二是在做新的事情，三是有所收获，四是有所丧失，五是有所悲哀，六是有所喜悦，七是即将新生，八是即将死亡。这八种征兆，都是形体所接触的事情。什么是六种原因？一是平时自然而然的梦，二是因惊愕而致梦，三是因思虑而致梦，四是因醒悟而致梦，五是因高兴而致梦，六是因畏惧而致梦。这六种原因，都是精神所交接的事情。不懂得神感事变所引起的原因的人，事情发生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；懂得神感事变所引起的原因的人，事情一发生便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便无所畏惧。一个人体魄的充实、空虚、亏损、增强，都与天地相通，与外物相应。所以阴气过于旺盛，就会梦见过大河而恐惧；阳气过于旺盛，就会梦见过大火而被烧的；阴阳二气都过于旺盛，就会梦见生死残杀。吃是太饱会梦见给别人财物，没有吃饱会梦见夺取别人财物。所以以元气浮虚为病症的，就会梦见身体飞扬；以元气沉实力病症的就会梦见身体被淹埋。枕着带子睡觉会梦见蛇，飞鸟衔住头发会梦见飞升。天气将阴会梦见大火，身体将病会梦见吃饭。喝了酒以后会在梦中忧愁，唱歌跳舞以后会在梦中哭泣。列子说：“精神与事物相遇便成为梦，形体与事物接触便成为事。所以白天思虑与夜间做梦，都是精神与形体遇到某些事物的缘故。因此精神凝结在一点上的人，白天不会思虑，夜间也不会做梦。真正清醒的人不用语言，真在做梦的人并不通达，只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往来。古代真人，醒着的时候连自己也忘记了，睡眠的时候不会做梦，难道是虚假的话吗？”

最西方的南角有个国家，不知道与哪些国家接壤，名叫古莽之国。阴气和阳气不相交接，因而冬天与夏天没有分别；太阳与月亮的光芒照耀不到，因而白天与黑夜没有分别。那里的百姓不吃饭、不穿衣，睡眠很多。五十天一醒，以梦中的所作所为为真实，以醒时的所见所闻为虚妄。四海的中央叫中国，横跨大河南北，超越岱岳东西，有一万余里见方。这里的阴阳二气的比例分明，因而一个时期寒冷，一个时期炎热；昏暗与明亮的职分明确，因而一段时间是白天，一段时间是黑夜。这里的百姓有的聪明，有的愚昧。万物滋养繁殖，才艺多种多样。有君主与臣民的互相扶助，用礼仪与法律来共同维持，他们的言论与作为不可以数字统计。一段时间醒着，一段时间睡着，认为醒时的所作所为为真实，以梦中的所见所闻为虚妄。最东方的北角有个国家叫阜落之国。那里的土地之气非常寒

冷，只能照到一点太阳与月亮的余光。那里的土地不长庄稼，老百姓只能吃草根与树木的果实，并且不知道用火烧了以后再吃，性情刚强凶悍，强大的欺凌弱小的，崇尚胜利而不崇尚礼仪，跑步与走路的时间多，休息的时间少，经常醒着而不睡眠。

周朝有个姓尹的人大力添置家产，在他手下服役的人从清晨到黄昏都不得休息。有个老役夫的筋力已经消耗干净了，仍然不停地被使唤，白天呻吟呼喊干活，黑夜昏沉疲惫地熟睡。由于精神恍惚散漫，每天夜里都梦见自己当了国君，地位在百姓之上，总揽一国大事，在宫殿花园中游玩饮宴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快乐无比。醒来后继续服役。有人安慰他过于勤苦，老役夫说：“人一生活一百年，白天与黑夜各有一半。我白天做奴仆，苦是苦了，但黑夜做国君，则快乐无比。有什么可怨恨的呢？”姓尹的一心经营世间俗事，思虑集中在家业上，心灵与形体都很疲劳，黑夜也昏沉疲惫而睡，每天夜里梦见自己当了奴仆，奔走服役，什么活都干，挨骂挨打，什么罪都受。睡眠中呻吟呼喊，一直到天亮才停止。姓尹的以此为苦，便去询问他的朋友。朋友说：“你的地位足以使你荣耀，你的财产用也用不完，超过别人很多很多了。黑夜梦见做了奴仆，这一苦一乐的循环往复，是一般的自然规律。你想在醒时与梦中都很快乐，怎么能得到呢？”姓尹的听了他的话，便放宽了役夫所做的工程的期限，减少了自己苦心思虑的事情，他和役夫的苦也就都减轻了。

郑国有个人在野外砍柴，碰到一只受了惊的鹿，便迎上去把它打死了。他怕别人看见，便急急忙忙把鹿藏在没有水的池塘里，并用砍下的柴覆盖好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忘了藏鹿的地方，便以为刚才是做了个梦，一路上念叨这件事。路旁有个人听说此事，便按照他的话把鹿取走了。回去以后，告诉妻子说：“刚才有个砍柴人梦见得到了鹿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我现在得到了，他做的梦简直和真的一样。”妻子说：“是 97 不是你梦见砍柴人得到了鹿呢？难道真有那个砍柴人吗？现在你真的得到了鹿，是你的梦成了真吗？”丈夫说：“我真的得到了鹿，哪里用得着搞清楚是他做梦还是我做梦呢？”砍柴人回去后，不甘心丢失了鹿。夜里真的梦到了藏鹿的地方，并且梦见了得到鹿的人。天一亮，他就按照梦中的线索找到了取鹿的人的家里。于是两人为争这只鹿而吵起来，告到了法官那里。法官说：“你最初真的得到了鹿，却胡说是梦；明明是在梦中得到了鹿，

又胡说是真实的。他是真的取走了你的鹿，你要和他争这只鹿。他妻子又说他是在梦中认为鹿是别人的，并没有什么人得到过这只鹿。现在只有这只鹿，请你们平分了吧！”这事被郑国的国君知道了。

国君说：“唉！这法官也是在梦中让他们分鹿的吧？”为此他询问宰相。宰相说：“是梦不是梦，这是我无法分辨的事情。如果要分辨是醒还是梦，只有黄帝和孔丘才行。现在没有黄帝与孔丘，谁还能分辨呢？姑且听信法官的裁决算了。”宋国阳里的华子中年时得了健忘症，早晨拿的东西到晚上就忘了，晚上放下的东西到早晨就忘了；在路上忘记走路，在家里忘记坐下；不知道先后，不知道今古。

全家都为他苦恼。请史官来占卜，不能灵验；请巫师来祈祷，没有效果；请医生来诊治，也不见好转。鲁国有个儒生自我推荐说能治好他的病，华子的妻子和儿女以家产的一半作为报酬，请他开药方。儒生 99 说：“这种病本来就不是算卦占卜所能占验，不是祈祷请求所能生效，不是药物针灸所能诊治的。我试试变化他的心灵，改换他的思虑，也许能够治好。”于是试着脱掉他的衣服，他便去寻找衣服；不给他吃饭，他便去寻找食物；把他关在黑暗处，他便去寻找光明。儒生高兴地告诉他的儿子说：“病可以治好了。”

但我的方法秘密，只传子孙不告诉旁人。请其他人回避一下，让我单独和他在室内待七天。”大家按他的要求办了。没有人知道儒生干了些什么，而华子多年积累起来的病突然全都除去了。华子清醒以后，便大发雷霆，废黜妻子，惩罚儿子，并拿起戈矛驱逐儒生。宋国人把他捉住并问他为什么这样做。华子说：“过去我健忘，脑子里空空荡荡不知道天地是有还是无。现在突然明白了过去的一切，数十年来的存亡、得失、哀乐、好恶，千头万绪纷纷扰扰全部出现了。我害怕将来的存亡、得失、哀乐、好恶还像这样扰乱我的心，再求片刻的淡忘，还能得到吗？”子贡听说后感到奇怪，把这事告诉了孔子。孔子说：“这不是你能懂得的啊！”回头叫颜回把此事记录下来。

秦国的逢氏有个小孩，小时候很聪明，长大以后却得了迷糊的病症。听到唱歌以为是哭泣，看到白色以为是黑色，闻到香气以为是臭气，尝到甜味以为是苦味，做错了事却以为是正确。意识所到的地方，无论是天地、四方、水火、寒暑，没有不颠倒错乱的。一个姓杨的告诉这个孩子的父亲说：“鲁国的君子多才多艺，

可能能治好吧!你为么不去拜访呢?”孩子的父亲去了鲁国,当路过陈国时,碰到了老聃,便告诉他儿子的病症。老聃说:“你的愚昧哪里能知道你儿子的迷糊?现在天下的人对什么为是、什么为非搞不清楚,对什么是利、什么是害糊里糊涂,害这种病的人很多,本来就没有清醒的人。而且一个人迷糊并不能使一家倾覆,一家人迷糊并不能使一乡倾覆,一乡人迷糊并不能使一国倾覆,一国人迷糊并不能使天下倾覆。天下人都迷糊,谁能纠正呢?如果使天下人的心都像你儿子的话,那么你就反而是迷糊的人了,那哀乐、声色、气味、是非,又有谁能纠正呢?我这些话未必不是迷糊的表现,更何况鲁国的君子们都是迷糊得最厉害的人,又怎么能解开别人的迷糊呢?不如担着你的粮食,赶快回去吧!”

燕国有个人出生在燕国,生长在楚国,到老年才回本国去。路过晋国时,同行的人欺骗他,指着城墙说:“这是燕国的城墙。”那人凄怆地改变了面容。同行的人指着土地庙说:“这是你那个地方的土地庙。”那人长叹了一声。同行的人指着房屋说:“这是你的先人的房屋。”那人流着眼泪哭了起来。同行的人指着坟墓说:“这是你先人的墓地。”那人禁不住大哭起来。同行的人失声大笑说:“我刚才是在欺骗你,这是晋国啊!”那人大为惭愧。等到了燕国,真的见到了燕国的城墙和土地庙,真的见到先人的房屋和墓地时,悲伤的心情便少了。

上一篇: 黄帝 下一篇: 仲尼 全文: 列子

仲尼作者: 列御寇 全集: 列子 来源: 网络 [挑错/完善]

仲尼闲居,子贡入待,而有忧色。子贡不敢问,出告颜回。颜回援琴而歌。孔子闻之,果召回入,问曰:“若奚独乐?”回曰:“夫子奚独忧?”孔子曰:“先言尔志。”曰:“吾昔闻之夫子曰:‘乐天知命故不忧’,回所以乐也。”孔子愀然有间曰:“有是言哉?汝之意失矣。此吾昔日之言尔,请以今言为正也。汝徒知乐天知命之无忧,未知乐天知命有忧之大也。今告若其实。修一身,任穷达,知去来之非我,亡变乱于心虑,尔之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也。曩吾修《诗》《书》,正礼乐,将以治天下,遭来世;非但修一身,治鲁国而已。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,仁义益衰,情性益薄。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,其如天下与来世矣?吾始知《诗》《书》礼乐无救于治乱,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:此乐天知命者之所忧。虽然,吾得之矣。夫乐而知者,非古人之谓所乐知也。无乐无知,是真乐真知;故无所不

乐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忧，无所不为。《诗》《书》礼乐，何弃之有？革之何为？”颜回北面拜手曰：“回亦得之矣。”出告子贡。子贡茫然自失，归家淫思七日，不寝不食，以至骨立。颜回重往喻之，乃反丘门，弦歌诵书，终身不辍。

陈大夫聘鲁，私见叔孙氏。叔孙氏曰：“吾国有圣人。”曰：“非孔丘邪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“何以知其圣乎？”叔孙氏曰：“吾常闻之颜回，曰：‘孔丘能废心而用形。’”陈大夫曰：“吾国亦有圣人，子弗知乎？”曰：“圣人孰谓？”曰：“老聃之弟子有亢仓之者，得聃之道，能以耳视而目听。”鲁侯闻之大惊，使上卿厚礼而致之。亢仓子应聘而至。鲁侯卑辞请问之。亢仓子曰：“传之者妄。我能视听不用耳目，不能易耳目之用。”鲁侯曰：“此增异矣。其道奈何？寡人终愿闻之。”亢仓子曰：“我体合于心，心合于气，气合于神，神合于无。其有介然之有，唯然之音，虽远在八荒之外，近在眉睫之内，来干我者，我必知之。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觉，心腹六脏之知，其自知而已矣。”鲁侯大悦。他日以告仲尼，仲尼笑而不答。

商太宰见孔子曰：“丘圣者欤？”孔子曰：“圣则丘何敢，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。”商太宰曰：“三王圣者欤？”孔子曰：“三王善任智勇者，圣则丘弗知。”曰：“五帝圣者欤？”孔子曰：“五帝善任仁义者，圣则丘弗知。”曰：“三皇圣者欤？”孔子曰：“三皇善任因时者，圣则丘弗知。”商太宰大骇，曰：“然则孰者为圣？”孔子动容有间，曰：“西方之人，有圣者焉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丘疑其为圣。弗知真为圣欤？真不圣欤？”商太宰嘿然心计曰：“孔丘欺我哉！”

子夏问孔子曰：“颜回之为人奚若？”子曰：“回之仁贤于丘也。”曰：“子贡之为人奚若？”子曰：“赐之辨贤于丘也。”曰：“子路之为人奚若？”子曰：“由之勇贤于丘也。”曰：“子张之为人奚若？”子曰：“师之庄贤于丘也。”子夏避席而问曰：“然则四子者何为事夫子？”曰：“居！吾语汝。夫回能仁而不能反，赐能辨而不能讷，由能勇而不能怯，师能庄而不能同。兼四子之有以易吾，吾弗许也。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贰也。”

子列子既师壶丘子林，友伯昏瞀人，乃居南郭。从之处者，日数而不及。虽然，子列子亦微焉，朝朝相与辨，无不闻。而与南郭子连墙二十年，不上谒请；

相遇于道，目若不相见者。门之徒役以为子列子与南郭子有敌不疑。有自楚来者，问子列子曰：“先生与南郭子奚敌？”子列子曰：“南郭子貌充心虚，耳无闻，目无见，口无言，心无知，形无惕。往将奚为？虽然，试与汝偕往。”阅弟子四十人同行。见南郭子，果若欺魄焉，而不可与接。顾视子列子，形神不相偶，而不可与群。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与言，衍衍然若专直而在雄者。子列子之徒骇之。反舍，咸有疑色。子列子曰：“得意者无言，进知者亦无言。用无言为言亦言，无知为知亦知。无言与不言，无知与不知，亦言亦知。亦无所不言，亦无所不知；亦无所言，亦无所知。如斯而已。汝奚妄骇哉？”

子列子学也，三年之后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始得老商一眇而已。五年之后，心更念是非，口更言利害，老商始一解颜而笑。七年之后，从心之所念，更无是非；从口之所言，更无利害。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。九年之后，横心之所念，横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，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，外内进矣。而后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口无不同。心凝形释，骨肉者融；不觉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心之所念，言之所藏。如斯而已。则理无所隐矣。

初，子列子好游。壶丘子曰：“御寇好游，游何所好？”列子曰：“游之乐所玩无故。人之游也，观其所见；我之游也，观之所变。游乎游乎！未有能辨其游者。”壶丘子曰：“御寇之游固与人同欤，而曰固与人异欤？凡所见，亦恒见其变。玩彼物之无故，不知我亦无故。务外游，不知务内观。外游者，求备于物；内观者，取足于身。取足于身，游之至也；求备于物，游之不至也。”于是列子终身不出，自以为不知游。壶丘子曰：“游其至乎！至游者，不知所适；至观者，不知所眡，物物皆游矣，物物皆观矣，是我之所谓游，是我之所谓观也。故曰：游其至矣乎！游其至矣乎！”

龙叔谓文挚曰：“子之术微矣。吾有疾，子能已乎？”文挚曰：“唯命所听。然先言子所病之正。”龙叔曰：“吾乡誉不以为荣，国毁不以为辱；得而不喜，失而弗忧；视生如死；视富如贫；视人如豕；视吾如人。处吾之家，如逆旅之舍；观吾之乡，如戎蛮之国。凡此众疾，爵赏不能劝，刑罚不能威，盛衰、利害不能易，哀乐不能移。固不可事国君，交亲友，御妻子，制仆隶。此奚疾哉？奚方能已之乎？”文挚乃命龙叔背明而立，文挚自后向明而望之。既而曰：“嘻！吾见子之心矣，方寸之地虚矣。几圣人也！子心六孔流通，一孔不达。今以圣智为疾者，或

由此乎!非吾浅术所能已也。”

无所由而常生者，道也。由生而生，故虽终而不亡，常也。由生而亡，不幸也。有所由而常死者，亦道也。由死而死，故虽未终而自亡者，亦常也。由死而生，幸也。故无用而生谓之道，用道得终谓之常；有所用而死者亦谓之道，用道而得死者亦谓之常。季梁之死，杨朱望其门而歌。随梧之死，杨朱抚其尸而哭。隶人之生，隶人之死，众人且歌，众人且哭。目将眇者，先睹秋毫；耳将聋者，先闻蚋飞；口将爽者，先辨淄澠；鼻将窒者，先觉焦朽；体将僵者，先亟奔佚；心将迷者，先识是非：故物不至者则不反。

郑之圃泽多贤，东里多才。圃泽之役有伯丰子者，行过东里，遇邓析。观析顾其徒而笑曰：“为若舞，彼来者奚若？”其徒曰：“所愿知也。”邓析谓伯丰子曰：“汝知养养之义乎？受人养而不能自养者，犬豕之类也；养物而物为我用者，人之力也。使汝之徒食而饱，衣而息，执政之功也。长幼群聚而为牢藉庖厨之物，奚异犬豕之类乎？”伯丰子不应。伯丰子之从者越次而进曰：“大夫不闻齐鲁之多机乎？有善治土木者，有善治金革者，有善治声乐者，有善治书数者，有善治军旅者，有善治宗庙者，群才备也。而无相位者，无能相使者。而位之者无知，使之者无能，而知之与能为之使焉。执政者，乃吾之所使；子奚矜焉？”邓析无以应，目其徒而退。

公仪伯以力闻诸侯，堂谿公言之于周宣王，王备礼以聘之。公仪伯至；观形，懦夫也。宣王心惑而疑曰：“女之力何如？”公仪伯曰：“臣之力能折春蠡之股，堪秋蝉之翼。”王作色曰：“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，曳九牛之尾，犹憾其弱。女折春蠡之股，堪秋蝉之翼，而力闻天下，何也？”公仪伯长息退席，曰：“善哉王之间也！臣敢以实对。臣之师有商丘子者，力无敌于天下，而六亲不知，以未尝用其力故也。臣以死事之。乃告臣曰：‘人欲见其所不见，视人所不窥；欲得其所不得，修人所不为。故学眎者先见舆薪，学听者先闻桴钟。夫有易于内者无难于外。于外无难，故名不出其一家。’今臣之名闻于诸侯，是臣违师之教，显臣之能者也。然则臣之名不以负其力者也，以能用其力者也；不犹愈于负其力者乎？”

中山公子牟者，魏国之贤公子也。好与贤人游，不恤国事；而悦赵人公孙龙。乐正子舆之徒笑之。公子牟曰：“子何笑牟之悦公孙龙也？”子舆曰：“公孙龙之

为人也，行无师，学无友，佞给而不中，漫衍而无家，好怪而妄言。欲惑人之心，屈人之口，与韩檀等肆之。”公子牟变容曰：“何子状公孙龙之过欤？请闻其实。”子舆曰：“吾笑龙之诒孔穿，言‘善射者，能令后镞中前括，发发相及，矢矢相属；前矢造准而无绝落，后矢之括犹衔弦，视之若一焉。’孔穿骇之。龙曰：‘此未其妙者。逢蒙之弟子曰鸿超，怒其妻而怖之。引乌号之弓，綦卫之箭，射其目。矢来注眸子而眶不睫，矢隧地而尘不扬。’是岂智者之言与？”公子牟曰：“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。后镞中前括，钩后于前。矢注眸子而眶不睫，尽矢之势也。子何疑焉？”乐正子舆曰：“子，龙之徒，焉得不饰其阙？”

吾又言其尤者。’龙诳魏王曰：‘有意不心。有指不至。有物不尽。有影不移。发引千钧。白马非马。孤犊未尝有母。’‘其负类反伦，不可胜言也。”公子牟曰：‘子不谕至言而以为尤也，尤其在子矣。夫无意则心同。无指则皆至。尽物者常有。影不移者，说在改也。发引千钧，势至等也。白马非马，形名离也。孤犊未尝有母，非孤犊也。”乐正子舆曰：“子以公孙龙之鸣皆条也。设令发于余窍，子亦将承之。”公子牟默然良久，告退，曰：“请待余曰，更谒子论。”

尧治天下五十年，不知天下治欤，不治欤？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？不愿戴己欤？顾问左右，左右不知。问外朝，外朝不知。问在野，在野不知。尧乃微服游于康衢，闻儿童谣曰：“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不则。”尧喜问曰：“谁教尔为此言？”童儿曰：“我闻之大夫。”问大夫，大夫曰：“古诗也。”尧还宫，召舜，因禅以天下。舜不辞而受之。

关尹喜曰：“在己无居，形物其着，其动若水，其静若镜，其应若响。故其道若物者也。物自违道，道不违物。善若道者，亦不用耳，亦不用目，亦不用力，亦不用心。欲若道而用视听形智以求之，弗当矣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；用之弥满，六虚废之莫知其所。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远，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。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。知而忘情，能而不为，真知真能也。发无知，何能情？发不能，何能为？聚块也，积尘也，虽无为而非理也。”

关键词：列子, 仲尼

解释翻译[挑错/完善]孔子在家中闲坐着，子贡进来侍候，见他面带愁容。子贡不敢询问，出来告诉颜回。颜回便一面弹琴一面唱歌。孔子听到了琴声，果

然把颜回叫了进去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独自快乐？”颜回说：“老师为什么独自忧愁？”孔子说：“先说说你的想法。”颜回说：“我过去听老师说：‘乐于顺应自然、懂得命运规律，所以就没有忧愁。’这就是我快乐的原因。”孔子的脸色变得凄然，然后说：“有这话吗？你把意思领会错了。这是我过去的话，请以今天的话为准。你只知道乐于顺应自然、懂得命运而没有忧愁的一面，却不知道乐于顺应自然、懂得命运有很多忧愁的另一面。现在告诉你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看法：修养自身，听任命运的穷困与富贵，懂得生死都不由我自己，因而心虑不会被外界改变和扰乱，这就是你所说的乐于顺应自然、懂得命运而没有忧愁的一面。过去我整理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订正礼制与乐律，准备以此治理天下，流传后世，并不是只修养自身、治理鲁国就满足了。而鲁国的国君和大臣一天比一天丧失秩序，仁义道德一天天衰败，人情善性一天天刻薄。”

这个学说在一个国家的今天还行不通，又能对整个天下与后世怎样呢？我这才知道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礼制乐律对于治理乱世没有什么作用，但却不知道改革它的方法。这就是乐于顺应自然、懂得命运的人所忧愁的事情。虽然如此，但我还是明白了一些。我们所说的乐于顺应自然、懂得命运，并不是古人所说的乐于顺应自然、懂得命运。没有乐，没有知，才是真正的乐，真正的知，所以没有不快乐的事，没有不知道的事，没有不忧愁的事，没有不能做的事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礼制乐律，又丧失了什么呢？又为什么要改革它呢？”颜回面向北拱手作揖说：“我也明白了。”他出来告诉了子贡。子贡莫名其妙，回家深思了七天，不睡不吃，以至骨瘦如柴。颜回又去开导他，然后才回到孔子门下，弹琴唱歌，诵读诗书，一生也没停止过。

陈国的一名大夫被派到鲁国去访问，以私人身份会见了叔孙氏。”叔孙氏：“我国有一位圣人。”陈国大夫问：“不就是孔丘吗？”叔孙氏说：“是的。”陈国大夫问：“怎么知道他是圣人呢？”叔孙氏说：“我经常听颜回说：‘孔丘能放弃心灵而只用形体。’”陈国大夫说：“我国也有一位圣人，您知道吗？”叔孙氏问：“圣人是谁？”陈国大夫说：“老聃的弟子中有个叫亢仓子的人，学到了老聃的道术，能用耳朵看东西，用眼睛听声音。”鲁侯听到此事大为惊异，派大官用丰厚的礼物去请他。亢仓子应邀来到鲁国。鲁侯谦虚地向他请教。亢仓子说：“传说的话不真实。我能不用耳朵听，不用眼睛看，但并不能改变耳目的作用。”鲁侯

说：“这就更奇怪了。那么你的道术是什么样的呢？我很想听听。”亢仓子说：“我的形体与心相合，心与气相合，气与神相合，神与无相合，如果有极隐微的东西，极弱小的声音，即使远在八方荒远之地以外，或近在眉睫以内，来干扰我的，我一定都能知道。我也不晓得是我的七窍四肢所感觉到的，还是心腹六脏所知道的，它自然而然就知道罢了。”鲁侯十分高兴。过了些天把这事告诉了仲尼，仲尼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

宋国的太宰去见孔子，问：“你是圣人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我哪敢当圣人，我不过是学问广博知识丰富就是了。”宋国太宰问：“三王是圣人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三王是善于使用智力和勇力的人，是不是圣人，那我不知道。”又问：“五帝是圣人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五帝是善于推行仁义道德的人，是不是圣人，那我也不知道。”又问：“三皇是圣人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三皇是善于顺应时势的人，是不是圣人，那我不知道。”宋国太宰大为惊骇，说：“那么谁是圣人呢？”孔子的脸色一时有些变化，然后说：“西方的人中有一位圣人，不治理国家而国家不乱，不说话而使人自然信服，不教化而政令自然实行，伟大而宽广啊，百姓不知怎么称赞他才好。我怀疑他是圣人，不知道真的是圣人呢？真的不是圣人呢？”宋国太宰默默地在心中计议说：“孔子在欺哄我啊！”

子夏问孔子说：“颜回的为人怎样？”孔子说：“颜回的仁慈之心比我强。”又问：“子贡的为人怎样？”孔子说：“端木赐的辩说能力比我强。”又问：“子路的为人怎样？”孔子说：“仲由的勇敢程度比我强。”又问：“子张的为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颛孙师的庄重严肃比我强。”子夏离开座位问道：“那么这四个人为什么要来做您的学生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坐下！我告诉你。颜回能仁慈却不能狠心，端木赐能辩论却不能沉默，仲由能勇敢却不能怯弱，颛孙师能庄重却不能随和。把四人的长处合起来交换我的长处，我也是不干的。这就是他们拜我为师而不三心二意的原因。”

列子拜壶丘子林为师，以伯昏瞀人为友，然后居住在城南边上，跟列子相交往的，以百计数也不够。即使这样，列子也不夸耀自大。他们天天地一起讨论问题，远近没有不知道的。而与南郭子隔墙为邻二十年，却从不互相拜访来往。在路上相遇时，眼睛像不认识一样。门下的弟子和仆役都以为列子与南郭子有仇，一点不怀疑。有一个从楚国来的人，问列子说：“先生与南郭子为什么互相敌视？”

列子说：“南郭子形貌充实而心灵空虚，耳朵不听，眼睛不看，口不说话，心灵没有知觉，形体没有变动，去拜访他干什么呢？即使这样，我姑且和你一起去一趟看看吧。”于是列子选了四十个弟子同行。见到南郭子，果然和土偶一样，不能同他交谈。回头看看列子，精神与形体已不在一起，也不能同他谈论了。没有一会儿，南郭子指着列子弟子末行一人，和他谈话，一副好胜的神气，好像抓住了真理，是一位胜利者。列子的弟子大为惊骇。回到住处，都带着疑问的面色。列子说：“懂得真意的人不再说话，什么都懂的人也不再说话。以无言为言也是一种言，以无知为知也是一种知。应当以无言为不言，以无知为不知。这样，也说了，也知了，也是无所不说，也是无所不知，也是什么都没有说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像这样就行了，你们为什么要胡乱惊讶呢？”

列子在学习道术的时候，三年之内，心中不敢计较是与非，嘴上不敢谈论利与害，然后才得到老商斜着眼睛看一下罢了。又在两年之内，心中比学道前更多地计较是与非，嘴上更多地谈论利与害，然后老商才开始放松脸面笑了笑。又在两年之内，顺从心灵去计较，反而觉得没有什么是与非；顺从口舌去谈论，反而觉得没有什么利与害；老师这才叫我和他坐在一块席子上。又在两年之内，放纵心灵去计较，放纵口舌去谈论，但所计较与谈论的也不知道是我的是非利害呢，也不知道是别人的是非利害呢，身外身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从此以后，眼睛就像耳朵一样，耳朵就像鼻子一样，鼻子就像嘴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心灵凝聚，形体消失，骨肉全都融化了；感觉不到身体倚靠着什么，两脚踩着什么，心灵想着什么，言论包藏着什么。如此而已，那一切道理也就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了。

列子原来喜欢游览。壶丘子说：“御寇喜欢游览，游览有什么可喜欢的呢？”列子说：“游览的快乐，是因为所欣赏的东西没有陈旧的。别人游览，欣赏的是所见到的东西；我游览，欣赏的是事物的变化。游览啊游览啊！没有人能分辨不同的游览方法。”壶丘子说：“御寇的游览本来与别人相同嘛，他还要说本来与别人不同呢！凡是见到的东西，必然会同时见到这些东西的变化。欣赏外物的变化，却不知道自身也在不停地变化之中。只知道欣赏外物，却不知道欣赏自己。欣赏外物的，希望把外物都看遍；欣赏自己的，也应把自身都看遍。把自身都看遍，这是最高的游览；把外物都看遍，并不是最高的游览。”从此列子终身不再外出，自己认为不懂得游览。壶丘子说：“这是最高的游览啊！最高的游览不知道到了哪

里，最高的欣赏不知道看到了什么。任何地方都游览了，任何事物都欣赏了，这是我所说的游览，是我所说的欣赏。所以我说：这是最高的游览啊！这是最高的游览啊！”

龙叔对文挚说：“您的医术十分精湛了。我有病，您能治好吗？”文挚说：“一切听从您的命令。但应先说出您的病症。”龙叔说：“全乡人赞誉我，我不以为光荣，全国人毁谤我，我不以为耻辱；得到了并不喜欢，丧失了并不忧愁；看活着像是死亡，看富贵像是贫穷；看人像是猪，看自己像是别人。住在自己家中，像是住在旅馆；看自己的家乡，像是西戎南蛮之国。所有这些病，爵位赏赐不能劝慰，严刑惩罚不能威胁，盛衰利害不能改变，悲哀快乐不能动摇，我这样做自然不能辅佐国君，交结亲友，管教妻子儿女，控制奴仆臣隶，这是什么病呢？什么药方能治好它呢？”文挚于是叫龙叔背着光线站着，文挚从暗处向明处看他。过了一会儿说：“唉！我看到你的心了，你的心里已经空虚了，几乎是圣人了！你的心已有六个孔流通了，只有一个孔还没有通达。现在人把圣明智慧当作疾病的，可能这样的吧！这不是我浅陋的医术所能治好的。”

无所作为而一直活着的，是自然之道。顺应常生之道而活着，因而虽然年老却不死亡的，是正常现象。顺应常生之道而死亡的，是一种不幸。有所作为而经常死亡的，也是自然之道。顺着常死之道而死亡，因而虽然年未老却自行死亡的，也是正常现象。顺着常死之道而活下来的，是一种侥幸。所以无所作为而活着叫做自然之道，顺应常生之道而得寿终叫做正常现象；有所作为而死亡也叫做自然之道，顺着常死之道而得天亡也叫做正常现象。季梁死了，杨朱望其门而歌。随梧死了，杨朱抚摩着他的尸体哭泣。普通人出生了，大家便唱歌，普通人死亡了，大家便哭泣。眼睛将要瞎的人，先看到秋天的毫毛；耳朵将要聋的人，先听到蚊子乱飞的声音；口舌将要失去味觉的人，先辨出淄澠两水滋味的差别；鼻子将要失去嗅觉的人，先闻到烧焦的气味；身体将要僵硬的人，先喜欢奔跑；心灵将要糊涂的人，先识别是非：所以事物不发展到极点，是不会走向反面的。

郑国的圃泽有很多贤能之人，东里有很多才智之士。圃泽有个学者叫伯丰子的，路过东里，碰到了邓析。邓析回头对自己的弟子笑了笑说：“我为你们戏弄他一下，看那个过来的人怎么办？”邓析的弟子们说：“我们希望能看到。”邓析对伯丰子说：“你知道被养育与养育的区别吗？被别人养活而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，

是狗与猪一类的动物；养育万物而使万物为自己所用的，是人的能力。让你们这些人吃得饱，穿上衣服并得到休息的，都是我们这些掌握政权的人的功劳。而你们只会男女老少群居聚集在一起，为的是吃到牛牢猪圈和厨房里的食物，这与狗猪一类动物有什么区别？”伯丰子不加理会。伯丰子的随从从后面上来插话说：

“大夫没有听说过齐国和鲁国有许多很有才能的人吗？有的擅长于盖房子，有的擅长于五金皮革制品，有的擅长于弹奏乐器，有的擅长于读书计数，有的擅长于带兵作战，有的擅长于宗庙祭祀活动，各种各样的人才都具备了。但却没有宰相，没有能管理和使用他们的人。管理他们的不需要专门的知识，使用他们的人不需要专门的技能，而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只能被管理和使用。你们这些掌握政权的人，都是我们所管理和使用的，你有什么值得傲慢的呢？”邓析没有话可说，示意他的弟子离开。

公仪伯以力气大而闻名于各诸侯国，堂谿公把这事报告了周宣王。周宣王准备了聘礼去请他。公仪伯来了后，宣王看他的样子，像个懦夫。宣王心中疑惑，问道：“你的力气怎样？”公仪伯说：“我的力气能折断春天蝗虫的大腿，刺穿秋天知了的翅膀。”宣王变了脸色，说：“我的力气能撕开犀兕牛的皮革，拖住九头牛的尾巴，我还嫌力气太小。你只能折断春天蝗虫的大腿，刺穿秋天知了的翅膀，却以力气大而闻名于天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公仪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离开了坐席，说：“大王问得好啊！我大胆地把实际情况告诉您。我的老师中有个叫商丘子的，力气大得天下没有对手，而他的至亲密友却不知道，这是他从来没有用过他的力气的缘故。我死心塌地去侍候他，他才告诉我说：‘人们都想见自己所见不到的，看别人所看不见的，想得到自己所得不到的，干别人所不干的。所以练习眼神的总是先看装满车子的木柴，练习听声音的总是先听撞钟的声音。在心里觉得容易，做起来便不会困难。做起来没有困难，因而名声也就出不了家庭。’现在我的名声传遍了各诸侯国，是我违背了老师的教导，显示了自己能力的缘故。那就是说，我的名声不是由我倚仗自己的力气得到的，而是由我运用自己的力气得到的，这不是比倚仗自己力气的人更好一些吗？”

中山公子牟这个人，是魏国贤能的公子。喜欢与贤人交游，不过问国家事务，而欣赏赵国人公孙龙。乐正子舆这班人因此而笑话他。公子牟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笑话我欣赏公孙龙呢？”子舆说：“公孙龙的为人，言行没有师承，为学没有朋友，

好猾善辩却没有道理，知识杂乱而不成一家之言，喜欢奇谈怪论而胡说八道，企图迷惑别人的心，折服别人的口，与韩檀研习的那一套一样。”公子牟变了脸色，说：“你凭什么这样指责公孙龙的过错呢？请说出具体的事实。”子舆说：“我笑公孙龙欺哄孔穿，他说：‘很会射箭的人能使后一根箭的箭头射中前一根箭的箭尾，一箭挨着一箭，一箭连着一箭，前面一箭对准目标尚未射到，后面一箭的箭尾已经放上了弓弦，看上去好像连成了一根箭。’孔穿大为惊骇。公孙龙说：‘这还不是最妙的。逢蒙的弟子叫鸿超，因对妻子大发脾气，要吓唬她，便用乌号的弓，綦卫的箭，射她的眼睛。箭头碰到了眼珠子，她却并没有眨一下眼睛，箭掉到地上，却没有一点尘土飞扬。’这难道是聪明人所说的话吗？”公子牟说：“聪明人说的话本来就不是愚蠢的人所能明白的。后一根箭的箭头射中前一根箭的箭尾，是因为后一根箭的用力与方向和前一根箭完全相同。箭碰到眼珠子而没有眨一下眼睛，是因为箭的力量到了眼睛那里时已经用尽了。你又怀疑什么呢？”乐正子舆说：“你和公孙龙是同一类人，哪能不掩饰他的错误呢？”

我再说说他更荒谬的言论。公孙龙欺哄魏王说：‘有意念产生，但心的本体却没有活动。有了具体概念，便不能包括所有的事物。有具体事物，便不能把所有的事物都包括进去。影子是不会移动的。头发可以牵引三千斤重的物体。白马不是马。孤牛犊不曾有过母亲。他那些与人们的看法相违背、与常理相反的言论，说也说不完。’公子牟说：“你不懂得这些至理名言，反而认为是谬论，其实错误的是你。没有意念，心的作用与本体才能同一。没有具体概念，才能包括所有的事物。能包括所有事物的，只能是永恒的‘存在’。说影子不会移动，是因为人移动后，原来的影子消失了，又产生了新的影子，新影子并不是旧影子的移动。头发能牵引三千斤重的物体，是因为‘势’到了能牵引三千斤的程度。白马不是马，是把马的形状与马的概念分离开来而言的。孤牛犊不曾有过母亲，是因为母亲健在的时候，它还不能称作孤牛犊。”乐正子舆说：“你认为公孙龙的言论都是有道理的。假如他放个屁，你也会把他吃掉。”公子牟沉默了好久，告辞说：“请过些时候，再邀你来辩论。”

尧治理天下五十年，不知道天下治理好了呢，还是没有治理好？不知广大百姓愿意拥戴自己呢，还是不愿意拥戴自己？回头问左右的人，左右的人不知道。问宫外朝廷上的百官，他们也不知道。问不做官的长者，他们又不知道。尧于是

穿上百姓的衣服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游览打听，听到有儿童唱的歌谣说：“您养育我们百姓，没有不合您的准则。大家全都不知不觉，遵循着天帝的法则。”尧高兴地问道：“谁教你唱这首歌的？”儿童答道：“我们是从大夫那里听来的。”又问大夫。大夫说，“这是一首古诗。”尧回到宫中，召见舜，便把帝位让给了他。舜没有推辞便接受了。

关尹喜说：“只要自己不执著，一切有形之物就会自然显著。这时事物的运动就会像水一样流畅，事物的静止就会像镜子一样平净，事物的反应就会像回声一样迅速，所以事物的道本来是顺应事物的变化的。只有事物违背道，道不会违背事物。善于顺应道的人，也不用耳朵，也不用眼睛，也不用体力，也不用心思；想去顺应道却又使用眼睛、耳朵、形体与心智去寻求，就不得当了。道看上去在前面，忽然又到了后面；使用它能充满上下四方，不用它又不知道它在哪里。也不是有心人能使它远离，也不是无心人能使它靠近，只有能以沉默去取得、顺应本性去成就的人才能得到它。懂得了而不去用情，有能力而不去作为，这才是真正的知、真正的能。发用无知，怎么会有情？发用无能，怎么会有为？不过是聚集起来的土块，积累起来的尘埃罢了。仅仅是无为，还不是自然的理。

上一篇：周穆王 下一篇：汤问 全文：列子

汤问作者：列御寇 全集：列子 来源：网络 [挑错/完善]

殷汤问于夏革曰：“古初有物乎？”夏革曰：“古初无物，今恶得物？后之人将谓今之无物，可乎？”殷汤曰：“然则物无先后乎？”夏革曰：“物之终始，初无极已。始或为终，终或为始，恶知其纪？然自物之外，自事之先，朕所不知也。”殷汤曰：“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？”革曰：“不知也。”汤固问。革曰：“无则无极，有则有尽；朕何以知之？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，无尽之中复无无尽。无极复无无极，无尽复无无尽。朕以是知其无极无尽也，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。”汤又问曰：“四海之外奚有？”革曰：“犹齐州也。”汤曰：“汝奚以实之？”革曰：“朕东行至营，人民犹是也。问营之东，复犹营也。西行至豳，人民犹是也。问豳之西，复犹豳也。朕以是知四海、四荒、四极之无异是也。故大小相含，无穷极也。含万物者，亦如含天地。含万物也故不穷，含天地也故无极。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？亦吾所不知也。然则天地亦物也。物有不足，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

其阙;断鳌之足以立四极。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,怒而触不周之山,折天柱,绝地维;故天倾西北,日月星辰就焉;地不满东南,故百川水潦归焉。”

汤又问:“物有巨细乎?有修短乎?有同异乎?”革曰:“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,有大壑焉,实惟无底之谷,其下无底,名曰归墟。八纮九野之水,天汉之流,莫不注之,而无增无减焉。其中有五山焉:一曰岱舆,二曰员峤,三曰方壶,四曰瀛洲,五曰蓬莱。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,其顶平处九千里。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,以为邻居焉。其上台观皆金玉,其上禽兽皆纯缟。珠玕之树皆丛生,华实皆有滋味,食之皆不老不死。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;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,不可数焉。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,常随潮波上下往还,不得暂峙焉。仙圣毒之,诉之于帝。帝恐流于西极,失群仙圣之居,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。迭为三番,六万岁一交焉。五山始峙而不动。而龙伯之国有大人,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,一钓而连六鳌,合负而趣,归其国,灼其骨以数焉。员峤二山流于北极,沈于大海,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。帝凭怒,侵减龙伯之国使 厄。侵小龙伯之民使短。至伏羲神农时,其国人犹数十丈。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樵饶国,人长一尺五寸。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,长九寸。荆之南有冥灵者,以五百岁为春,五百岁为秋。上古有大椿者,以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。朽壤之上有菌芝者,生于朝,死于晦。春夏之月有蠓蚋者,因雨而生,见阳而死。终北之北有溟海者,天池也,有鱼焉。其广数千里,其长称焉,其名为鲲。有鸟焉,其名为鹏,翼若垂天之云,其体称焉。世岂知有此物哉?大禹行而见之,伯益知而名之,夷坚闻而志之。江浦之间生麽虫,其名曰焦螟,群飞而集于蚊睫,弗相触也。栖宿去来,蚊弗觉也。离朱子羽方昼拭眦扬眉而望之,弗见其形;麋俞师旷方夜撚耳俯首而听之,弗闻其声。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,同斋三月,心死形废;徐以神视,块然见之,若嵩山之阿;徐以气听,砰然闻之,若雷霆之声。吴楚之国有大木焉,其名为櫟,碧树而冬生,实丹而味酸。食其皮汁,已愤厥之疾。齐州珍之,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。鸕鹚不逾济,貉逾汶则死矣。地气然也。虽然,形气异也,性钧已,无相易已。生皆全已,分皆足已。吾何以识其巨细?何以识其修短?何以识其同异哉?”

太行王屋二山,方七百里,同万仞。本在冀州之南,河阳之北。北山愚公者,年且九十,面山而居。惩山北之塞,出入之迂也,聚室而谋,曰:“吾与汝毕力

平险，指通豫南，达于汉阴，可乎？”杂然相许。其妻献疑曰：“以君之力，曾不能损魁父之丘，如太行王屋何？且焉置土石？”杂曰：“投诸渤海之尾，隐土之北。”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，叩石垦壤，箕畚运于渤海之尾。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，始龀，跳往助之。寒暑易节，始一反焉。河曲智叟笑山，曰：“甚矣汝之不惠！以残年余力，曾不能悔山之一毛，其如土石何？”北山愚公长息曰：“汝心不固，固不可彻，曾不若孀妻弱子。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。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；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孙：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，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”河曲智叟亡以应。操蛇之神闻之，惧其不已也，告之于帝。帝感其诚，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，一厓朔东，一厓雍南。自此冀之南、汉之阴，无陇断焉。

夸父不量力，欲追日影，逐之于隅谷之际。渴欲得饮，赴饮河渭。河谓不足，将走北饮大泽。未至，道渴而死。弃其杖，尸膏肉所浸，生邓林。邓林弥广数千里焉。

大禹曰：“六合之间，四海之内，照之以日月，经之以星辰，纪之以四时，要之以太岁。神灵所生，其物异形；或夭或寿，唯圣人能通其道。”夏革曰：“然则亦有不待神灵而生，不待阴阳而形，不待日月而明，不待杀戮而夭，不待将迎而寿，不待五谷而食，不待缁纁而衣，不待舟车而行。其道自然，非圣人之所通也。”

禹之治水土也，迷而失途，谬之一国。滨北海之北，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，其国名曰终北，不知际畔之所齐限。无风雨霜露，不生鸟兽、虫鱼、草木之类。四方悉平，周以乔陟。当国之中有山，山名壶领，状若<詹瓦>甄。顶有口，状若员环，名曰滋穴。有水涌出，名曰神蓂羹，臭过兰椒，味过醪醴。一源分为四埒，注于山下。经营一国，亡不悉遍。土气和，亡札厉。人性婉而从物，不竞不争。柔心而弱骨，不骄不忌；长幼侪居，不君不臣；男女杂游，不媒不聘；缘水而居，不耕不稼。土气温适，不织不衣；百年而死，不夭不病。其民孳阜亡数，有喜乐，亡衰老哀苦。其俗好声，相携而迭谣，终日不辍者。饥倦则饮神蓂羹，力志和平。过则醉，经旬乃醒。沐浴神蓂羹，肤色脂泽，香气经旬乃歇。周穆王北游过其国，三年忘归。既反周室，慕其国，悵敞然自失。不进酒肉，不召嫔御者，数月乃复。管仲勉齐桓公因游辽口，俱之其国。几克举，隰朋谏曰：“君舍齐国之广，人民之众，山川之观，殖物之阜，礼义之盛，章服之美；妖靡盈庭，忠良满朝。肆咤

则徒卒百万，视捻则诸侯从命，亦奚羨于彼而弃齐国之社稷，从戎夷之国乎？此仲父之耄，奈何从之？”桓公乃止，以隰朋之言告管仲。仲曰：“此固非朋之所及也。臣恐彼国之不可知之也。齐国之富奚恋？隰朋之言奚顾？”南国之人祝发而裸；北国之人 曷巾而裘；中国之人冠冕而裳。九土所资，或农或商，或田或渔，如冬裘夏葛，水舟陆车，默而得之，性而成之。越之东有辄沐之国，其长子生，则鲜而食之，谓之宜弟。其大父死，负其大母而弃之，曰：“鬼妻不可以同居处。”楚之南有炎人之国，其亲戚死，剔其肉而弃之，然后埋其骨，乃成为孝子。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，其亲戚死。聚柴积而焚之。燠则烟上，谓之登遐，然后成为孝子。此上以为政，下以为俗。而未足为异也。

孔子东游，见两小儿辩斗。问其故，一儿曰：“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，而日中时远也。”一儿以日初出远，而日中时近也。

一儿曰：“日初出大如车盖，及日中则如盘盂，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？”一儿曰：“日初出沧沧凉凉，及其日中如探汤，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？”孔子不能决也。两小儿笑曰：“孰为汝多知乎？”

均，天下之至理也，连于形物亦然。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，发不均也。均也，其绝也，莫绝。人以为不然，自有知其然者也。詹何以独茧丝为纶，芒针为钩，荆筱为竿，剖粒为饵，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、汨流之中，纶不绝，钩不伸，竿不挠。楚王闻而异之，召问其故。詹何曰：“臣闻先大夫之言。蒲且子之弋也，弱弓纤缴，乘风振之，连双仓 于青云之际。用心专，动手均也。臣因其事，放而学钓，五年始尽其道。当臣之临河持竿，心无杂虑，唯鱼之念；投纶沉钩，手无轻重，物莫能乱。鱼见臣之钩饵，犹沉埃聚沫，吞之不疑。所以能以弱制强，以轻致重也。大王治国诚能若此，则天下可运于一握，将亦奚事哉？”楚王曰：“善。”

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，同请扁鹊求治。扁鹊治之。既同愈。谓公扈齐婴曰：“汝曩之所疾，自外而干府藏者，固药石之所已。今有偕生之疾，与体偕长，今为汝攻之，何如？”二人曰：“愿先闻其验。”扁鹊谓公扈曰：“汝志强而气弱，故足于谋而寡于断。齐婴志弱而气强，故少于虑而伤于专。若换汝之心，则均于善矣。”扁鹊遂饮二人毒酒，迷死三日，剖胸探心，易而置之；投以神药，既悟如初。

二人辞归。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，而有其妻子，妻子弗识。齐婴亦反公扈之室，有其妻子，妻子亦弗识。二室因相与讼，求辨于扁鹊。扁鹊辨其所由，讼乃已。

匏巴鼓琴而鸟舞鱼跃，郑师文闻之，弃家从师襄游。柱指钩弦，三年不成章。师襄曰：“子可以归矣。”师文舍其琴，叹曰：“文非弦之不能钩，非章之不能成。文所存者不在弦，所志者不在声。内不得于心，外不应于器，故不敢发手而动弦。且小假之，以观其所。”无几何，复见师襄。师襄曰：“子之琴何如？”师文曰：“得之矣。请尝试之。”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，凉风忽至，草木成实。及秋而叩角弦，以激夹钟，温风徐回，草木发荣。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钟，霜雪交下，川池暴沍。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宾，阳光炽烈，坚冰立散。将终，命宫而总四弦，则景风翔，庆云浮，甘露降，醴泉涌。师襄乃抚心高蹈曰：“微矣，子之弹也！虽师旷之清角，邹衍之吹律，亡以加之。被将挟琴执管而从子之后耳。”

薛谭学讴于秦青，未穷青之技，自谓尽之；遂辞归。秦青弗止。饯于郊衢，抚节悲歌，声振林木，响遏行云。薛谭乃谢求反，终身不敢言归。秦青顾谓其友曰：“昔韩娥东之齐，匮粮，过雍门，鬻歌假食。既去而余音绕梁欂，三日不绝，左右以其人弗去。过逆旅，逆旅人辱之。韩娥因曼声哀哭，一里老幼悲悉，垂涕相对，三日不食。遽百追之。娥还，复为曼声长歌，一里老幼善跃扑舞，弗能自禁，忘向之悲也。乃厚赂发之。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，放娥之遗声。”

伯牙善鼓琴，钟子期善听。伯牙鼓琴，志在登高山。钟子期曰：“善哉！峨峨兮若泰山！”志在流水，钟子期曰：“善哉！洋洋兮若江河！”伯牙所念，钟子期必得之。伯牙游于泰山之阴，卒逢暴雨，止于岩下；心悲，用援琴而鼓之。初为霖雨之操，更造崩山之音。曲每奏，钟子期辄穷其趣。伯牙乃舍琴而叹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。吾于何逃声哉？”

周穆王西巡狩，越昆仑，不至弇山。反还，未及中国，道有献工人名偃师，穆王荐之，问曰：“若有何能？”偃师曰：“臣唯命所试。然臣已有所造，愿王先观之。”穆王曰：“日以俱来，吾与若俱观之。”翌日，偃师谒见王。王荐之曰：“若与偕来者何人邪？”对曰：“臣之所造能倡者。”穆王惊视之，趋步俯仰，信人也。巧夫锁其颐，则歌合律；捧其手，则舞应节。千变万化，惟意所适。王以为实人也，与盛姬内御并观之。技将终，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待妾。王大怒，

立欲诛偃师。偃师大慑，立剖散倡者以示王，皆傅会革、木、胶、漆、白、黑、丹、青之所为。王谛料之，内则肝、胆、心、肺、脾、肾、肠、胃，外则筋骨、支节、皮毛、齿发，皆假物也，而无不毕具者。合会复如初见。王试废其心，则口不能言；废其肝，则目不能视；废其肾，则足不能步。穆王始悦而叹曰：“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？”诏贰车载之以归。夫班输之云梯，墨翟之飞鸢，自谓能之极也。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，以告二子，二子终身不敢语艺，而时执规矩。

甘蝇，古之善射者，彀弓而兽伏鸟下。弟子名飞卫，学射于甘蝇，而巧过其师。纪昌者，又学射于飞卫。飞卫曰：“尔先学不瞬，而后可言射矣。”纪昌归，偃卧其妻之机下，以目承牵挺。二年之后，虽锥末倒眦，而不瞬也。以告飞卫。飞卫曰：“未也，必学视而后可。视小如大，视微如着，而后告我。”昌以牦悬虱于牖。南面而望之。旬日之间，浸大也；三年之后，如车轮焉。以睹余物，皆丘山也。乃以燕角之弧、朔蓬之箛射之，贯虱之心，而悬不绝。以告飞卫。飞卫高蹈拊膺曰：“汝得之矣！”纪昌既尽卫之术，计天下之敌己者，一人而已；乃谋杀飞卫。相遇于野，二人交射；中路端锋相触，而坠于地，而尘不扬。飞卫之矢先穷。纪昌遗一矢；既发，飞卫以棘刺之端才干之，而无差焉。于是二子泣而投弓，相拜于途，请为父子。克臂以誓，不得告术于人。

造父之师曰泰豆氏。造父之始从习御也，执礼甚穉，泰豆三年不告。造父执礼愈谨，乃告之曰：“古诗言：‘良弓之子，必先为箕，良冶之子，必先为裘。’汝先观吾趣。趣如事，然后六辔可持，六马可御。”造父曰：“唯命所从。”泰豆乃立木为途，仅可容足；计步而置。履之而行。趣走往还，无跌失也。造父学子，三日尽其巧。泰豆叹曰：“子何其敏也？得之捷乎！凡所御者，亦如此也。嚩汝之行，得之于足，应之于心。推于御也，齐辑乎辔衔之际，而急缓乎唇吻之和，正度乎胸臆之中，而执节乎掌握之间。内得于中心，而外合于马志，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矩，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，诚得其术也。得之于衔，应之于辔；得之于辔，应之于手；得之于手，应之于心。则不以目视，不以策驱；心闲体正，六辔不乱，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；回旋进退，莫不中节。然后舆轮之外可使无余辙，马蹄之外可使无余地；未尝觉山谷之险，原隰之夷，视之一也。吾术穷矣。汝其识之！”

魏黑卵以睚嫌杀丘邴章。丘邴章之子来丹谋报父之仇。丹气甚猛，形甚露，计粒而食，顺风而趋。虽怒，不能称兵以报之。耻假力于人，誓手剑以屠黑卵。黑卵悍志绝众，九抗百夫，节骨皮肉，非人类也。延颈承刀，披胸受矢，铍镢摧屈，而体无痕挞。负其材力，视来丹犹雏鷃也。来丹之友申他曰：“子怨黑卵至矣，黑卵之易子过矣，将奚谋焉？”来丹垂涕曰：“愿子为我谋。”申他曰：“吾闻卫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宝剑，一童子服之，却三军之众，奚不请焉？”来丹遂适卫，见孔周，执仆御之礼，请先纳妻子，后言所欲。孔周曰：“吾有三剑，唯子所译；皆不能杀人，且先言其状。一曰含光，视之不可见，运之不知有。其所触也，泯然无际，经物而物不觉。二曰承影，将旦昧爽之交，日夕昏明之际，北面而察之，淡淡焉若有物存，莫识其状。其所触也，窃窃然有声，经物而物不疾也。三曰宵练，方昼则见影而不见光，方夜见光而不见形。其触物也，騄然而过，随过随合，觉疾而不血刃焉。此三宝者，传之十三世矣，而无施于事。匣而藏之，未尝启封，”来丹曰：“虽然，吾必请其下者。”孔周乃归其妻子，与斋七日。晏阴之间，跪而授其下剑，来丹再拜受之以归。来丹遂执剑从黑卵。时黑卵之醉偃于牖下，自颈至腰三斩之。黑卵不觉。来丹以黑卵之死，趣而退。遇黑卵之子于门，击之三下，如投虚。黑卵之子方笑曰：“汝何蚩而三招予？”来丹知剑之不能杀人也，叹而归。黑卵既醒，怒其妻曰：“醉而露我，使人噬疾而腰急。”其子曰：“畴昔来丹之来。遇我于门，三招我，亦使我体疾而支强，彼其厌我哉！”

周穆王大征西戎，西戎献鍬鍬之剑，火浣之布。其剑长尺有咫，练钢赤刃，用之切玉如切泥焉。火浣之布，浣之必投于火；布则火色，垢则布色；出火而振之，皓然疑乎雪。皇子以为无此物，传之者妄。萧叔曰：“皇子果于自信，果于诬理哉！”

关键词：列子, 汤问

解释翻译[挑错/完善]商汤问夏革说：“古代最初有万物吗？”夏革说：“如果古代最初没有万物，现在哪来的万物？将来的人要说现在没有万物，可以吗？”商汤又问：“那么万物的产生没有先后之别吗？”夏革说：“万物的死亡与产生，本来没有界限。这个事物的产生可能就是那个事物的死亡，这个事物的死亡可能就是那个事物的开始，又怎么能弄清它们的头绪呢？就是说，在我看到的万物以外，在我知道的万事以前，都是我所不知道的。”商汤问：“那么上下八方有最终的尽

头吗？”夏革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商汤再三问他。夏革说：“看不见的东西没有极限，看得见的东西没有止境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但是在没有极限之外又没有极限，在没有穷尽之中又没有无穷尽。既没有极限又没有无极限，既没有穷尽又没有无穷尽、我根据这一点知道万物没有极限、没有穷尽，而不知道它有极限有穷尽。”

商汤又问道：“四海之外有什么？”夏革说：“同中国一样。”商汤问：“你用什么来证实这个看法？”夏革说：“我向东走到营州，人民同这里一样。问营州以东，又同营州一样。向西走到豳州，人民同这里一样。问豳州以西，又同豳州一样。我根据这些知道四海、四荒、四极这些地方同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大物与小物互相包含，没有穷尽。包含万物的，也像包含天地一样。因为包含着万物，所以没有穷尽；因为包含着天地，所以没有极限。我怎么能知道天地之外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天体呢？这也是我所不知道的。但是天地也是物体。物体自有不足之处，所以过去女娲氏烧炼五种颜色的石头去弥补天地的空缺，砍断鳌鱼的四只脚去撑起天地的四角。后来共工氏与颛项争夺帝位，因愤怒而碰到了不周山，折断了顶着天的柱子，扯断了拉着地的绳子，天往西北方向倾斜，所以日月星辰都向西北运动；地往东南方向下陷，所以江河湖水都向东南流淌汇集。”

商汤又问：“万物有大小吗？有长短吗？有同异吗？”夏革说：“在渤海的东面不知几亿万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很大的沟壑，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底的山谷，那下面没有底，名字叫归墟。地面八极、天空八方中央的流水，以及银河的流水，没有不流到那里的，而那里的水既没有增加，也没有减少。那里有五座山：第一座叫岱舆山，第二座叫员峤山，第三座叫方壶山，第四座叫瀛洲山，第五座叫蓬莱山。每座山高低延伸周长达三万里，山顶上的平坦处也有九千里。山与山之间距离达七万里，却互相认为是邻居。山上的楼台宫殿都由金银珠玉建成，山上的飞禽走兽却是一样的纯白色。珠玉宝石之树长得密密麻麻，花朵与果实的味道都很鲜美，吃了它可以永远不老，永不死亡。住在那里的人都是神仙圣人一类，一天一夜就能飞过去又飞回来的人，数也数不清。但五座山的根部并不相连，经常跟随潮水的波浪上下移动，不能有一刻稳定。神仙和圣人们都讨厌此事，便报告了天帝。天帝担心这五座山流到最西边去，使众多的神仙与圣人失去居住的地方，于是命令禹强指挥十五只大鳌抬起脑袋把这五座山顶住。分为三班，六万年一换。这五座山才开始稳定下来不再流动，但是龙伯之国有个巨人，抬起脚没走几步就到了

这五座山所在的地方，一钩就钓上了六只大鳌，合起来背上就回到了他们国家，然后烧的大鳌的骨头来占卜吉凶。于是岱舆和员峤二山便流到了最北边，沉入了大海，神仙和圣人流离迁徙的多得要用亿数来计算。天帝大发脾气，于是逐渐缩小了龙伯国的国土使它越来越狭，逐渐缩小了龙伯国的人民使他们越来越矮。到伏羲、神农时，那个国家的人还有几十丈高。从中国往西四十万里有一个僬侥国，人高只有一尺五寸。最东北边有人名叫净人，身高只有九寸。荆州南面有一种冥灵树，生一次叶的时间需五百年，落一次叶的时间也达五百年。上古时有一种大椿树，生一次叶需八千年，落一次叶也达八千年。腐烂的土壤上有一种叫菌芝的植物，早上长出来，到晚上就死去了。春天和夏天有一种叫蠓蚋的小飞虫，下雨时出生，一见太阳就死了。终北国以北有个溟海，又叫天池，其中有一种鱼，宽达数千里，它的长度和宽度相称，鱼的名字叫做鲲。又有一种鸟，它的名字叫做鹏，翅膀像垂在天上的云，它的身体和翅膀相称。世上的人哪里知道有这些东西呢？大禹治水出行时见到了，伯益知道后给它们起了名字，夷坚听说后把它们记录了下来。江浦之间生有一种极细小的虫子，它的名字叫焦螟，成群地飞起来聚集在蚊子的眼睫毛上，它们互相之间还碰不到。在睫毛上休息、住宿，飞来飞去，蚊子一点也不觉察。离朱、子羽在大白天擦了眼睛去观看，也看不到它们的形体；俞、师旷在夜深入静时掏空耳朵低着脑袋去倾听，也听不到它们的声音。只有黄帝和容成子居住在崆峒山上，一同斋戒三个月，心念死寂，形体废弃，然后慢慢地用神念去观察，才能看得土块一样的东西，像是嵩山的山丘；慢慢地用气去倾听，才能听得砰砰的声音，像是雷霆的声音。吴国和楚国有一种大树，它的名字叫做柚，绿色的树叶到冬天还是青青的，果实是红的，味道是酸的。吃它的皮和汁，可以治愈气逆的疾病。中原人珍爱它，但移植到淮河以北便成了枳。八哥不能渡过济水，狗獾渡过汶水就死了，这些都是地气造成的。纵然如此，形状和气质不同，但本性是一样的，不必互相交换，天性就很完备，天分也很充足。我怎么能辨别它们的大小，怎么能辨别它们的长短，怎么能辨别它们的同异呢？”

太行、王屋两座山，方圆七百里，高八千丈，原来在冀州之南、河阳之北。山北面有位愚公，年纪将近九十岁了，面对着大山居住。苦于大山堵塞了山北往山南的去路，出入都要绕着山走，于是召集全家商议，说：“我和你们用毕生精力削平险峻，使道路直通豫州之南，到达汉水之阴，行吗？”全家异口同声地表

示赞成。他的老伴提出了疑问，说：“凭你的力气，连一个小小的土丘也动不了，又能对太行山、玉屋山怎样呢？而且挖出来的土块石头又安放到哪里呢？”大家纷纷说：“倒到渤海的海边，隐土的北边。”愚公于是就带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，敲石挖土，用簸箕运到渤海的海边。邻居京城氏的寡妇有个男孩，刚到换牙齿的年龄，蹦蹦跳跳地也跑来帮忙。冬夏季节变换一次，才能往返一趟。河曲一位叫智叟的人笑着劝阻他们，说：“你愚蠢得也太厉害了！以你快要死的年纪，剩下的一点力气，连山上的一根毫毛也毁不掉，又能对土块和石头怎样呢？”北山愚公长叹道：“你的思想太顽固，顽固得无法说通，连寡妇和小孩都不如。即使我死了，有儿子在。儿子又生孙子，孙子又生儿子，儿子又有儿子，儿子又有孙子，子子孙孙，没有穷尽，而山却不会再增高，为什么要担心挖不平呢？”河曲智叟无话回答。操蛇的山神听说了，怕他们真的挖个不停，便报告了天帝。天帝被他们的诚心所感动，命令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起这两座山，一座放到了朔州的东面，一座放到了雍州的南面。从此，冀州之南、汉水之阴再没有山丘阻塞了。

夸父自不量力，要追赶太阳的影子。追到太阳隐没的隅谷的边上，口渴了想喝水，便跑到黄河与渭水边喝水，黄河、渭水不够喝，准备到北方大泽去喝。还没有走到，就渴死在半道上了。他扔掉的手杖，由于尸体中血肉的浸润，生长成了一片树林，叫邓林。邓林宽广，方圆达数千里。

大禹说：“上下四方之间，四海之内，日月照耀着它，星辰围绕着它，四季使它有规则，太岁使它有纲要。由神灵所产生，形状各不相同，有的早夭，有的长寿，只有圣人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。”夏革说：“但是也有不需要神灵就能产生，不需要阴阳二气就有形体，不需要日月就有光明，不需要杀戮就会死亡，不需要保养就会长寿，不需要五谷就有饭吃，不需要丝绸就有衣穿，不需要车船就能行路，它的方法是自然而然，这就不是圣人所能明白的了。”

大禹治理洪水，迷失了道路，错到了一个国家，在北海北边的海滨，不知离中国有几千万里。那个国家名叫终北，不知它的边界到哪里为止。没有风雨霜露，不生鸟兽、虫鱼、草木这些东西。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很平坦，四周则有三重山脉围绕。国家的正当中有座山，山名叫做壶领，形状像个瓦瓮。山顶上有个口，形状像个圆环，名叫滋穴。有水从中涌出，名叫神潢，香味胜过兰椒，甘美胜过甜酒。从这一个水源分出四条支流，流注到山脚下，经过全国，没有浸润不到的

地方。土气中和，没有因疫养成疠而早夭的人。人性柔弱，顺其自然，不竞逐，不争夺；心地善良，筋骨软弱，不骄傲，不嫉妒；年长和年幼的都平等地居住在一起，没有国君，没有大臣；男女混杂游耍，没有媒的，没有聘嫁；靠着水居住，不种田，不收割；土气温和适宜，不织布帛，不穿衣服；活一百岁才死，不早夭，不生病。那里的人民繁衍无数，有喜有乐，没有衰老、悲哀和痛苦。那里的风俗喜欢音乐，手拉手轮流唱歌，歌声整天不停。饥饿疲倦了就喝神泉的水，力气和心志便又恢复中和与平静。喝多了便醉，十几天才能醒。用神泉的水洗澡，肤色柔滑而有光泽，香气十几天才消散。周穆王北游时曾经过那个国家，三年忘记回家。回到周国宫殿以后，仍然思慕那个国家，觉得十分失意，不想吃酒肉，也不见嫔妃，好几个月以后才恢复正常。管仲听说后劝齐桓公游辽口，一同到那个国家去，几乎要动身了。隰朋劝阻说：“您丢弃齐国广阔的土地，众多的人民，可观的山川，丰富的物产，隆盛的礼义，华丽的穿戴，妖艳嫔妃充满后宫，文武忠良充满朝廷，叱咤一声就能聚集徒卒百万，号令一下就能使诸侯听命，又为什么要羡慕别的国家而抛弃齐国的祖宗和土地，去野蛮落后的国家呢？这是仲父的糊涂，为什么要听他的？”桓公于是停止了出游的准备，把隰朋的话告诉了管仲。管仲说：“这本来不是隰朋所能明白的。我只怕那个国家去不了，齐国的富饶有什么可留恋的？隰朋的话有什么可顾及的？”

南方国家的人截断头发而裸露身体，北方国家的人头扎布巾而身穿皮裘，中州国家的人头戴礼帽而身穿衣裳。依据九州条件的不同，有的种地有的经商，有的打猎有的捕鱼，就像冬天穿皮袄、夏天穿丝绸，水行坐船、陆行乘车一样。不用说话自然明白，顺应本性自然成功。越国的东方有个辄沐国，第一个儿子生下来后，就解剥并吃掉他，说是对下面的弟弟有好处。他们的祖父去世了，要把祖母背出去扔掉，说：‘死鬼的妻子不能与我们住在一起。’楚国的南方有个炎人国，他们的父母去世了，要把身上的肉剔下来扔掉，然后把骨头埋到土里，才算是孝子。秦国的西方有个仪渠国，他们的父母去世了，要把柴火堆起来放在尸体下焚烧，烧的尸体的烟气直往上跑，叫：做升天，这样才算是孝子。在上面的人以此为政事，在下面的人以此为风俗，而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。

孔子到东方游览，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辩，便问他们为什么争辩。一个小孩说：“我认为太阳刚出山时离我们近，而中午时离我们远。”另一个小孩说：“我认为

太阳刚出山时离我们远，而中午时离我们近。”一个小孩说：“太阳刚出山时像车盖那么大，到了中午，就像小盘子那么大了，这不正是离人远的看来小，而离人近的看起来大吗？”另一个小孩说：“太阳刚出山时又寒又冷，到中午像手伸进热水里一样，这不正是离人近时热而离人远时凉吗？”孔子不能裁决。两个小孩笑着说：“谁说你知识丰富啊？”

均是天下最高的准则，涉及到有形的物体也是这样。均匀的头发能悬挂均匀的物体，有轻有重而头发断绝，就是因为不均匀的缘故。力量均匀，本来应该断的也不会断。一般人认为不是这样，但自然会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。詹何用一根蚕丝做鱼线，用稻麦的芒针做鱼钩，用荆条和嫩竹做鱼竿，用剖开来的米粒做鱼饵，在八十丈深的深渊和湍急的急流中钓到能装满一辆车子的大鱼，鱼线不断，鱼钩不直，鱼竿不弯。楚王听说后感到奇怪，便召他来问其中的道理。詹何说：“我听我已故的父亲说，蒲且子射鸟，用柔弱的弓和纤细的丝线，趁着风势射出去，能把一双黄鹂从青云之上射下来，就是因为用心专一，动手均匀。我沿用他的方法，模仿着去学习钓鱼，用了五年时间才完全掌握了这种技术。当我在河边拿着鱼竿的时候，心中没有杂念，只想着钓鱼，扔出鱼线，沉下鱼钩，手不轻不重，任何事物不能扰乱。鱼看见我的钓饵，认为是沉淀下来的尘埃和聚集在一起的泡沫，毫不怀疑地吞了下去。这就是我所以能以柔弱制服刚强，以轻物得到重物的道理。大王治理国家如果也能这样，那天下就可以在你的手掌上运转，还会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？”楚王说：“说得好！”

鲁公扈和赵齐婴两人有病，一同到扁鹊那里请求医治。扁鹊为他们看了病，不久就一起治愈了。扁鹊对公扈和齐婴说：“你们以前所害的病，是从外面侵入腑藏的，用药草和针砭就能治好。现在你们有生下来就有的病，和身体一同增长，现在为你们治疗，怎么样？”他二人说：“希望先说说我们病的症状。”扁鹊对公扈说：“你的心志刚强但气魄柔弱，所以计谋太多而缺乏果断。齐婴心志柔弱但气魄刚强，所以计谋太少而十分专横。如果把你们的心交换一下，那就都会很好了。”扁鹊于是叫两人喝了毒酒，让他们昏迷了三天，剖开胸膛，取出心脏，交换以后又放了进去，给他们吃了神药，醒来以后一切和原来一样。两人告辞回家。于是公扈回到了齐婴的家，并拥有他的妻子儿女，妻子儿女却不认识他。齐婴也回到了公扈的家，占有他的妻子儿女，妻子儿女也不认识他。两家人因此打起了

官司，求扁鹊来分辨缘由。扁鹊说明了此事发生的原因，官司才解决。

匏巴弹琴，能使鸟儿飞舞、鱼儿跳跃。郑国的师文听说后，便离开了家，跟随师襄游学，按指调弦，但三年也弹不好一支乐曲。师襄说：“你可以回家了。”师文放下他的琴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我并不是不能调弦，也并不是弹不好乐曲，而是我心中所存在的不是琴弦，脑子所想的不是乐声，心内不能专注，心外便不能与乐器相应，所以不敢放开手去拨动琴弦。姑且少给我一些时日，看看我以后怎样。”没多久，又去见师襄。师襄问：“你的琴怎样了？”师文说：“行了。请让我试试吧。”于是在春天里拨动了商弦，奏出了南吕乐律，凉爽的风忽然吹来，草木随之成熟并结出了果实。到了秋天，又拨动角弦，奏出了夹钟乐律，温暖的风慢慢回旋，草木随之发芽并开出了花朵。到了夏天，又拨动羽弦，奏出了黄钟乐律，霜雪交相降落，江河池塘突然冻结成冰。到了冬天，又拨动徵弦，奏出了蕤宾乐律，阳光炽热强烈，坚固的冰块立刻融化。弹奏将要结束，又拨动宫弦，奏出了四季调和乐律，于是和暖的南风回翔，吉祥的彩云飘荡，甘甜的雨露普降，清美的泉水流淌。师襄便抚摸着心房蹦了起来，说：“你弹奏得太微妙了！即使是师旷弹奏的清角，邹衍吹奏的声律，也不能超过你，他们将挟着琴弦、拿着萧管跟在你后面向你请教了。”

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，还没有把秦青的本领完全学到手，自以为没有什么可学的了，于是告辞回家。秦青也不制止，还在郊外的大路口为他饯行，并打着节拍唱着悲伤的歌曲，声音振动了树林，回响挡住了行云。薛谭这才认错并请求返回继续学习，终身不敢再提起回家的事。秦青曾对他的朋友说：“过去韩娥往东到齐国去，粮食吃完了，经过雍门时；便依靠卖唱来维持生活。她走了以后，留下来的声音还在屋梁间回荡，三天没有停止，周围的人还以为她没有离开。韩娥经过旅馆时，旅馆里的人侮辱了她。于是韩娥拖长了声音悲哀地哭泣，周围一里以内的老人和小孩也都随之悲哀忧愁，相对流泪，三天没有吃饭。旅馆里的人急忙追赶她，向她赔情道歉，韩娥回来后，又拖长了声音长时间地唱歌，周围一里以内的老人和小孩也都欢喜雀跃地拍着手跳起舞来，谁也不能自己停下来，都忘记了刚才的悲哀。然后给她很多钱财送她回家去。所以雍门附近的人直到现在还喜欢唱歌和悲哭，那是在模仿韩娥留下来的声音啊！”

伯牙善于弹琴，钟子期善于听音。伯牙弹琴时，心里想着高山，钟子期说：

“好啊!高大庄严地像泰山!”心里想着流水,钟子期说:“好啊!浩浩荡荡地像江河!”伯牙想到什么,钟子期一定能领会到。伯牙在泰山北面游览,突然遇到暴雨,停留在岩石下,心中悲哀,于是拿起琴弹了起来。先弹《霖雨之操》,又弹《崩山之音》,每弹一曲,钟子期都能领会它的旨趣。于是伯牙放下琴叹道:“你听琴的本领真是太高了,太高了!你心中想的简直和我想的一样,我哪里逃得掉你对声音的识别能力呢?”

周穆王到西部视察,越过昆仑山,到达弇兹山。然后返回来,尚未到达中原地区,路上有人自愿奉献技艺给穆王,名叫偃师,穆王召见他,问道:“你有什么才能?”偃师说:“我能按你的任何想法去做。但我已经造出了一件东西,希望大王先看一看。”穆王说:“过几天你把它带来,我们一块儿看看。”过了一天,偃师又来拜见穆王,穆王召见了他说:“和你一道来的是什么人啊?”偃师回答说:“是我所造的能唱歌跳舞的人。”穆王惊奇地看着它,行走俯仰,和真人一样。那个巧木匠摇它的头,便唱出了符合乐律的歌;捧它的手,便跳起了符合节拍的舞。千变万化,你想叫它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。穆王以为是个真人,便叫盛姬及宫内侍御一起来观看。表演快要结束的时候,那个会唱歌跳舞的人眨了眨眼睛,向穆王的左右嫔妃招手。穆王大怒,立刻要杀偃师。偃师十分害怕,连忙剖开那唱歌跳舞的人让穆王看,原来都是用皮革、木料、胶水、油漆、白粉、黑粉、红粉、青粉等材料凑合起来的,穆王仔细察看,体内的肝、胆、心、肺、脾、肾、肠、胃,体外的筋骨、四肢、骨节、皮肤、汗毛、牙齿、头发等,全是假的,但却没有不具备的,聚合起来又和一开始见到的一样。穆王试探着拿走它的心,它的嘴便不能再说话;拿走它的肝,它的眼睛便不能再看东西;拿走它的肾,它的脚便不能再走路。穆王这才高兴地赞叹道:“人的技巧竟然可以与创造万物的天帝具有相同的功能吗?”命令偃师坐上副车回到中原。班输的云梯,墨翟的飞鸢,自称是最高技能了。弟子东门贾、禽滑厘听到了偃师的技巧,便告诉了两位老师,这两位终身再也不敢谈论自己的技艺,却时时拿着规矩在研究。

甘蝇是古代很会射箭的人,一张开弓,走兽便趴下,飞鸟便落地。有个弟子叫飞卫,向甘蝇学习射箭,技巧超过了他的老师。又有一个叫纪昌的人,向飞卫学习射箭。飞卫说:“你先学习不眨眼的本领,然后才可以谈射箭的事。”纪昌回家后,仰卧在他妻子的织布机下,眼睛对着上下不停移动的踏板。两年以后,即

使锥尖碰着眼眶，也不眨一眨眼。他把这个本领告诉了飞卫，飞卫说：“不行，还必须学会看东西，然后才可以学射箭，看小东西能像看大东西一样，看细微的东西能像看显著的东西一样，然后再来告诉我。”于是纪昌用一根长毛系住一只虱子挂在窗子上，面朝南望这只虱子。十天之中，他所看到的虱子逐渐变大；到三年之后，就像看车轮那么大了。再看别的东西，就都成了丘陵和高山。于是他用燕国的牛角装饰的弓、楚国的蓬草做的箭去射那只虱子，正好穿透了虱子的心脏，而挂虱子的长毛却没有断。他又把这个本领报告了飞卫，飞卫高高地跳起来拍着胸脯说：“你已经得到本领了！”纪昌完全学到了飞卫的技艺之后，心想天下能够和自己相敌的，只有飞卫一个人了，于是阴谋杀害飞卫，有一次在野外碰到了，两人互相射箭，箭头在半道相撞，坠落到地上，连尘土也没有被扬起来。飞卫的箭先射完了，纪昌不还留下一支，他射出这支箭后，飞卫用一根草刺的尖端去抵挡，一点不差地挡住了箭。于是两人流着眼泪扔掉了弓，在路上互相跪拜，请求结为父子，并割臂发誓，不得把技巧传给他人。

造父的老师叫泰豆氏，造父一开始跟随他学习驾车时，所持礼仪十分谦卑，但泰豆三年也没有教他。造父持礼更加谨慎，泰豆才告诉他说：“古诗说：‘优秀弓匠的弟子，一定要先学习做簸箕；优秀冶匠的弟子，一定要先学习做皮衣。’你先看我快步行走。如果能和我一样地快步行走，然后才可以掌握缰绳，驾驭马匹。”造父说：“一切听您的命令。”泰豆于是把木棍立起来作道路，木桩上只能放一只脚，根据步伐大小放置，然后踩在木桩上行走，来回快跑，也没有跌落下来。造父学习这个技巧，三天就完全学到手了。泰豆赞叹说：“你怎么这么灵敏呀？掌握得真快啊！凡是要驾御马车的，也要像这样子。刚才你在木桩上走路时，踩得稳的是脚，指挥者是心。把这推广到驾车上，在协调缰绳和衔铁的时候，快慢与口令相和谐，正确的指挥发于心胸之内，而掌握节拍在于手臂之间。体内有了适中的思虑，身外符合马匹的情性，所以能进退遵循绳墨，旋曲符合规矩，选择道路，长途奔驰，气力绰绰有余，这才是真正掌握了驾车的技巧。在衔铁上得到信号，马上就能在缰绳上有所回应；在缰绳上得到信号，马上就能在手有所回应。在手有所回应，马上就在心上有所回应。这样就用不着眼睛看，用不着鞭子赶，心情闲适，身体正直，六匹马的缰绳不乱，二十四只马蹄的步伐没有误差，回转与进退，没有不符合节拍的。然后，可以使车轮之外没有其它痕迹，可以使马蹄

之外没有其它地面也照样能行走，并没有觉得山谷的艰险和原野的平坦，看上去完全一样。我的技巧没有了，你好好记住吧！”魏黑卵因私怨杀死了丘邴章，丘邴章的儿子来丹准备为父亲报仇。来丹的气势非常勇猛，但形体却十分羸弱，数着米粒儿吃饭，顺着风才能走路。虽然愤怒，却不能举起武器去报复。又不愿意借用别人的力量，发誓要亲手用剑杀死黑卵。魏黑卵志气强悍超过了所有的人，力量也能抗击一百个敌手，筋骨皮肉，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抵挡的。他伸长颈项迎接刀砍，敞开胸脯接受箭击，刀剑的锋刃被损坏弯曲，他的身体却没有一点被击过的痕迹。依仗着自己的本领和力气，把来丹看作是一只刚出壳的小鸟，来丹的朋友申他说：“你怨恨黑卵到了极点，黑卵小瞧你也太过分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来丹流着眼泪说：“希望你替我想想办法。”申他说：“我听说卫国孔周的祖先得到了殷代天子的宝剑，一个小孩佩带着它，打退了三军的官兵，为什么不去求他呢？”于是来丹去了卫国，见到了孔周，行奴仆的大礼，请求把妻子儿女抵押给他，再谈要求什么。孔周说：“我有三把剑，任由你去选择，但都杀不死人。姑且先说说它们的情况。

一把剑叫含光，看它看不见，用它不觉得它存在。它触碰到物体，你完全感觉不到物体有实体，它从体内经过也没有感觉。另一把剑叫承影，在清晨天将亮的时候，或傍晚天将暗的时候，面向北观察它，淡淡地似乎有件东西存在着，但看不清它的形状。它触碰到物体，清清楚楚有点声音，它从体内经过，却不觉得疼痛。再一把剑叫宵练，白天能看见它的影子但看不到亮光，夜间能看见它的亮光，但看不见它的形状。它触碰到身体，咔嚓一下就过去了，一过去就又合起来，虽然能感觉到疼痛，但刀刃上却没有沾上一丝血迹。这三把宝剑，已经传了十三代了，也没有使用过，放在匣子里珍藏着，从未打开。”来丹说：“即使是这样，我还是要借用最次的一把。”于是孔周把他的妻子儿女还给了他，同他一起斋戒七天，在一个半晴半阴的天气，跪着拿给他最次的剑，来丹两次拜谢后接受了剑返回家中。从此来丹便拿着剑跟踪黑卵，一天黑卵喝醉了酒躺在窗下，来丹从颈项到腰间斩了黑卵三刀，黑卵也没有觉察。来丹以为黑卵死了，急忙离开，在门口却碰上了黑卵的儿子，于是又用剑砍了他三下，好像是砍到了虚空一样。黑卵的儿子这才笑着说：“你傻乎乎地向我三次招手干什么？”来丹明白这剑真的杀不死人了，哀叹着回了家。黑卵醒来后，向他妻子发火说：“你趁我喝醉时脱光了

我的衣服，使我咽喉堵塞，腰也疼痛了。”他儿子说：“刚才来丹来过，在门口碰上了我，三次向我招手，也使我身体疼痛，四肢麻木。他难道是用什么法术来制服我们吗？”

周穆王大举征伐西方民族时，西方民族曾贡献鍬鍬剑和火洗布。那剑长一尺八寸，钢质纯熟，刀刃赤色，用它来切断玉石像切断泥土一样。火洗布，洗它的时候必须投入火中，布即成为火的颜色，而污垢则成为布的颜色，从火中把布取出抖动几下，布就白得像雪花一般。皇太子认为世上没有这种东西，传说的是虚妄之事。萧叔说：“皇太子真的太自信了，也真的诬蔑了事物之理啊！”

上一篇：仲尼 下一篇：力命 全文：列子

力命作者：列御寇 全集：列子 来源：网络 [挑错/完善]

力谓命曰：“若之功奚若我哉？”命曰：“汝奚功于物，而物欲比朕？”力曰：“寿夭、穷达、贵贱、贫富，我力之所能也。”命曰：“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，而寿八百；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，而寿四八。仲尼之德，不出诸侯之下，而困于陈，蔡；殷纣之行，不出三仁之上，而居君位。季札无爵于吴，田恒专有齐国。夷齐饿于首阳，季氏富于展禽。若是汝力之所能，柰何寿彼而夭此，穷圣而达逆，贱贤而贵愚，贫善而富恶邪？”力曰：“若如若言，我固无功于物，而物若此邪，此则若之所制邪？”命曰：“既谓之命，柰何有制之者邪？朕直而推之，曲而任之。自寿自夭，自穷自达，自贵自贱，自富自贫，朕岂能识之哉？朕岂能识之哉？”

北宫子谓西门子曰：“朕与子并世也，而人子达；并族也，而人子敬；并貌也，而人子爱；并言也，而人子庸；并行也，而人子诚；并仕也，而人子贵；并农也，而人子富；并商也，而人子利。朕衣则短褐，食则粢粝，居则蓬室，出则徒行。子衣则文锦，食则粱肉，居则连櫺，出则结驷。在家熙然有弃朕之心，在朝谔然有敖朕之色。请谒不相及，遨游不同行，固有年矣。子自以德过朕邪？”西门子曰：“予无以知其实。汝造事而穷，予造事而达，此厚薄之验欤？而皆谓与予并，汝之颜厚矣。”北宫子无以应，自失而归。中途遇东郭先生。先生曰：“汝奚往而反，偶偶而步，有深愧之色邪？”北宫子言其状。东郭先生曰：“吾将舍汝之愧，与汝更之西门氏而问之。”曰：“汝奚辱北宫子之深乎？固且言之。”西门子曰：“北宫子言世族、年貌、言行与予并，而贱贵、贫富与予异。予语之曰：‘予无以知其

实。汝造事而穷，予造事而达，此将厚薄之验欤？而皆谓与予并，汝之颜厚矣。”东郭先生曰：“汝之言厚薄不过言才德之差，吾之言厚薄异于是矣。夫北宫子厚于德，薄于命；汝厚于命，薄于德。汝之达，非智得也；北宫子之穷，非愚失也。皆天也，非人也。而汝以命厚自矜，北公子以德厚自愧，皆不识夫固然之理矣。”西门子曰：“先生止矣！予不敢复言。”北宫子既归，衣其裋褐，有狐貉之温；进其茝菽，有稻粱之味；庇其蓬室，若广厦之荫；乘其箠輅，若文轩之饰。终身_レ讙然，不知荣辱之在彼也，在我也。东郭先生闻之曰：“北宫子之寐久矣，一言而能寤，易悟也哉！”

管夷吾、鲍叔牙二人相友甚戚，同处于齐。管夷吾事公子纠，鲍叔牙事公子小白。齐公族多宠，嫡庶并行。国人惧乱。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奔鲁，鲍叔奉公子小白奔莒。既而公孙无知作乱，齐无君，二公子争入。管夷吾与小白战于莒道，射中小白带钩。小白既立，胁鲁杀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夷吾被囚。鲍叔牙谓桓公曰：“管夷吾能，可以治国。”桓公曰：“我仇也，愿杀之。”鲍叔牙曰：“吾闻贤君无私怨，且人能为其主，亦必能为人君。如欲霸王，非夷吾其弗可。君必舍之！”遂召管仲。鲁归之，齐鲍叔牙郊迎，释其囚。桓公礼之，而位于高国之上，鲍叔牙以身下之，任以国政。号曰仲父。桓公遂霸。管仲尝叹曰：“吾少穷困时，尝与鲍叔贾，分财多自与；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，三见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肖，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尝三战三北，鲍叔不以我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；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也！”此世称管鲍善交者，小白善用能者。然实无善交，实无用能也。实无善交实无用能者，非更有善交、更有善用能也。召忽非能死，不得不死；鲍叔非能举贤，不是不举；小白非能用仇，不得不用。及管夷吾有病，小白问之，曰：“仲父之病疾矣，可不讳。云，至于大病，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？”夷吾曰：“公谁欲欤？”小白曰：“鲍叔牙可。”曰：“不可。其为人也，洁廉善士也，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，一闻人之过，终身不忘。使之理国，上且钩乎君，下且逆乎民。其得罪于君也，将弗久矣。”小白曰：“然则孰可？”对曰：“勿已，则隰朋可。其为人也，上忘而下不叛，愧其不若黄帝，而哀不己若者。以德分人，谓之圣人；以财分人，谓之贤人。以贤临人，未有得人者了；以贤下人者，未有不

得人者也。其于国有不闻也，其于家有不见也。勿已，则隰朋可。”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，不得不薄；非厚隰朋也，不得不厚。厚之于始，或薄之于终；薄之于终，或厚之于始。厚薄之去来，弗由我也。

邓析操两可之说，设无穷之辞，当子产执政，作《竹刑》。郑国用之，数难子产之治。子产屈之。子产执而戮之，俄而诛之。然则子产非能用《竹刑》，不得不用；邓析非能屈子产，不得不屈；子产非能诛邓析，不得不诛也。

可以生而生，天福也；可以死而死，天福也。可以生而不生，天罚也；可以死而不死，天罚也。可以生，可以死，得生得死有矣；不可以生，不可以死，或死或生，有矣。然而生生死死，非物非我，皆命也，智之所无奈何。故曰，窈然无际，天道自会，漠然无分，天道自运。天地不能犯，圣智不能干，鬼魅不能欺。自然者，默之成之，平之宁之，将之迎之。

杨朱之友曰季梁。季梁得疾，七日大渐。其子环而泣之，请医。季梁谓杨朱曰：“吾子不肖如此之甚，汝奚不为我歌以晓之？”杨朱歌曰：“天其弗识，人胡能觉？匪祐自天，弗孽由人。我乎汝乎！其弗知乎！医乎巫乎！其知之乎？”其子弗晓，终谒三医。一曰矫氏，二曰俞氏，三曰卢氏，诊其所疾。矫氏谓季梁曰：“汝寒温不节，虚实失度，病由饥饱色欲。精虑烦散，非天非鬼。虽渐，可攻也。”季梁曰：“众医也，亟屏之！”俞氏曰：“女始则胎气不足，乳湮有余。病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渐矣，弗可已也。”季梁曰：“良医也，且食之！”卢氏曰：“汝疾不由天，亦不由人，亦不由鬼。禀生受形，既有制之者矣，亦有知之者矣，药石其如汝何？”季梁曰：“神医也，重貺遣之！”俄而季梁之疾自瘳。

生非贵之所能存，身非爱之所能厚；生亦非贱之所能夭，身亦非轻之所能薄。故贵之或不生，贱之或不死；爱之或不厚，轻之或不薄。此似反也，非反也；此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。或贵之而生，或贱之而死；或爱之而厚，或轻之而薄。此似顺也，非顺也；此亦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。

鬻熊语文王曰：“自长非所增，自短非所损。算之所亡若何？”老聃语关尹曰：“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？”言迎天意，揣利害，不如其已。

杨布问曰：“有人于此，年兄弟也，言兄弟也，才兄弟也，貌兄弟也；而寿夭父子也，贵贱父子也，名誉父子也，爱憎父子也。吾惑之。”杨子曰：“古之人有

言，吾尝识之，将以告若。不知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今昏昏昧昧，纷纷若若，随所为，随所不为。日去日来，孰能知其故？皆命也。夫信命者，亡寿夭；信理者，亡是非；信心者，亡逆顺；信性者，亡安危。

则谓之都亡所信，都亡所不信。真矣悲矣，奚去奚就？奚哀奚乐？奚为奚不为？《黄帝之书》云：‘至人居若死，动若械。’亦不知所以居，亦不知所以不居；亦不知所以动，亦不知所以不动。亦不以众人之观易其情貌，亦不谓众人之不观不易其情貌。独往独来，独出独入，孰能碍之？”

墨戾、单至、啍咍、慙慙四人相与游于世，胥如志也；穷年不相知情，自以智之深也。巧佞、愚直、婢斫、便辟四人相与游于世，胥如志也；穷年而不相语术；自以巧之微也。狡狴、情露、濇极、凌淬四人相与游于世，胥如志也；穷年不相晓悟，自以为才之得也。眠挺、誾诿、勇敢、怯疑四人相与游于世，胥如志也；穷年不相谪发，自以行无戾也。多偶、自专、乘权、支立四人相与游于世，胥如志也；穷年不相顾眄，自以时之适也。此众态也。其貌不一，而咸之于道，命所归也。

倮倮成者，俏成也，初非成也。倮倮败者，俏败者也，初非败也。故迷生于俏，俏之际昧然。于俏而不昧然，则不骇外祸，不喜内福；随时动，随时止，智不能知也。信命者，于彼我无二心。于彼我而有二心者，不若掩目塞耳，背阪面隍，亦不坠仆也。故曰：死生自命也，贫穷自时也。怨夭折者，不知命者也；怨贫穷者，不知时者也。当死不惧，在穷不戚，知命安时也。其使多智之人，量利害，料虚实，度人情，得亦中，亡亦中。其少智之人，不量利害，不料虚实，不度人情，得亦中，亡亦中。量与不量，料与不料，度与不度，奚以异？唯亡所量，亡所不量，则全而亡丧。亦非知全，亦非笑丧。自全也，自亡也，自丧也。

齐景公游于牛山，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：“美哉国乎！郁郁芊芊，若何滴滴去此国而死乎？使古无死者，寡人将去斯而之何？”史孔梁丘据皆从而泣曰：“臣赖君之赐，疏食恶肉可得而食，怒马骊车，可得而乘也，且犹不欲死，而况吾君乎？”晏子独笑于旁。公雪涕而顾晏子曰：“寡人今日之游悲，孔与据皆从寡人而泣，子之独笑，何也？”晏子对曰：“使贤者常守之，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；使有勇者而常守之，则庄公灵公将常守之矣。数君者将守之，吾君方将被蓑笠而立乎畎

亩之中，唯事之恤，行假今死乎？则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？以其迭处之，迭去之，至于君也，而独为之流涕，是不仁也。见不仁之君，见谄谀之臣；臣见此二者，臣之所为独窃笑也。”景公惭焉，举觞自罚；罚二臣者，各二觞焉。

魏人有东门吴者，其子死而不忧。其相室曰：“公之爱子，天下无有。今子死不忧，何也？”东门吴曰：“吾常无子，无子之时不忧。今子死，乃与向无子同，臣奚忧焉？”

农赴时，商趣利，工追术，仕逐势，势使然也。然农有水旱，商有得失，工有成败，仕有遇否，命使然也。

关键词：列子, 力命

解释翻译[挑错/完善]力量对命运说：“你的功劳怎么能和我相比呢？”命运说：“你对事物有什么功劳而要和我相比？”力量说：“长寿与早夭，穷困与显达，尊重与下贱，贫苦与富裕，都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。”命运说：“彭祖的智慧不在尧之上，而活到了八百岁；颜渊的才能不在一般人之下，而活到了四十八岁。仲尼的仁德不在各国诸侯之下，而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；殷纣王的行为不在微子、箕子、比干之上，却位为天子。季札在吴国没有官爵，田恒却在齐国专权。伯夷和叔齐在首阳山挨饿，季氏却比柳下惠富有得多。如果是你的力量所能做到的，为什么要使坏人长寿而使好人早夭，使圣人穷困而使贼人显达，使贤人低贱而使愚人尊贵，使善人贫苦而使恶人富有呢？”力量说：“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我原来对事物没有功劳，而事物的实际状况如此，这难道是你控制的结果吗？”命运说：“既然叫做命运，为什么要有控制的人呢？我只不过是对顺利的事情推动一下，对曲折的事情听之任之罢了。一切人和事物都是自己长春自己早夭，自己穷困自己显达，自己尊贵自己低贱，自己富有自己贫苦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我怎么能知道呢？”

北宫子对西门子说：“我和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而别人却使你显达；一样的世家大族，而别人却尊敬你；相貌也差不多，而别人却喜欢你；一样地说话，而别人却采纳你的意见；一样的做事，而别人却信任你；一样的做官，而别人却重用你；一样的种田，而别人却使你富裕；一样的经商，而别人却使你发财。我穿的是粗布衣服，吃的是粗糙的饭菜，住的是茅草屋，外出便步行。你穿的是绣着花纹的

丝绸衣服，吃的是精美的饭菜，住的是高大华丽的房屋，外出则车马成群。在家庭中，你嬉戏欢笑有不理我的念头；在朝廷上，你夸夸其谈有轻视我的脸色。请客问候没有我的份，外出游玩不和我同行；已经有好多年了。你自以为仁德超过了我吗？”西门子说：“我无法知道真实原因。你做事老碰钉子，我做事总是顺利，这不就是厚薄不同的证明吗？你却说和我都一样，你的脸皮也太厚了。”北宫子无法回答，失魂落魄地回去了。半路上碰到了东郭先生。东郭先生问：“你是从哪里回来，独自行走，且面带深深的惭愧脸色呢？”北宫子说了上述情况。东郭先生说：“我可以消除你的惭愧，和你再到西门氏家去问问他。”东郭先生问西门子说：“你为什么要那么厉害地侮辱北宫子呢？姑且说说原因吧。”西门子说：“北宫子讲他的时代、家族、年龄、相貌、言论、做事都与我相同，而低贱与尊贵、贫苦与富有却与我不一样。我对他说：我无法知道真实原因。你做事老碰钉子，我做事总是顺利，这恐怕是厚薄不同的证明吧？你却说你跟我都一样，你的脸皮也太厚了。”东郭先生说：“你所讲的厚薄不过是说才能和仁德的差别，我所讲的厚薄与此不同。北宫子的仁德厚，命运薄，你的命运厚，仁德薄。你的显达，不是凭智慧得到的；北宫子的穷困，不是冒昧的过失。都是天命，而不是人力。而你却以德薄命厚自以为了不起，北宫子又以德厚命薄自觉惭愧，都不懂得本来的道理。”西门子说：“先生不要讲了。我不敢再说了。”北宫子回去以后，穿他的粗布衣服，觉得有狐貉裘毛那样的温暖；吃他的粗粮大豆，觉得有精美饭菜的味道；住他的茅草屋，像是住在宽广的大厦中；乘坐他的柴车，像是有华丽雕饰的高大车马。终身舒适自得，不知道荣辱在他们那里还是在自己这里。东郭先生听到后说：“北宫子已经糊涂很久了，一句话便能醒悟，也是容易醒悟啊！”

管夷吾、鲍叔牙两人交朋友十分亲近，都在齐国做事，管夷吾帮助公子纠，鲍叔牙帮助公子小白。当时齐国公族的公子被宠幸的很多，嫡子和庶子没有区别。大家害怕发生动乱，管仲与召忽帮助公子纠逃到了鲁国，鲍叔牙帮助公子小白逃到了莒国。后来公孙无知发动兵乱，齐国没有君主，两位公子抢着回国。管夷吾与公子小白在莒国境内作战，路上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衣带钩。公子小白立为齐君以后，威胁鲁国杀死公子纠，召忽也被迫自杀，管夷吾被囚禁。鲍叔牙对桓公说：“管夷吾很能干，可以治理国家。”桓公说：“他是我的仇人，希望能杀了他。”鲍叔牙说：“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没有个人怨恨，而且一个人能尽力为主人做事，

也一定能尽力为国君做事，您如果想称霸为王，非管夷吾不可。请您一定赦免他！”桓公于是召管仲回国。鲁国把他送了回来，齐国鲍叔牙到郊外迎接，释放了他的囚禁。桓公用厚礼对待他，地位在高氏与国氏之上，鲍叔牙也把自己置于管仲之下。桓公把国政交给管仲，称他为“仲父”。桓公终于称霸于诸侯。管仲曾感叹说：“我年轻穷困的时候，曾经与鲍叔一道做买卖，分配钱财时总是多给自己，鲍叔不认为是我贪婪，知道我贫穷。我曾替鲍叔出主意而非常失败，鲍叔不认为是我愚笨，知道时机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。我曾三次做官，三次被国君驱逐，鲍叔不认为是我不好，知道我没有碰到机会。我曾三次作战三次败逃，鲍叔不认为是我胆小，知道我有老母要人照顾。公子纠失败了，召忽自杀了，我也被囚禁而受耻辱，鲍叔不认为是我无耻，知道我不在乎小节而以不能扬名于天下为耻辱。生我的人父母，了解我的人鲍叔。”这是人们称道的管、鲍善于结交朋友的事，小白善于任用能人的事。然而实际上无所谓善于结交朋友、实际上无所谓任用能人。说他们实际上无所谓善于结交朋友、实际上无所谓任用能人，并不是说世上有比他们更善于结交朋友、更善于任用能人的事，而是说召忽不是能够自杀，而是不得不自杀；鲍叔不是能够推举贤能，而是不能不推举贤能；小白不是能够任用仇人，而是不得不任用仇人。

到管夷吾生了重病的时候，小白问他，说：“仲父的病已经很重，不能再瞒着你了，如果你的病治不好，那我把国家政事交给谁呢？”管夷吾问：“您想交给谁呢？”小白说：“鲍叔牙可以。”管仲说：“不行，他的为人，是一个廉洁的好人，但他不把比自己差的人当人看待，一听到别人的过错，终身也不会忘记。用他来治理国家，在上面会困扰国君，在下面会违背民意。他得罪于您，也就不会太久了。”小白问：“那么谁行呢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不得已的话，隰朋可以。他的为人，在上面能忘掉自己，在下面能使下属不卑不亢，对于自己不如黄帝而感到惭愧，对于别人不如自己表示同情。把仁德分给别人的叫做圣人，把钱财分给别人的叫做贤人。以为自己贤能而瞧不起别人的人，没有能得到别人拥护的；自己虽贤能而能尊重别人的人，没有得不到别人拥护的。他对于国事有所不闻，对于家事也有所不见。不得已的话，隰朋还可以。”可见管夷吾并不是要轻视鲍叔，而是不得不轻视他；并不是要重视隰朋，而是不得不重视他。开始时重视，有可能后来要轻视；开始时轻视，有可能后来要重视，重视与轻视的变化，并不由我自己。

邓析持模棱两可的论题，创设没有结果的诡辩，在子产执政的时候，作了一部写在竹简上的法律《竹刑》。郑国使用它，多次使子产的政事发生困难，子产只能屈服。于是子产便把邓析抓了起来，并当众羞辱他，不久就杀了他。可见子产并不是能够使用《竹刑》，而是不得不用它；邓析并不是能够使子产屈服，而是不得不使他屈服；子产并不是能够诛杀邓析，而是不得不诛杀他。

应该出生便出生了，这是天的福佑；应该死亡的便死亡了，这也是天的福佑。应该出生却没有出生，这是天的惩罚；应该死亡却没有死亡的，这也是天的惩罚。应该出生的出生了，应该死亡的死亡了，这是有的；应该出生的却死亡了，应该死亡的却出生了，这也是有的。但是出生也好，死亡也好，既不是外物的作用，也不是自己的力量，都是命运决定的。人们的智慧对它是无可奈何的。所以说，深远没有边际，天道是自然会聚的；寂静没有界限，天道是自然运动的。天地不能侵犯它，圣明智慧不能干扰它，鬼魅不能欺骗它，自然的意思是无声无息就成就了，平常而安宁，时而消失，时而出现。

杨朱的一个朋友叫季梁。季梁生病，至第七日已病危。他的儿子们围绕着他哭泣，请医生医治。季梁对杨朱说：“我儿子不懂事到了这样厉害的程度，你为什么不替我唱个歌使他们明白过来呢？”杨朱唱道：“天尚且不认识，人又怎么能明白？并不是由于天的保佑，也不是由于人的罪孽。我呀你呀，都不知道啊！医呀巫呀，难道知道吗？”他的儿子还是不明白，最后请来了三位医生。一位叫矫氏，一位叫俞氏，一位叫卢氏，诊治他所害的病。矫氏对季梁说：“你体内的寒气与热气不调和，虚与实越过了限度，病由于时饥时饱和色欲过度，使精神思虑烦杂散漫，不是天的原因，也不是鬼的原因。虽然危重，仍然可以治疗。”季梁说：“这是庸医，快叫他出去！”俞氏说：“你在娘肚子里就胎气不足，生下来后奶水就吃不了，这病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，它是逐渐加剧的，已经治不好了。”季梁说：“这是一位好医生，暂且请他吃顿饭吧！”卢氏说：“你的病不是由于天，也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由于鬼，从你禀受生命之气而成形的那一天起，就既有控制你命运的，又有知道你命运的。药物针砭能对你怎样呢？”季梁说：“这是一位神医，重重地赏赐他！”不久季梁的病自己又好了。

生命不是因为尊贵它就能长久存在，身体不是因为爱惜它就能壮实；生命也不是因为轻贱它就能夭折，身体也不是因为轻视它就能孱弱。所以尊贵它也许不

能生存，轻贱它也许不会死亡；爱惜它也许不能壮实，轻视它也许不会孱弱。这似乎是反常的，其实并不反常，因为它们是自己生存、自己死亡、自己壮实、自己孱弱的。也许尊贵它能够生存，也许轻贱它会导致死亡；也许爱惜它能够壮实，也许轻视它会导致孱弱。这好像是正常的，其实并不正常，它们也是自己生存、自己死亡，自己壮实，自己孱弱的。鬻熊对周文王说：“自己长寿不是人所能增加的，自己短命不是人所减损的，智慧对于生命无可奈何。”老聃对关尹说：“天所厌恶的，谁知道是什么缘故？”说的是迎合天意，揣摩利害，不如停止。

杨布问杨朱说：“这里有些人，年龄差不多，资历差不多，才能差不多，相貌差不多，而长寿与早夭大不相同，尊贵与低贱大不相同，名份与荣誉大不相同，喜爱与憎恶大不相同。我很不理解。”杨朱说：“古时候的人有句话，我曾把它记了下来，现在告诉你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而这样的，这是命运。现有的一切都糊里糊涂，纷杂混乱，有的去做了，有的没有去做，一天天过去，一天天到来，谁能知道其中的缘故？都是命运啊！相信命运的，无所谓长寿与夭亡；相信自然之理的，无所谓是与非；相信心灵的，无所谓困难与顺利；相信自然本性的，无所谓安全与危险。这就叫做都没有什么可相信的，都没有什么可不相信的。真实呀，诚信呀，去了哪里，又回到了哪里？悲哀什么，高兴什么？做什么，不做什么？《黄帝之书》说：‘德性最高的人坐下来像死了一样，动起来像机械一样。’也不知道为什么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坐；也不知道为什么动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动。也不因为大家都来观看而改变情态与形貌，也不因为大家都不来观看而下改变他的情态与形貌。独自去，独自来，独自出，独自入，谁能阻碍他？”墨尿、单至、啖咥、慙慙四个人在世上互相交朋友，各随自己的意志，整年不互相通报情况，自以为智慧十分深湛。巧佞、愚直、婢斫、便辟四个人在世上互相交朋友，各随自己的意志，整年不互相告诉道术，自以为技巧十分精微。狡狴、情露、濇极、凌谗四个人在世上互相交朋友，各随自己的意志，整年不互相启迪开悟，自以为一切本领都获得了。眠挺、誾诿、勇敢、怯疑四个人在世上互相交朋友，各随自己的意志，整年不互相批评启发，自以为行为没有一点差错。多偶、自专、乘权、只立四个人在世上互相交朋友，各随自己的意志，整年不互相检查回顾，自以为一切都适合时宜。这许多情态，它们的表现虽然不一样，却都走向了自然之道，这是命运的归宿。

因偶然而成功的，好像是成功了，实际上并没有成功。因偶然而失败的，好像是失败了，实际上并没有失败。所以迷惑发生在相似上，近似的时候最容易糊涂。在近似的时候而不糊涂，就不惧怕外来的灾祸，不庆幸内在的幸福；顺应时势而行动，顺应时势而停止，靠聪明才智是无法明白的。相信命运的人对于成功与失败没有不同的心情。对于成功与失败有不同心情的人，比不上捂住眼睛、塞住耳朵、背对着城墙、面朝城壕也不会坠落下来的人。所以说：死亡与生存来自命运，贫苦与穷困来自时势。埋怨短命的，是不懂得命运的人；埋怨贫穷的，是不懂得时势的人，碰上死亡不惧怕，身居贫穷不悲伤，这是懂得命运、安于时势的人。如果叫足智多谋的人计算利害，估量虚实，揣度人情，他所得到的有一半，失去的也有一半。那些缺智少谋的人不计算利害，不估量虚实，不揣度人情，他所得到的有一半，所失去的也有一半。这样看来，计算与不计算，估量与不估量，揣度与不揣度，有什么不同呢？只有无所计算，才是无所不计算，才能完全成功而没有丧失。并不是心中知道要完全成功，也不是心中知道要丧失。一切都是自己完成，自己消亡，自己丧失。

齐景公在牛山游览，向北观望他的国都临淄城而流着眼泪说：“真美啊，我的国都！草木浓密茂盛，我为什么还要随着时光的流逝离开这个国都而去死亡呢？假使古代没有死亡的人，那我将离开此地到哪里去呢？”史孔和梁丘据都跟着垂泪说：“我们依靠国君的恩赐，一般的饭菜可以吃得到，一般的车马可以乘坐，尚且还不死，更何况我的国君呢！”晏子一个人在旁边发笑。景公揩干眼泪面向晏子说：“我今天游览觉得悲伤，史孔和梁丘据都跟着我流泪，你却一个人发笑，为什么呢？”晏子回答说：“假使贤明的君主能够长久地拥有自己的国家，那么太公、桓公就会长久地拥有这个国家了；假使勇敢的君主能够长久地拥有自己的国家，那么庄公、灵公就会长久地拥有这个国家了。这么多君主都将拥有这个国家，那您现在就只能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站在田地之中，一心只考虑农活了，哪有闲暇想到死呢？您又怎么能得到国君的位置而成为国君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一个个成为国君，又一个个相继死去，才轮到了您，您却偏要为此而流泪，这是不仁义的。我看到了不仁不义的君主，又看到了阿谀奉承的大臣。看到了这两种人，我所以一个人私下发笑。”景公觉得惭愧，举起杯子自己罚自己喝酒，又罚了史孔、梁丘据各两杯酒。

魏国有个叫东门吴的人，他儿子死了却不忧愁。他的管家说：“您对儿子的怜爱程度，天下是找不到的。现在儿子死了却不忧愁，为什么呢？”东门吴说：

“我过去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的时候并不忧愁。现在儿子死了，就和过去没有儿子的时候一样，我有什么可忧愁的呢？”

农民赶赴时令，商人趋求利润，工人讲究技术，仕人追逐权势，这是时势使他们这样的。但农民有水旱之灾，商人有得失之时，工人有成功与失败之别，仕人有顺利与挫折之殊，这是命运使他们这样的。

上一篇：汤问 下一篇：杨朱 全文：列子

杨朱作者：列御寇 全集：列子 来源：网络 [挑错/完善]

杨朱游于鲁，舍于孟氏。孟氏问曰：“人而已矣，奚以名为？”曰：“以名者为富。”既富矣，奚不已焉？“曰：“为贵”。“既贵矣，奚不已焉？”曰：“为死”。

“既死矣，奚为焉？”曰：“为子孙。”“名奚益于子孙？”曰：“名乃苦其身，焦其心。乘其名者，泽及宗族，利兼乡党；况子孙乎？”“凡为名者必廉，廉斯贫；为名者必让，让斯贱。”曰：“管仲之相齐也，君淫亦淫，君奢亦奢，志合言从，道行国霸，死之后，管氏而已。田氏之相齐也，君盈则已降，君敛则已施，民皆归之，因有齐国；子孙享之，至今不绝。”“若实名贫，伪名富。”曰：“实无名，名无实；名者，伪而已矣。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，而不失天下，郭祚百年。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，而终亡其国，饿死于首阳之山。实、伪之辩，如此其省也。”

杨朱曰：“百年，寿之大齐。得百年者，千无一焉。设有一者，孩抱以逮昏老，几居其半矣。夜眠之所弭，昼觉之所遣，又几居其半矣。痛疾哀苦，亡失忧惧，又几居其半矣。量十数年之中，遑然而自得，亡介焉之虑者，亦亡一时之中尔。则人之生也奚为哉？奚乐哉？为美厚尔，为声色尔。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，声色不可常玩闻。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，名法之所进退；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，规死后之余荣；偶々尔慎耳目之观听，惜身意之是非；徒失当年之至乐，不能自肆于一时。重囚累梏，何以异哉？太古之人，知生之暂来，知死之暂往；故从心而动，不违自然所好；当身之娱，非所去也，故不为名所劝。从性而游，不逆万物所好，死后之名，非所取也，故不为刑所及。名誉先后，年命多少，非所量也。”

杨朱曰：“万物所异者生也，所同者死也。生则有贤愚、贵贱，是所异也；死则有臭腐消灭，是所同也。虽然，贤愚、贵贱，非所能也，臭腐、消灭，亦非所能也。故生非所生，死非所死，贤非所贤，愚非所愚，贵非所贵，贱非所贱。然而万物齐生齐死，齐贤齐愚，齐贵齐贱。十年亦死，百年亦死，仁圣亦死，凶愚亦死。生则尧舜，死则腐骨；生则桀纣，死则腐骨。腐骨一矣，孰知其异？且趣当生，奚遑死后？”

杨朱曰：“伯夷非亡欲，矜清之邮，以放饿死。展季非亡情，矜贞之邮，以放寡宗。清贞之误善之若此。”

杨朱曰：“原宪娶于鲁，子贡殖于卫。原宪之娶损生，子贡之殖累身。”“然则娶亦不可，殖亦不可，其可焉在？”曰：“可在乐生，可在逸身。故善乐生者不娶，善逸身者不殖。”

杨朱曰：“古语有之：‘生相怜，死相捐。’此语至矣。相怜之道，非唯情也；勤能使逸，饥能使饱，寒能使温，穷能使达也。相捐之道，非不相哀也；不含珠玉，不服文锦，不陈牺牲，不设明器也。”

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。管夷吾曰：“肆之而已，勿壅勿阏。”晏平仲曰：“其目奈何？”夷吾曰：“恣耳之所欲听，恣目之所欲视，恣鼻之所欲向，恣口之所欲言，恣体之所欲安，恣意之所欲行。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，而不得听，谓之阏聪；目之所欲见者美色，而不得视，谓之阏明；鼻之所欲向者椒兰，而不得嗅，谓之阏颤；口之所欲言者是非，而不得言，谓之阏智；体之所欲安者美厚，而不得从，谓之阏适；意之所为者放逸，而不得行，谓之阏性。凡此诸阏，废虐之主。去废虐之主，熙熙然以俟死，一日、一月，一年、十年，吾所谓养。拘此废虐之主，录而不舍，戚戚然以至久生，百年、千年、万年，非吾所谓养。”管夷吾曰：“吾既告子养生矣，送死奈何？”晏平仲曰：“送死略矣，将何以告焉？”管夷吾曰：“吾固欲闻之。”平仲曰：“既死，岂在我哉？焚之亦可，沈之亦可，瘞之亦可，露之亦可，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，衾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，唯所遇焉。”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：“生死之道，吾二人进之矣。”

子产相郑，专国之政，三年，善者服其化，恶者畏其禁，郑国以治。诸侯惮之。而有兄曰公孙朝，有弟曰公孙穆。朝好酒，穆好色。朝之室也，聚酒千钟，

积糲成封，望门百步，糟浆之气逆于人鼻。方其荒于酒也，不知世道之争危，人理之悔吝，室内之有亡，九族之亲疏，存亡之哀乐也。虽水火兵刃交于前，弗知也。穆之后庭，比房数十，皆择稚齿媿者以盈之。方其耽于色也，屏亲昵，绝交游，逃于后庭，以昼足夜；三月一出，意犹未愜。乡有处子之娥姣者，必贿而招之，媒而挑之，弗获而后已。子产日夜以为戚，密造邓析而谋之，曰：“侨闻治身以及家，治家以及国，此言自于近至于远也。侨为国则治矣，而家则乱矣。其道逆邪？将奚方以救二子？子其诏之！”邓析曰：“吾怪之久矣！未敢先言。子奚不时其治也，喻以性命之重，诱以礼义之尊乎？”子产用邓析之言，因间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曰：“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，智虑。智虑之所将者，礼义。礼义成，则名位至矣。若触情而动，耽于嗜欲，则性命危矣。子纳侨之言，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。”朝、穆曰：“吾知之久矣，择之亦久矣，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？凡生之难遇，而死之易及；以难遇之生，俟易及之死，可孰念哉？而欲尊礼义以夸人，矫情性以招名，吾以此为弗若死矣。为欲尽一生之欢，穷当年之乐，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，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，不遑忧名声之丑，性命之危也。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，欲以说辞乱我之心，荣禄喜我之意，不亦鄙而可怜哉！我又欲与若别之。夫善治外者，物未必治，而身交苦；善治内者，物未必乱，而性交逸。以苦之治外，其法可暂行于一国，未合于人心；以我之治内，可推之于天下，君臣之道息矣。吾常欲以此术而喻之，若反以彼术而教我哉？”子产忙然无以应之。他日以告邓析。邓析曰：“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，孰谓子智者乎？郑国之治偶耳，非子之功也。”

卫端木叔者，子贡之世也。藉其先赀，家累万金。不治世故，放意所好。其生民之所欲为，人意之所欲玩者，无不为之，无不玩也。墙屋台榭，园囿池沼，饮食车服，声乐嫔御，拟齐楚之君焉。至其情所欲好，耳所欲听，目所欲视，口所欲尝，虽殊方偏国，非齐土之所产育者，无不必致之；犹藩墙之物也。及其游也，虽山川阻险，途径修远，无不必之，犹人之行咫尺也。宾客在庭者日百住，庖厨之下，不绝烟火；堂庑之上，不绝声乐。奉养之余，先散之宗族；宗族之余，次散之邑里；邑里之余，乃散之一国。行年六十，气干将衰，弃其家事，都散其库藏、珍宝、车服、妾媵。一年之中尽焉，不为子孙留财。及其病也，无药石之储；及其死也，无瘞埋之资。一国之人，受其施者，相与赋而藏之，反其子孙之财

焉。禽骨厘闻之曰：“端木叔，狂人也，辱其祖矣。”段干生闻之，曰：“端木叔达人也，德过其祖矣。其所行也，其所为也，众意所惊，而诚理所取。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，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。”

孟孙阳问杨朱曰：“有人于此，贵生爱身，以薪不死，可乎？”曰：“理无不死。”“以薪久生，可乎？”曰：“理无久生。生非贵之所能存，身非爱之所能厚。且久生奚为？五情好恶，古犹今也；四体安危，古犹今也；世事苦乐，古犹今也；变易治乱，古犹今也。既闻之矣，既见之矣，既更之矣，百年犹厌其多，况久生之苦也乎？”孟孙阳曰：“若然，速亡愈于久生；则践锋刃，入汤火，得所志矣。”杨子曰：“不然；既生，则废而任之，究其所欲，以俟于死。将死，则废而任之，究其所之，以放于尽。无不废，无不任，何遽迟速于其间乎？”

杨朱曰：“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，舍国而隐耕。大禹不以一身自利，一体偏枯。古之人，损一毫利天下，不与也，悉天下奉一身，不取也。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”禽子问杨朱曰：“去子体之一毛，以济一世，汝为之乎？”杨子曰：“世固非一毛之所济。”禽子曰：“假济，为之乎？”杨子弗应。禽子出，语孟孙阳。孟孙阳曰：“子不达夫子之心，吾请言之。有侵苦肌肤获万金者，若为之乎？”曰：“为之。”孟孙阳曰：“有断若一节得一国。子为之乎？”禽子默然有间。孟孙阳曰：“一毛微于肌肤，肌肤微于一节，省矣。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，积肌肤以成一节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，奈何轻之乎？”禽子曰：“吾不能所以答子。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、关尹，则子言当矣；以吾言问大禹、墨翟，则吾言当矣。”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他事。

杨朱曰：“天下之美归之舜、禹、周、孔，天下之恶归之桀、纣。然而舜耕于河阳，陶于雷泽，四体不得暂安，口腹不得美厚；父母之所不爱，弟妹之所不亲。行年三十，不告而娶。乃受尧之禅，年已长，智已衰。商钧不才，禅位于禹，戚戚然以至于死：此天人之穷毒者也。鯀治水土，绩用不就，殛诸羽山。禹纂业事仇，惟荒土功，子产不字，过门不入；身体偏枯，手足胼胝。及受舜禅，卑宫室，美绂冕，戚戚然以至于死：此无人之忧苦者也。武王既终，成王幼弱，周公摄天子之政。邵公不悦，四国流言。居东三年，诛兄放弟，仅免其身，戚戚然以至于死：此天人之危惧者也。孔子明帝王之道，应时君之聘，伐树于宋，削迹于卫，穷于商周，围于陈蔡，受屈于季氏，见辱于阳虎，戚戚然以至于死：此天民之遑

遽者也。凡彼四圣者，生无一日之欢，死有万世之名。名者，固非实之所取也。虽称之弗知，虽赏之不知，与株块无以异矣。桀藉累世之资，居南面之尊，智足以距群下，威足以震海内；恣耳目之所误，穷意虑之所为，熙熙然从至于死：此天民之逸荡者也。纣亦藉累世之资，居南面之尊；威无不行，志无不从；肆情于倾宫，纵欲于长夜；不以礼义自苦，熙熙然以至于诛：此天民之放纵者也。彼二凶也，生有纵欲之欢，死被愚暴之名。实者，固非名之所与也，虽毁之不知，虽称之弗知，此与株块奚以异矣。彼四圣虽美之所归，苦以至终，同于死矣。彼二凶虽恶之所归，乐以至终，亦同归于死矣。”

杨朱见梁王，言治天下如运诸掌。梁王曰：“先生有一妻一妾，而不能治；三亩之园，而不能芸，而言治天下如运诸掌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君见其牧羊者乎？百羊而群，使五尺童子荷{竹垂}而随之，欲东而东，欲西而西。使尧牵一羊，舜荷箠而随之，则不能前矣。且臣闻之：吞舟之鱼，不游枝流；鸿鹄高飞，不集污池。何则？其极远也。黄钟大吕，不可从烦奏之舞，何则？其音疏也。将治大者不治细，成大功者不成小，此之谓矣。”

杨朱曰：“太古之事灭矣，孰志之哉？三皇之事，若存若亡；五帝之事，若觉若梦；三王之事，或隐或显，亿不识一。当身之事，或闻或见，万不识一。目前之事或存或废，千不识一。太古至于今日，年数固不可胜纪。但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，贤愚、好丑、成败、是非，无不消灭，但迟速之间耳。矜一时之毁誉，以焦苦其神形，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，岂足润枯骨？何生之乐哉？”

杨朱曰：“人肖天地之类，怀五常之性，有生之最灵者也。人者，爪牙不足以供守卫，肌肤不足以自捍御，趋走不足以从利逃害，无毛羽以御寒暑，必将资物以为养，任智而不恃力。故智之所贵，存我为贵；力之所贱，侵物为贱。然身非我有也，既生，不得不全之；物非我有也，既有，不得而去之。身固生之主，物亦养之主。虽全生，不可有其身；虽不去物，不可有其物。有其物有其身，是横私天下之身，横私天下之物。不横私天下文身，不横私天下文物者，其唯圣人乎！公天下之身，公天下之物，其唯至人矣！此之谓至至者也。”

杨朱曰：“生民之不得休息，为四事故：一为寿，二为名，三为位，四为货。有此四者，畏鬼，畏人，畏威，畏刑，此谓之遁民也。可杀可活，制命在外。不

逆命，何羨寿？不矜贵，何羨名？不要势，何羨位？不贪富，何羨货？此之谓顺民也。天下无对，制命在内，故语有之曰：人不婚宦，情欲失半；人不衣食，君臣道息。

周谚曰：“田父可坐杀。晨出夜入，自以性之恒；啜菽茹藿，自以味之极；肌肉粗厚，筋节<肉卷>急，一朝处以柔毛终幕，荐以粱肉兰橘，心<疒冒>体烦，内热生病矣。商鲁之君与田父侔地，则亦不盈一时而惫矣。故野人之所安，野人之所美，谓天下无过者。昔者宋国有田夫，常衣缁<麻赍>，仅以过冬。暨春东作，自曝于日，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，绵纡狐貉。顾谓其妻曰：‘负日之暄，人莫知者；以献吾君，将有重赏。’里之富室告之曰：‘昔人有美戎菽，甘泉茎芹萍子者，对乡豪称之。乡豪取而尝之，蜇于口，惨于腹，众哂而怨之，其人大惭。子此类也。’”杨朱曰：“丰屋美服，厚味姣色，有此四者，何求于外？有此而求外者，无厌之性。无厌之性，阴阳之蠹也。忠不足以安君，适足以危身；义不足以利物，适足以害生。安上不由于忠，而忠名灭焉；利物不由于义，而义名绝焉。君臣皆安，物我兼利，古之道也。鬻子曰：‘去名者无忧。’老子曰：‘名者实之宾。’而悠悠者趋名不已。名固不可去？名固不可宾邪？今有名则尊荣，亡名则卑辱；尊荣则逸乐，卑辱则忧苦。忧苦，犯性者也；逸乐，顺性者也，斯实之所系矣。名胡可去？名胡可宾？但恶夫守名而累实。守名而累实，将恤危亡之不救，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？”

关键词：列子, 杨朱

解释翻译[挑错/完善]杨朱到鲁国游览，住在孟氏家中。孟氏问他：“做人就是了，为什么要名声呢？”杨朱回答说：“要以名声去发财。”孟氏又问：“已经富了，为什么还不停止呢？”杨朱说：“为做官。”

孟氏又问：“已经做官了，为什么还不停止呢？”杨朱说：“为了死后丧事的荣耀。”孟氏又问：“已经死了，还为什么呢？”杨朱说：“为子孙。”孟氏又问：“名声对子孙有什么好处？”杨朱说：“名声是身体辛苦、心念焦虑才能得到的。伴随着名声而来的，好处可以及于宗族，利益可以遍施乡里，又何况子孙呢？”孟氏说：“凡是追求名声的人必须廉洁，廉洁就会贫穷；凡是追求名声的人必须谦让，谦让就会低贱。”杨朱说：“管仲当齐国宰相的时候，国君 yín 乱，他也 yín 乱；国君奢侈，他也奢侈。意志与国君相合，言论被国君听从，治国之道顺利实

行，齐国在诸侯中成为霸主。死了以后，管仲还是管仲。田氏当齐国宰相的时候，国君富有，他便贫苦；国君搜括，他便施舍。老百姓都归向于他，他因而占有了齐国，子子孙孙享受，至今没有断绝。像这样，真实的名声会贫穷，虚假的名声会富贵。”杨朱又说：“有实事的没有名声，有名声的没有实事。名声这东西，实际上是虚伪的。

过去尧舜虚伪地把天下让给许由、善卷，而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天下，享受帝位达百年之久。伯夷、叔齐真实地把孤竹国君位让了出来而终于失掉了国家，饿死在首阳山上。真实与虚伪的区别，就像这样明白。”杨朱说：“一百岁，是寿命的极限。能活到一百岁的，一千人中难有一人。即使有一人，他在孩童与衰老糊涂的时间，几乎占去了一半时间。再去掉夜间睡眠的时间，去掉白天休息的时间，又几乎占去了一半。加上疾病痛苦、失意忧愁，又几乎占去了一半。估计剩下的十多年中，舒适自得，没有丝毫顾虑的时间，也没有其中的一半。那么人生在世又为了什么呢？有什么快乐呢？为了味美丰富的食物吧，为了悦耳的音乐与悦目的女色吧，可是味美丰富的食物并不能经常得到满足，悦耳的音乐与悦目的女色也不能经常听得到与玩得到。再加上要被刑罚所禁止，被赏赐所规劝，被名誉所推进，被法网所阻遏，惶恐不安地去竞争一时的虚伪声誉，以图死后所留下的荣耀，孤独谨慎地去选择耳朵可以听的东西与眼睛可以看的東西，爱惜身体与意念的是与非，白白地丧失了当时最高的快乐，不能自由自在地活一段时间，这与罪恶深重的囚犯所关押的一层又一层的牢笼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上古的人懂得出生是暂时的到来，懂得死亡是暂时的离去，因而随心所欲地行动，不违背自然的喜好，不减少今生的娱乐，所以不被名誉所规劝，顺从自然本性去游玩，不违背万物的喜好，不博取死后的名誉，所以不被刑罚所牵连。名誉的先后，寿命的长短，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。”

杨朱说：“万物所不同的是生存，所相同的是死亡。生存就有贤有愚、有贵有贱，这是不同的；死亡就有腐烂发臭、消失灭亡，这是相同的。即使是这样，贤愚与贵贱也不是人所能办到的，腐臭、消灭也不是人所能办到的。所以生不是人所能生，死不是人所能死，贤不是人所能贤，愚不是人所能愚，贵不是人所能贵，贱也不是人所能贱，然而万物的生与死是一样的，贤与愚是一样的，贵与贱也是一样的。活十年也是死，活百年也是死。仁人圣人也是死，凶人愚人也是死。

活着是尧舜，死了便是腐骨；活着是桀纣，死了也是腐骨。腐骨是一样的，谁知道它们的差异呢？姑且追求今生，哪有工夫顾及死后？”

杨朱说：“伯夷不是没有欲望，但过于顾惜清白的名声，以至于饿死了。展季不是没有人情，但过于顾惜正直的名声，以至于宗人稀少。清白与正直的失误就像他们两人这样。”

杨朱说：“原宪在鲁国十分贫穷，子贡在卫国经商挣钱。原宪的贫穷损害了生命，子贡的经商累坏了身体。”“那么贫穷也不行，经商也不行，怎样才行呢？”答：“正确的办法在于使生活快乐，正确的办法在于使身体安逸。所以善于使生活快乐的人不会贫穷，善于使身体安逸的人不去经商。”

杨朱说：“古代有句话说：‘活着的时候互相怜爱，死了便互相抛弃。’这句话到底了。互相怜爱的方法，不仅仅在于感情，过于勤苦的，能使他安逸，饥饿了能使他吃饱，寒冷了能使他温暖，穷困了能使他顺利。互相抛弃的方法，并不是不互相悲哀，而是口中不含珍珠美玉，身上不穿文彩绣衣，祭奠不设牺牲食品，埋葬不摆冥间器具。

晏婴向管仲询问养生之道。管仲说：‘放纵罢了，不要壅塞，不要阻挡。’晏婴问：‘具体事项是什么？’管仲说：‘耳朵想听什么就听什么，眼睛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鼻子想闻什么就闻什么，嘴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身体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，意念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耳朵所想听的是悦耳的声音，却听不到，就叫做阻塞耳聪；眼睛所想见的是漂亮的颜色，却看不到，就叫做阻塞目明；鼻子所想闻的是花椒与兰草，却闻不到，就叫做阻塞嗅觉；嘴巴所想说的是谁是谁非，却不能说，就叫做阻塞智慧；身体所想舒服的是美丽与厚实，却得不到，就叫做抑制舒适；意念所想做的是放纵安逸，却做不到，就叫做抑制本性。凡此种种阻塞，都是残毁自己的根源，清除残毁自己的根源，放纵情欲一直到死，即使只有一天，一月，一年，十年，这就是我所说的养生。留住残毁自己的根源，检束而不放弃，忧惧烦恼一直到老，即使有一百年，一千年，一万年，也不是我所说的养生。’管仲又说：‘我已经告诉你怎样养生了，送死又该怎样呢？’晏婴说：‘送死就简单了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’管仲说：‘我就是想听听。’晏婴说：‘已经死了，难道能由我吗？烧成灰也行，沉下水也行，埋入土中也行，露在外面也行，包上柴草

扔到沟壑里也行，穿上礼服绣衣放入棺槨里也行，碰上什么都行。’管仲回头对鲍叔黄子说：‘养生与送死的方法，我们两人已经说尽了。’”子产任郑国的宰相，掌握了国家的政权。三年之后，好人服从他的教化，坏人害怕他的禁令，郑国得到了治理，各国诸侯都害怕郑国。他有个哥哥叫公孙朝，有个弟弟叫公孙穆。公孙朝嗜好饮酒，公孙穆嗜好女色。公孙朝的家里，收藏的酒达一千坛，积蓄的酒曲堆成山，离他家大门还有一百步远，酒糟的气味便扑鼻而来。在他被酒菜荒废的日子里，不知道时局的安危，人理的悔恨，家业的有无，亲族的远近，生死的哀乐，即使是水火兵刃一齐到他面前，他也不知道。公孙穆的后院并列着几十个房间，里面都放着挑选来的年轻美貌的女子。在他沉湎于女色的日子里，排除一切亲戚，断绝所有的朋友，躲到了后院里，日以继夜，三个月才出来一次，还觉得不惬意。发现乡间有美貌的处女，一定要用钱财把她弄来，托人做媒并引诱她，必须到手才罢休。子产日夜为他俩忧愁，悄悄地到邓析那里讨论办法，说：“我听说修养好自身然后推及家庭，治理好家庭然后推及国家，这是说从近处开始，然后推广到远处。

我治理郑国已经成功了，而家庭却混乱了。是我的方法错了吗？有什么办法挽救我这两个兄弟呢？请你告诉我。”邓析说：“我已经奇怪很久了，没敢先说出来，你为何不在他们清醒的时候，用性命的重要去晓喻他们，用礼义的尊贵去诱导他们呢？”子产采用了邓析的话，找了个机会去见他的两位兄弟，告诉他们说：“人比禽兽尊贵的地方，在于人有智慧思虑。智慧思虑所依据的是礼义。成就了礼义，那么名誉和地位也就来了。你们放纵情欲去做事，沉溺于嗜欲，那么性命就危险了。你们听我的话，早上悔改，晚上就会得到俸禄了。”公孙朝和公孙穆说：“我懂得这些已经很久了，做这样的选择也已经很久了，难道要等你讲了以后我们才懂得吗？生存难得碰上，死亡却容易到来。以难得的生存去等待容易到来的死亡，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？你想尊重礼义以便向人夸耀，抑制本性以招来名誉，我以为这还不如死了好。为了要享尽一生的欢娱，受尽人生的乐趣，只怕肚子破了不能放肆地去喝酒，精力疲惫了不能放肆地去淫乐，没有工夫去担忧名声的丑恶和性命的危险。而且你以治理国家的才能向我们夸耀，想用漂亮的词句来扰乱我们的心念，用荣华富贵来引诱我们改变意志，不也鄙陋而可怜吗？我们又要和你辨别一下。善于治理身外之物的，外物未必能治好，而自身却有许多辛

苦;善于治理身内心性的，外物未必混乱，而本性却十分安逸。以你对身外之物的治理，那些方法可以暂时在一个国家实行，但并不符合人的本心;以我们对身内心性的治理，这些方法可以推广到天下，君臣之道也就用不着了。我们经常想用这种办法去开导你，你却反而要用你那办法来教育我们吗?”

子产茫然无话可说。过了些天，他把这事告诉了邓析。邓析说：“你同真人住在一起却不知道他们，谁说你是聪明人啊?郑国的治理不过是偶然的，并不是你的功劳。”卫国的端木叔，是子贡的后代。依靠他祖先的产业，家产达万金。不再从事世俗杂务，放纵意念去追求享受。凡是活着的人所想做的，人们心中所想玩的，他没有不去做，没有不去玩的。高墙大院，歌台舞榭，花园兽囿，鱼池草沼，甘饮美食，华车丽服，美声妙乐，娇妻艳妾，可以与齐国和楚国的国君相比拟。至于他的情欲所喜好的，耳朵所想听的，眼睛所想看的，嘴巴所想尝的，即使在遥远的地方、偏僻的国家，不是中原所生产养育的，没有搞不到手的东西，就像拿自己围墙内的东西一样。至于他出去游览，即使山河阻险，路途遥远，没有走不到的地方，就像一般人走几步路一样。庭院中的宾客每天以百计，厨房里的烟火一直不断，厅堂里的音乐一直不绝。自奉自养之后剩下来的东西，先施舍给本宗族的人，施舍本宗族剩下来的东西，再施舍给本邑里的人，施舍本邑里剩下来的东西，才施舍给全国的人。到了六十岁的时候，血气躯干都将衰弱了，于是抛弃家内杂事，把他的全部库藏及珍珠宝玉、车马衣物、少妇美女，在一年之中全部散尽，没有给子孙留一点钱财。等到他生病的时候，家中没有一点药物;等到他死亡的时候，家中没有一点埋葬用的钱财。一国之中受过他施舍的人，共同出钱埋葬了他，并把钱财都还给了他的子孙。禽骨厘听到了这件事，说：“端木叔是个疯狂的人，侮辱了他的祖先了。”段干生听到了这件事，说：“端木叔是个通达的人，德行超过他的祖先了。他的行动，他的作为，一般人觉得惊讶，却符合真实的情理。卫国的君子们多以礼教自我约束，本来就是不可理解端木叔这个人的本心的。”

孟孙阳问杨朱说：“这里有个人，尊贵生命，爱惜身体，以求不死，可以吗?”杨朱说：“没有不死的道理。”孟孙阳又问：“以求长寿，可以吗?”杨朱说：“没有长寿的道理。生命并不因为尊贵它就能存在，身体并不因为爱惜它就能壮实。而且长久活着干什么呢?人的情欲好恶，古代与现在一样;身体四肢的安危，古代

与现在一样;人间杂事的苦乐,古代与现代一样;朝代的变迁治乱,古代与现在一样。已经听到了,已经看到了,已经经历了,活一百年还嫌太多,又何况长久活着的苦恼呢?”孟孙阳说:“如果是这样的话,早点死亡就比长久活着更好,那么踩剑锋刀刃,入沸水大火,就是满足愿望了。”杨子说:“不是这样的。已经出生了,就应当听之任之,心念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一直到死亡。将要死亡了,就应当听之任之,尸体该放到哪里就到哪里,一直到消失。一切都放弃努力,一切都听之任之,何必在人间考虑早死与晚死呢?”

杨朱说:“伯成子高不肯用一根毫毛去为他人谋利益,抛弃了国家,隐居种田去了。大禹不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为自己谋利益,结果全身残疾。古时候的人要损害一根毫毛去为天下谋利益,他不肯给;把天下的财物都用来奉养自己的身体,他也不愿要。人人都不损害自己的一根毫毛,人人都不为天下人谋利益,天下就太平了。”禽子问杨朱说:“取你身上一根汗毛以救济天下,你干吗?”杨子说:

“天下本来不是一根汗毛所能救济的。”禽子说:“假使能救济的话,干吗?”杨子不吭声。禽子出来告诉了孟孙阳。孟孙阳说:“你不明白先生的心,请让我来说吧。有人侵犯你的肌肉皮肤便可得到一万金,你干吗?”禽子说:“干。”孟孙阳说:“有人砍断你的一节身体便可得到一个国家,你干吗?”禽子沉默了很久。孟孙阳说:“一根汗毛比肌肉皮肤小得多,肌肉皮肤比一节身体小得多,这十分明白。然而把一根根汗毛积累起来便成为肌肉皮肤,把一块块肌肉皮肤积累起来便成为一节身体。一根汗毛本是整个身体中的万分之一部分,为什么要轻视它呢?”禽子说:“我不能用更多的道理来说服你。但是用你的话去问老聃、关尹,那你的话就是对了;用我的话去问大禹、墨翟,那我的话就是对了。”孟孙阳于是回头同他的学生说别的事去了。

杨朱说:“天的美名归于舜、禹、周公、孔子,天下的恶名归于夏桀、商纣。但是舜在河阳种庄稼,在雷泽烧陶器,四肢得不到片刻休息,口腹得不到美味饭菜,父母不喜欢他,弟妹不亲近他,年龄到了三十岁,才不得不先报告父母就娶妻。等到接受尧的禅让时,年龄已经太大了,智力也衰弱了。儿子商钧又无能,只好把帝位让给禹,忧郁地一直到死。这是天子中穷困苦毒的人。鲧治理水土,没有取得成绩,被杀死在羽山。禹继承他的事业,给杀父的仇人做事,只怕荒废了治理水土的时间,儿子出生后没有时间给他起名字,路过家门也不能进去,身

体憔悴，手脚都生了茧子。等到他接受舜让给他的帝位时，把宫室盖得十分简陋，却把祭祀的礼眼做得很讲究，忧愁地一直到死。这是天子中忧愁辛苦的人。武王已经去世，成王还很年幼，周公行使天子的权力。邵公不高兴，几个国家流传着谣言。周公到东方居住了三年，杀死了哥哥，流放了弟弟，自己才保住了生命，忧愁地一直到死。这是天子中危险恐惧的人。孔子懂得帝王治国的方法，接受当时各国国君的邀请，在宋国时曾休息过的大树被人砍伐，在卫国时一度做官却又被冷落，在商周时被拘留监禁，在陈国与蔡国之间被包围绝粮，又被季氏轻视，被阳虎侮辱，忧愁地一直到死。这是有道贤人中惊惧慌张的人。所有这四位圣人，活着的时候没有享受一天的欢乐，死了后却有流传万代的名声。死后的名声本来不是实际生活所需要的，即使称赞自己也不知道，即使奖赏自己也不知道，与树桩土块没有什么差别了。夏桀凭借历代祖先的资本，占据着天子的尊贵地位，智慧足以抗拒众臣，威势足以震动海内；放纵耳目国所想要的娱乐，做尽意念想做的事情，高高兴兴地一直到死。这是天子中安逸放荡的人。商纣也凭借历代祖先的资本，占据着天子的尊贵地位，威势没有任何地方行不通，意志没有任何人不服从，在所有的宫殿中肆意淫乱，在整个黑夜里放纵情欲，不用礼义来使自己困苦，高高兴兴地一直到被杀。这是天子中放肆纵欲的人。这二个凶恶的人，活着时有放纵欲望的欢乐，死了后蒙上了愚顽暴虐的坏名声。实际生活本来不是死后的名声所能相比的，即使毁谤他也不知道，即使惩罚他也不知道，这与树桩土块有什么不同呢？那四位圣人虽然都得到了美名，但辛辛苦苦一直到最后，都归于死亡了。那两个凶恶的人虽然都得到了恶名，但高高兴兴一直到最后，也都归于死亡了。”

杨朱进见梁王，说治理天下就同在手掌上玩东西一样容易。梁王说：“先生有一妻一妾都管不好，三亩大的菜园都除不净草，却说治理天下就同在手掌上玩东西一样容易，为什么呢？”杨朱答道：“您见到过那牧羊的人吗？成百只羊合为一群，让一个五尺高的小孩拿着鞭子跟着羊群，想叫羊向东羊就向东，想叫羊向西羊就向西。如果尧牵着一只羊，舜拿着鞭子跟着羊，羊就不容易往前走了。而且我听说过：能吞没船只的大鱼不到支流中游玩，鸿鹄在高空飞翔不落在池塘上。为什么？它们的志向极其远大。黄钟大吕这样的音乐不能给烦杂凑合起来的舞蹈伴奏。为什么？它们的音律很有条理。准备做大事的不做小事，要成就大事的不

成就小事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杨朱说：“太古的事情已经完全消灭了，谁把它记载下来的呢？三皇的事迹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；五帝的事迹好像明白，又好像在梦中；三王的事迹有的隐藏了，有的显示出来，一亿件事中未必知道一件。当世的事情有的听说了，有的看见了，一万件中未必明了一件。眼前的事情有的存在着，有的过去了，一千件中未必明了一件。从太古直到今天，年数固然计算不清，但自伏羲以来三十多万年，贤人与愚人，好人与坏人，成功的事情与失败的事情，对的事情与错的事情，没有不消灭的，只是早晚快慢不同罢了。顾惜一时的毁谤与赞誉，使自己的精神与形体焦的痛苦，求得死后几百年中留下的名声，怎么能润泽枯槁的尸骨？这样活着又有什么乐趣呢？”

杨朱说：“人与天地近似一类，怀有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本性，是生物中最有灵性的。但是人啊，指甲牙齿不能很好地守卫自己，肌肉皮肤不能很好地捍御自己，快步奔跑不能很好地得到利益与逃避祸害，没有羽毛来抵抗寒冷与暑热，一定要利用外物来养活自己，运用智慧而不依仗力量，所以智慧之所以可贵，以能保存自己为贵；力量之所以低贱，以能侵害外物为贱。然而身体不是我所有的，既然出生了，便不能不保全它；外物也不是我所有的，既然存在着，便不能抛弃它。身体固然是生命的主要因素，但外物也是保养身体的主要因素。虽然要保全生命，却不可以占有自己的身体；虽然不能抛弃外物，却不可以占有那些外物。占有那些外物，占有自己的身体，就是蛮横地把天下的身体属于己有，蛮横地把天下之物属于己有。不蛮横地把天下的身体属于己有，不蛮横地把天下之物属于己有的，大概只有圣人吧！把天下的身体归公共所有，把天下的外物归公共所有，大概只有至人吧！这就叫做最崇高最伟大的人。”

杨朱说：“百姓们得不到休息，是为了四件事的缘故：一是为了长寿，二是为了名声，三是为了地位，四是为了财货。有了这四件事，便害怕鬼神，害怕别人，害怕威势，害怕刑罚，这叫做逃避自然的人。这种人可以被杀死，可以活下去，控制生命的力量在自身之外。不违背天命，为什么要羡慕长寿？不重视尊贵，为什么要羡慕名声？不求取权势，为什么要羡慕地位？

不贪求富裕，为什么要羡慕财货？这叫做顺应自然的人。这种人天下没有敌

手，控制生命的力量在自身之内。所以俗话说：‘人不结婚做官，情欲便丢掉一半；人不穿衣吃饭，君臣之道便会消失。’

周都的谚语说：‘老衣可以叫做坐在那里死去。’早晨外出，夜晚回家，自己认为这是正常的本性；喝豆汁吃豆叶，自己认为这是最好的饮食；肌肉又粗又壮，筋骨关节紧缩弯曲，一旦让他穿上柔软的毛裘和光润的绸终，吃上细粮鱼肉与香美的水果，就会心忧体烦，内热生病了。如果宋国和鲁国的国君与老农同样种地，那不到一会儿也就疲惫了。所以田野里的人觉得安逸的，田野里的人觉得香美的，便说是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过去宋国有个农夫，经常穿乱麻絮的衣服，并只用它来过冬。到了春天耕种的时候，自己在太阳下曝晒，不知道天下还有大厦深宫，丝棉与狐貉皮裘。回头对他的妻子说：‘晒太阳的暖和，谁也不知道，把它告诉我的国君，一定会得到重赏。’乡里的富人告诉他说：‘过去有以胡豆、麻杆、水芹与蒿子为甘美食物的人，对本乡富豪称赞它们，本乡富豪拿来尝了尝，就像毒虫叮刺了嘴巴，肚子也疼痛起来，大家都讥笑并埋怨那个人，那人也大为惭愧。你呀，就是这样一类人。’”

杨朱说：“高大的房屋，华丽的衣服，甘美的食物，漂亮的女子，有了这四样，又何必再追求另外的东西？有了这些还要另外追求的，是贪得无厌的人性。贪得无厌的人性，是阴阳之气的蛀虫。忠并不能使君主安逸，恰恰能使他的身体遭受危险；义并不能使别人得到利益，恰恰能使他的生命遭到损害。使君上安逸不来源于忠，那么忠的概念就消失了；使别人得利不来源于义，那么义的概念就断绝了。君主与臣下都十分安逸，别人与自己都得到利益，这是古代的行为准则。鬻子说：‘不要名声的人没有忧愁。’老子说：‘名声是实际的宾客。’但那些忧愁的人总是追求名声而不曾停止，难道名声本来就不能不要，名声本来就不能作宾客吗？现在有名声的人就尊贵荣耀，没有名声的人就卑贱屈辱。尊贵荣耀便安逸快乐，卑贱屈辱便忧愁苦恼。忧愁苦恼是违反本性的，安逸快乐是顺应本性的。这些与实际又紧密相关。名声怎么能不要？名声怎么能作宾客？只是担心为了坚守名声而损害了实际啊！坚守名声而损害了实际，所担忧的是连危险灭亡都挽救不了，难道仅仅是在安逸快乐与忧愁苦恼这二者之间吗？”

上一篇：力命 下一篇：说符 全文：列子

说符作者：列御寇 全集：列子 来源：网络 [挑错/完善]

子列子学于壶丘子林。壶丘子林曰：“子知持后，则可言持身矣。”列子曰：“愿闻持后。”曰：“顾若影，则知之。”列子顾而观影：形枉则影曲，形直则影正。然则枉直随形而不在影，屈伸任物而不在我，此之谓持后而处先。

关尹谓子列子曰：“言美则响美，言恶则响恶；身长则影长，身短则影短。名也者，响也；身也者，影也。故曰：慎尔言，将有和之；慎尔行，将有随之，是故圣人见出以知入，观往以知来，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。度在身，稽在人。人爱我，我必爱之；人恶我，我必恶之。汤武爱天下，故王；桀纣恶天下，故亡，此所稽也。稽度皆明而不道也，譬之出不由门，行不从径也。以是求利，不亦难乎？尝观之《神农有炎》之德，稽之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，度诸法士贤人之言，所以存亡废兴而非由此道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严恢曰：“所为问道者为富，今得珠亦富矣，安用道？”子列子曰：“桀纣唯重利而轻道，是以亡。幸哉余未汝语也！人而无义，唯食而已，是鸡狗也。疆食靡角，胜者为制，是禽兽也。为鸡狗禽兽矣，而欲人之尊己，不可得也。人不尊己，则危辱及之矣。”

列子学射中矣，请于关尹子。尹子曰：“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？”对曰：“弗知也。”关尹子曰：“未可。”退而习之。三年，又以报关尹子。尹子曰：“子知子之所以中乎？”列子曰：“知之矣。”关尹子曰：“可矣；守而勿失也。非独射也，为国与身，亦皆如之。故圣人不察存亡，而察其所以然。”

列子曰：“色盛者骄，力盛者奋，未可以语道也。故不班白语道失，而况行之乎？故自奋则人莫之告。人莫之告，则孤而无辅矣。贤者任人，故年老而不衰，智尽而不乱。故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。”

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，三年而成。锋杀茎柯，毫芒繁泽，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。此人遂以巧食宋国。子列子闻之，曰：“使天地之生物，三年而成一叶，则物之叶者寡矣。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。”

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。客有言之郑子阳者曰：“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国而穷。君无乃为不好士乎？”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。子列子出，见使者，再拜而辞。使者去。子列子入，其妻望之而拊心曰：“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，皆

得佚乐，今有饥色，君过而遗先生食。先生不受，岂不命也哉？”子列子笑谓之曰：“君非自知我也。以人之言而遗我粟，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”其卒，民果作难，而杀子阳。

鲁施氏有二子，其一好学，其一好兵。好学者以术干齐侯；齐侯纳之，以为诸公子之傅。好兵者之楚，以法干楚王；王悦之，以为军正。禄富其家，爵荣其亲。施氏之邻人孟氏，同有二子，所业亦同，而窘于贫。羡施氏之有，因从请进趋之方。二子以实告孟氏。孟氏之一子之秦，以术干秦王。秦王曰：“当今诸侯力争，所务兵食而已。若用仁义治吾国，是灭亡之道。”遂宫而放之。其一子之卫，以法干卫侯。卫侯曰：“吾弱国也，而摄乎大国之间。大国吾事之，小国吾抚之，是求安之道。若赖兵权，灭亡可待矣。若全而归之，适于他国。为吾之患不轻矣。”遂刖之，而还诸鲁。既反，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让施氏。施氏曰：“凡得时者昌，失时者亡。子道与吾同，而功与吾异，失时者也，非行之谬也。且天下理无常是，事无常非。先日所用，今或弃之；今之所弃，后或用之。此用与不用，无定是非也。投隙抵时，应事无方，属乎智。智苟不足，使若博如孔丘，术如吕尚，焉往而不穷哉？”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，曰：“吾知之矣，子勿重言！”

晋文公出会，欲伐卫，公子锄仰天而笑。公问何笑。曰：“臣笑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，道见桑妇，悦而与言。然顾视其妻，亦有招之者矣。臣窃笑此也。”公寤其言，乃止。引师而还，未至，而有伐其北鄙者矣。

晋国苦盗，有郄雍者，能视盗之貌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。恶侯使视盗，千百无遗一焉。晋侯大喜，告赵文子曰：“吾得一人，而一国盗为尽矣，奚用多为？”文子曰：“吾君恃伺察而得盗，盗不尽矣，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。”俄而群盗谋曰：“吾所穷者郄雍也。”遂共盗而残之。晋侯闻而大骇，立召文子而告之曰：“果如子言，郄雍死矣！然取盗何方？”文子曰：“周谚有言：察见渊鱼者不祥，智料隐匿者有殃。且君欲无盗，莫若举贤而任之；使教明于上，化行于下，民有耻心，则何盗之为？”于是用随会知政，而群盗奔秦焉。

孔子自卫反鲁，息驾乎河梁而观焉。有悬水三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鱼鳖弗能游，鼃鼃弗能居，有一丈夫方将厉之。孔子使人并涯止之，曰：“此悬水三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鱼鳖弗能游，鼃鼃弗能居也。意者难可以济乎？”丈夫不以错意，

遂度而出。孔子问之曰：“巧乎？有道术乎？所以能入而出者，何也？”丈夫对曰：“始吾之入也，先以忠信；及吾之出也，又从以忠信。忠信错吾躯于波流，而吾不敢用私，所以能入而复出者，以此也。”孔子谓弟子曰：“二三子识之！水且犹可以忠信诚身亲之，而况人乎？”

白公问孔子曰：“人可与微言乎？”孔子不应。白公问曰：“若以石投水，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吴之善没者能取之。”曰：“若以水投水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淄、渑之合，易牙尝而知之。”白公曰：“人故不可与微言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何为不可？唯知言之谓者乎！夫知言之谓者，不以言言也。争鱼者濡，逐兽者趋，非乐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为无为。夫浅知之所争者，末矣。”白公不得已，遂死于浴室。

赵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，胜之，取左人中人；使遽人来谒之。襄子方食而有忧色。左右曰：“一朝而两城下，此人之所喜也；今君有忧色，何也？”襄子曰：“夫江河之大也，不过三日；飘风暴雨不终朝，日中不须臾。今赵氏之德行，无所施于积，一朝而两城下，亡其及我哉！”孔子闻之曰：“赵氏其昌乎！夫忧者所以为昌也，喜者所以为亡也。胜非其难者也；持之，其难者也。贤主以此持胜，故其福及后世。齐、楚、吴、越皆尝胜矣，然卒取亡焉，不达乎持胜也。唯有道之主为能持胜。”孔子之劲，能拓国门之关，而不肯以力闻。墨子为守攻，公输般服，而不肯以兵知。故善持胜者以强为弱。

宋人有好行仁义者，三世不懈。家无故黑牛生白犊，以问孔子。孔子曰：“此吉祥也，以荐上帝。”居一年，其父无故而盲，其牛又复生白犊。其父又复令其子问孔子。其子曰：“前问之而失明，又何问乎？”父曰：“圣人之言先违后合。其事未究，姑复问之。”其子又复问孔子。孔子曰：“吉祥也。”复教以祭。其子归致命。其父曰：“行孔子之言也。”居一年，其子无故而盲。其后楚攻宋，围其城；民易子而食之，析骸而炊之；丁壮者皆乘城而战，死者大半。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。及围解而疾俱复。

宋有兰子者，以技干宋元。宋元召而使见其技，以双枝长倍其身，属其胫，并趋并驰，弄七剑，迭而跃之，五剑常在空中。元君大惊，立赐金帛。又有兰子又能燕戏者，闻之，复以干元君。元君大怒曰：“昔有异技干寡人者，技无庸，适值寡人有欢心，故赐金帛。彼必闻此而进，复望吾赏。”拘而拟戳之，经月乃

放。

秦穆公谓伯乐曰：“子之年长矣，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？”伯乐对曰：“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。天下之马者，若灭若没，若亡若失，若此者绝尘弭辙。臣之子皆下才也，可告以良马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。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，有九方皋，此其于马，非臣之下也。请见之。”穆公见之，使行求马。三月而反，报曰：“已得之矣，在沙丘。”穆公曰：“何马也？”对曰：“牝而黄。”使人往取之，牡而骊。穆公不说，召伯乐而谓之曰：“败矣，子所使求马者！色物、牝牡尚弗能知，又何马之能知也？”伯乐喟然太息曰：“一至于此乎！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。若皋之所观，天机也，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内而忘其外；见其所见，不见其所不见；视其所视，而遗其所不视。若皋之相者，乃有贵乎马者也。”马至，果天下之马也。

楚庄王问詹何曰：“治国奈何？”詹何对曰：“臣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。”楚庄王曰：“寡人得奉宗庙社稷，愿学所以守之。”詹何对曰：“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，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。故本在身，不敢对以末。”楚王曰：“善。”

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：“人有三怨，子知之乎？”孙叔敖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爵高者人妒之，官大者主恶之，禄厚者怨逮之。”孙叔敖曰：“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；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；吾禄益厚，吾施益博。以是免于三怨，可乎？”

孙叔敖疾将死，戒其子曰：“王亟封我矣，吾不受也，为我死，王则封汝。汝必无受利地！楚越之间有寝丘者，此地不利而名甚恶。楚人鬼而越人禴，可长有者唯此也。”孙叔敖死，王果以美地封其子。子辞而不受，请寝丘。与之，至今不失。

牛缺者，上地之大儒也，下之邯郸，遇盗于耦沙之中，尽取其衣装车，牛步而去。视之欢然无忧忭之色。盗追而问其故。曰：“君子不以所养害其所养。”盗曰：“嘻！贤矣夫！”既而相谓曰：“以彼之贤，往见赵君。使以我为，必困我。不如杀之。”乃相与追而杀之。燕人闻之，聚族相戒，曰：“遇盗，莫如上地之牛缺也！”皆受教。俄而其弟适秦，至关下，果遇盗；忆其兄之戒，因与盗力争；既而不如，又追而以卑辞请物。盗怒曰：“吾活汝弘矣，而追吾不已，迹将着焉。既为盗矣，仁将焉在？”遂杀之，又傍害其党四五人焉。

虞氏者，梁之富人也，家充殷盛，钱帛无量，财货无訾。登高楼，临大路，设乐陈酒，击博楼上，侠客相随而行，楼上博者射，明琼张中，反两翕鱼而笑。飞鸢适坠其腐鼠而中之。侠客相与言曰：“虞氏富氏之日久矣，而常有轻易人之志。吾不侵犯之，而乃辱我以腐鼠。此而不报，无以立谨于天下。请与若等戮力一志，率徒属，必灭其家为等伦。”皆许诺。至期日之夜，聚众积兵，以攻虞氏，大灭其家。

东方有人焉，曰爰旌目，将有适也，而饿于道。狐父之盗曰丘，见而下壶餐以哺之。爰旌目三哺而后能视，曰：“子何为者也？”曰：“我狐父之人丘也。”爰旌目曰：“嘻！汝非盗耶？胡为而食我？吾义不食子之食也。”两手据地而欧之，不出，喀喀然遂伏而死。

狐父之人则盗矣，而食非盗也。以人之盗，因谓食为盗而不敢食，是失名实者也。

柱厉叔事莒敖公，自为不知己，去居海上。夏日则食菱芰，冬日则食橡栗。莒敖公有难，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。其友曰：“子自以为不知己，故去。今往死之，是知与不知无辨也。”柱厉叔曰：“不然；自以为不知，故去。今死，是果不知我也。吾将死之，以丑后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。”凡知则死之，不知则弗死，此直道而行者也。柱厉叔可谓怵以忘其身者也。

杨朱曰：“利出者实及，怨往者害来。发于此而应于外者唯请，是故贤者慎所出。”

杨子之邻人亡羊，既率其党，又请杨子之竖追之。杨子曰：“嘻！亡一羊何追者之众？”邻人曰：“多歧路。”既反，问：“获羊乎？”曰：“亡之矣。”曰：“奚亡之？”曰：“歧路之中又有歧焉。吾不知所之，所以反也。”杨子戚然变容，不言者移时，不笑者竟日。门人怪之，请曰：“羊贱畜，又非夫子之有，而损言笑者何哉？”杨子不答。门人不获所命。弟子孟孙阳出，以告心都子。心都子他日与孟孙阳偕入，而问曰：“昔有昆弟三人，游齐鲁之间，同师而学，进仁义之道而归。其父曰：‘仁义之道若何？’伯曰：‘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。’仲曰：‘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。’叔曰：‘仁义使我身名并全。’彼三术相反，而同出于儒。孰是孰非邪？”杨子曰：“人有滨河而居者，习于水，勇于泅，操舟鬻渡，利供百口。

裹粮就学者成徒，而溺死者几半。本学泅，不学溺，而利害如此。若以为孰是孰非？”

心都子嘿然而出。孟孙阳让之曰：“何吾子问之迂，夫子答之僻？吾惑愈甚。”心都子曰：“大道以多歧亡羊，学者以多方丧生。学非本不同，非本不一，而末异若是。唯归同反一，为亡得丧。子长先生之门，习先生之道，而不达先生之况也，哀哉！”

杨朱之弟曰布，衣素衣而出。天雨，解素衣，衣缁衣而反。其狗不知，迎而吠之。杨而怒，将扑之。杨朱曰：“子无扑矣！子亦犹是也。向者使汝狗白而往，黑而来，岂能无怪哉？”

杨朱曰：“行善不以为名，而名从之；名不与利期，而利归之；利不与争期，而争及之：故君子必慎为善。”

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，燕君使人受之，不捷，而言者死。燕君甚怒其使者，将加诛焉。幸臣谏曰：“人所忧者莫急于死，己所重者莫过乎生。彼自丧其生，安能令君不死也？”乃不诛。有齐子亦欲学其道，闻言者之死，乃抚膺而恨。富子闻而笑之曰：“夫所欲学不死，其人已死而犹恨之，是不知所以为学。”胡子曰：“富子之言非也。几人有术不能行者有矣，能行而无其术者亦有矣。卫人有善数者，临死，以诀喻其子。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。他人问之，以其父所言告之。问者用其言而行其术，与其父无差焉。若然，死者奚为不能言生术哉？”

邯郸之民，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，简子大悦，厚赏之。客问其故。简子曰：“正旦放生，示有恩也。”客曰：“民知君之欲放之，故竞而捕之，死者众矣。君如欲生之，不若禁民勿捕。捕而放之，恩过不相补矣。”简子曰：“然。”

齐田氏祖于庭，食客千人。中坐有献鱼雁者，田氏视之，乃叹曰：“天之于民厚矣！殖五谷，生鱼鸟，以为之用。众客和之如响。鲍氏之子年十二，预于次，进曰：“不如君言。天地万物与我并生，类也。类无贵贱，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，迭相食；非相为而生之。人取可食者而食之，岂天本为人生之？且蚊蚋 替肤，虎狼食肉，非天本为蚊蚋生人、虎狼生肉者哉？”

齐有贫者，常乞于城市。城市患其亟也，众莫之与。遂适田氏之厩，从马医作役，而假食。郭中人戏之曰：“从马医而食，不以辱乎？”乞儿曰：“天下之辱

莫过于乞。乞犹不辱，岂辱马医哉？”

宋人有游于道，得人遗契者，归而藏之，密数其齿。告邻人曰：“吾富可待矣。”

人有枯梧树者，其邻父言枯梧之树不祥。其邻人遽而伐之。邻人父因请以为薪。其人乃不悦，曰：“邻人之父徒欲为薪，而教吾伐之也。与我邻若此，其险岂可哉？”

人有亡鈇者，意者邻之子，视其行步，窃鈇也；颜色，窃鈇也；言语，窃鈇也；作动态度，无为而不窃鈇也。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，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，动作态度，无似窃鈇者。

白公胜虑乱，罢朝而立，倒仗策，赍上贯颐，血流至地而弗知也。郑人闻之曰：“颐之忘，将何不忘哉？”意之所属着，其行足蹶株埒，头抵植木，而不自知也。

昔齐人有欲金者，清旦请冠而之市，适鬻金者之所，因攫其金而去。吏捕得之，问曰：“人皆在焉，子攫人之金何？”对曰：“取金之时，不见人，徒见金。”

关键词：列子, 说符

解释翻译[挑错/完善]列子向壶丘子林学习。壶丘子林说：“你如果懂得怎样保持落后，就可以和你谈怎样保住自身了。”列子说：“希望能听你说说怎样保持落后。”壶丘子林说：“回头看看你的影子，就知道了。”列子回头看他的影子：身体弯曲，影子便弯曲；身体正直，影子便正直。那么，影子的弯曲与正直是随身体而变化的，根源不在影子自身；自己的屈曲与伸直是随外物而变化的，根源不在我自己。这就叫保持落后却处于前列。

关尹对列子说：“说话声音好听，回响也就好听；说话声音难听，回响也就难听。身体高大，影子就高大；身体矮小，影子就矮小。名声就像回响，行为就像影子。所以说：谨慎你的言语，就会有人附和；谨慎你的行为，就会有人跟随。所以圣人看见外表就可以知道内里，看见过去就可以知道未来，这就是为什么能事先知道的原因。法度在于自身，稽考在于别人。别人喜爱我，我一定喜爱他；别人厌恶我，我一定厌恶他。商汤王、周武王爱护天下，所以统一了天下；夏桀

王、商纣王厌恶天下，所以丧失了天下，这就是稽考的结果。稽考与法度都很明白却不照着去做，就好比外出不通过大门，行走不顺道路一样。用这种方法去追求利益，不是很困难吗？我曾经了解过神农、有炎的德行，稽考过虞、夏、商、周的书籍，研究过许多礼法之士和贤能之人的言论，知存亡废兴的原因不是由于这个道理的，从来没有过。”

严恢说：“所以要学习道义的目的不在于求得财富。现在得到了珠宝也就富了，还要道义干什么呢？”列子说：“夏桀、商纣就是由于重视利益而轻视道义才灭亡的。幸运啊！我没有告诉你。人如果没有道义，只有吃饭而已，这是鸡狗。抢着吃饭，用角力相斗，胜利的就是宰制者，这是禽兽。已经成为鸡狗禽兽了，却想要别人尊敬自己，是不可能得到的。别人不尊敬自己，那危险侮辱就会来到了。”

列子学习射箭能射中目标了，便向关尹子请教。关尹子问：“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射中吗？”列子回答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关尹子说：“还不行。”列子回去继续练习。三年以后，又把练习情况报告了关尹子。关尹子问：“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射中吗？”列子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关尹子说：“可以了，记住，不要忘掉它。不仅射箭如此，治理国家与修养身心也都是这样。所以圣人不考察存亡现象而考察为什么存亡的原因。”

列子说：“气色强盛的人骄傲，力量强盛的人奋勇，不可以和他谈论道的真谛。所以头发没有花白就谈论道，必然出毛病，更何况行道呢？所以自己奋勇，便没有人再教他。没有人教他，那就孤独没有帮助了。贤明的人任用别人，因而年纪老了也不衰弱，智力尽了也不昏乱。所以治理国家的困难在于认识贤人而不在于自己贤能。”

宋国有个人给他的国君用玉做成楮树叶子，三年做成了。叶子的肥瘦、叶茎和树枝、毫毛与小刺、颜色与光泽，乱放在真的楮树叶子中便分辨不出来。这个人于是凭着他的技巧在宋国生活。列子听说这事，说：“假使天地间生长的万物，三年才长成一片叶子，那树木有枝叶的就太少了。所以圣人依靠自然的生化而不依靠智慧技巧。”

列子穷困，容貌有饥饿之色。有人对郑国宰相子阳说：“列御寇是个有道德学问的人，住在您的国家里而受到穷困，您难道不喜欢有道之士吗？”郑子阳立

即命令官吏给列子送去粮食。列子出来接见使者，两次拜谢并拒绝接受，使者只好走了。列子进屋后，他的妻子拍着胸脯埋怨说：“我听说做有道德学问的人的妻子都能得到安佚快乐。现在我们挨饿，君王派人来给你送粮食，你却不接受，难道不是我们的命吗？”列子笑着对她说：“君王不是自己知道我的，而是根据别人的话才送给我粮食的；等到他要加罪于我时，又会根据别人的话去办，这就是我所以不接受的原因。”后来，百姓们果然作乱杀掉了子阳。

鲁国的施氏有两个儿子，一个爱好学问，一个爱好打仗。爱好学问的用仁义学术去劝齐侯，齐侯接纳了他，用他做各位公子的老师。爱好打仗的到了楚国，用作战方法去劝楚王，楚王很高兴，用他做军正的官。俸禄使全家富裕起来，爵位使亲人荣耀起来。施氏的邻居孟氏同样有两个儿子，所学的东西也相同，却被贫困所窘迫。羡慕施氏的富有，便去请教上进的方法。这两人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孟氏。于是孟氏的一个儿子到了秦国，用仁义学说劝秦王。秦王说：“现在各国诸侯用武力竞争，所做的不过是征集兵士与粮食罢了。如果用仁义来治理我的国家，便是灭亡的道路。”于是施以宫刑并驱逐了他。另一个儿子到了卫国，用作战方法去劝卫侯。卫侯说：“我国是个弱小的国家，却夹在大国之中。对大国我顺服，对小国我安抚，这是求得平安的方法。如果依靠兵权，灭亡也就很快了。如果让你保全身体回去，到了别的国家，那么我国的祸患就不轻了。”于是砍断他的脚，送回到了鲁国。回家以后，孟氏的父子捶胸顿足责骂施氏。施氏说：“凡是适合时宜的人便昌盛，违背时宜的人便灭亡。你们的道理与我们相同，而结果却与我们不同，是违背时宜的缘故，不是行为的错误。而且天下的道理没有长久是对的，事情没有长久是错的。以前所用的方法，今天有可能抛弃；今天所抛弃的方法，以后有可能使用。这种用与不用，没有一定的是非。抓住机会，适应时宜，处理事情不用固定的方法，这要依靠智慧。如果智慧不够，即使博学像孔丘，计谋如吕尚，到什么地方而不穷困呢？”孟氏父子一下子明白了，不再怨恨，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”

晋文公出去参加盟会，要讨伐卫国。公子锄抬头大笑。文公问他笑什么。他说：“我笑我的邻居有个人送他的妻子到别人家，路上见到一个采摘桑叶的妇女，高兴地和她攀谈起来。但回头看看他的妻子，也有人在和她打招呼。我偷笑的就是这件事。”文公明白了他的话，于是停止了行动。率领军队回国，还没到国都，

已经有人在攻伐晋国北部边境地区了。

晋国苦于强盗太多。有一个叫郄雍的人，能看出强盗的相貌，看他们的眉目之间，就可以得到他们的真情。晋侯叫他去查看强盗，千百人中不会遗漏一个。晋侯大为高兴。告诉赵文子说：“我得到一个人，全国的强盗都没有了，何必用那么多人呢？”文子说：“您依仗窥伺观察而抓到强盗，强盗不但清除不尽，而且郄雍一定不得好死。”不久一群强盗商量说：“我们所以穷困的原因，就是这个郄雍。”于是共同抓获并残杀了他。晋侯听说后大为惊骇，立刻召见文子，告诉他说：“果然像你所说的那样，郄雍死了。但收拾强盗用什么方法呢？”

文子说：“周时有俗话说：‘眼睛能看到深渊中游鱼的人不吉祥，心灵能估料到隐藏着的东西的人有灾殃。’况且您要想没有强盗，最好的办法是选拔贤能的人并重用他们，使上面的政教清明，下面的好风气流行，老百姓有羞耻之心，那还有谁去做强盗呢？”于是任用随会主持政事，而所有的强盗都跑到秦国去了。

孔子从卫国到鲁国去，在河堤上停住马车观览。那里有瀑布高二三十丈，旋涡达九十里远，鱼鳖不能游动，鼃鼃不能居住，却有一个男人正准备渡过去。孔子派人沿着水边过去制止他，说：“这里的瀑布高二三十丈，旋涡达九十里远，鱼鳖不能游动，鼃鼃不能居住。想来很难渡过去吧？”那男人毫不在乎，于是渡过河去，从水中钻了出来。孔子问他说：“真巧妙啊！有道术吗？所以能钻入水中又能钻出来，凭的是什么呢？”那男人回答说：“我开始进入水中时，事先具有忠信之心；到我钻出水面的时候，又跟着使用忠信之心。忠信把我的身躯安放在波涛中，我不敢有一点私心，我所以能钻进去又钻出来的原因，就是这个。”孔子对弟子们说：“你们记住：水都可以以忠信诚心而用身体去亲近它，更何况人呢！”

白公问孔子说：“人可以和别人密谋吗？”孔子不回答。白公又问道：“如果把石头投入水中，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吴国善于潜水的人能把它取出来。”白公又问：“如果把水投入水中，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淄水与渑水合在一起，易牙尝一尝就能辨出来。”白公说：“人本来就不可以和别人密谋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但只有懂得语言的人才能这样说吧！所谓懂得语言的人，是指不用语言来表达意思的人。争抢鱼虾的沾湿一身，追逐野兽的跑痛双腿，并不是乐意这样干的。所以最高的语言是不用语言，最高的作为是没有作为。那些知识浅薄的人所

争论的都是些枝微末节。”白公不能阻止自己叛乱的念头。终于死在浴室中。

赵襄子派新稚穆子攻打翟人，打败了他们，夺取了左人、中人两个城邑，派信使回来报捷。襄子正在吃饭，听到后面带愁容。旁边的人问：“一个早晨就攻下了两个城邑，这是大家都高兴的事，现在您却有愁容，为什么呢？”襄子说：“江河的潮水再大也不过三天便退，暴风骤雨不到一个早晨便停，太阳正中不一会儿便斜。现在赵家的德行没有积累什么恩泽，一个早晨就有两个城邑被攻下，败亡大概要到我这里了吧！”孔子听到后说：“赵氏大概要昌盛了吧！忧愁所以能昌盛，高兴所以会败亡。胜利并不是艰难的事情，保持胜利才是艰难的事情。贤明的君主以忧愁来保持胜利，因而他的幸福传到了后代。齐、楚、吴、越都曾取得过胜利，但最终却灭亡了，就是因为不懂得保持胜利的缘故。只有有道德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。”

孔子的力气能够举起国都城门的门闩，却不愿意以力气去出名。墨子进行防守与进攻，连公输班都佩服，却不愿意以用兵去出名。所以善于保持胜利的人，总是以强大表现为弱小。

宋国有个好行仁义的人，三代都不懈怠。家中的黑牛无缘无故地生下了白牛犊，便去询问孔子。孔子说：“这是好的预兆，可以用它来祭祀上帝。”过了一年，他父亲的眼睛无缘无故地瞎了，家中的黑牛又生下了白牛犊，他父亲又叫儿子去询问孔子。儿子说：“上次问了他以后你的眼睛瞎了，再问他干什么呢？”父亲说：“圣人的话先相反后吻合，这事还没有最后结果，姑且再问问他。”儿子又去询问孔子。孔子说：“这是好的预兆。”又叫他祭祀上帝。儿子回家告诉了父亲，父亲说：“按孔子的话去做。”过了一年，儿子的眼睛也无缘无故地瞎了。后来楚国攻打宋国，包围了宋国的都城，老百姓交换儿子杀了当饭吃，剔下骨头当柴烧，青壮年都上城作战，死亡的人超过了一半。这父子两人因眼瞎都逃避了作战。等到包围解除后，眼睛又都恢复正常。

宋国有个会杂耍技艺的人，用杂技求见宋元君。宋元君召见了。他的技艺是用两根有身長两倍的木杖捆绑在小腿上。时而快走，时而奔跑，又用七把剑迭相抛出，有五把剑常在空中。元君大为惊喜，立即赏赐给他金银布帛。又有一个会杂耍技艺的人，能够像燕子一样轻捷如飞，听说了这件事后，又用他的技艺来

求见元君。元君大怒说：“前不久有个用奇异的技艺来求见我的人，那技艺毫无实用价值，恰好碰上我高兴，所以赏赐了金银布帛。他一定是听说了这件事以后的来的，也希望得到我的赏赐。”于是把那个人抓了起来准备杀掉，过了几个月才释放。

秦穆公对伯乐说：“你的年纪大了，你们家族中有可以用来相马的吗？”伯乐回答说：“良马可以从形状、容貌、筋骨看出来；至于天下之马，好像灭绝了，好像隐没了，好像消亡了，好像丢失了，像这样的马，跑起来没有尘土，没有车辙。我的儿子都是下等人才，可以教给他们怎样相良马，却不可以教给他们怎样相天下之马。我有一个一道挑担子卖柴草的伙伴，叫九方皋，这个人对于相马下在我之下，请您接见他。”穆公接见了，派他巡行求马，三个月以后回来报告说：

“已经找到了，在沙丘那儿。”穆公问：“什么样的马？”九方皋回答道：“母马，黄色的。”穆公派人去取这匹马，却是一匹公马，纯黑色的，穆公不高兴，召见伯乐并对他说：“你派去找马的人太差了，颜色、公母都不能知道，又怎么能知道马的好坏呢？”伯乐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吗？这就是他比我强千万无数倍的原因啊！像九方皋所观察的，是马的天机，得到了马的精华而忘掉了马的粗相，进入了马的内核而忘掉了马的外表；见到了他所要见的，没有见到他所不要见的；看到了他所要看的，遗弃了他所不要看的。像九方皋这样看相的人，则有比相马更宝贵的东西。”那匹马到了，果然是一匹天下少有的好马。

楚庄王问詹何说：“治理国家应该怎样？”詹何回答说：“我知道修养身心，不知道治理国家。”楚庄王说：“我能成为祀奉宗庙社稷的人，希望学到怎样保持它的办法。”詹何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听说过身心修养好了而国家反而混乱的事，又没有听说过身心烦乱而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事。所以根本在于自身，不敢用末节来答复。”楚王说：“说得好。”

狐丘丈人对孙叔敖说：“一个人有三种被人怨恨的事，你知道吗？”孙叔敖问：“说的是什么呢？”狐丘丈人回答说：“爵位高的，别人妒嫉他；官职大的，君主厌恶他；俸禄厚的，怨恨包围着他。”孙叔敖说：“我的爵位越高，我的志向越低；我的官职越大，我的雄心越小；我的俸禄越厚，我施舍得越广。用这种方法来避免三种怨恨，可以吗？”

孙叔敖病了，快要死的时候，告戒他儿子说：“大王多次封我食邑，我都没有接受。如果我死了，大王就会封给你。你一定不要接受好地方。楚国和越国之间有个叫寝丘的地方，那里土地不肥沃，名声很不好，楚人相信鬼神，越人相信祈祷，可以长久保持的只有这个地方。”孙叔敖去世后，楚王果然用好地方封他儿子。儿子推辞不接受，请求换成寝丘，楚王给了他，直到现在也没有失去这个地方。

牛缺是上地的一位大儒，往南到邯郸去，在耦沙遇到了强盗，把他的衣物车马全部抢走了。牛缺步行而去，看上去还是高高兴兴的样子，没有一点忧愁吝惜的面容。强盗追上去问他是什么缘故，他说：“君子不因为养身的财物而损害了身体。”强盗说：“唉！真是贤明啊！”过了一会儿强盗们又互相议论说：“以这个人的贤明，前去进见赵君，假使说了我们抢劫的事，一定要来围困我们，不如杀了他。”于是一道追上去杀了他。一个燕国人听到这事，集合族人互相告戒说：“碰到了强盗，不能再像上地的牛缺那样了。”大家都接受了教训。不久，这个燕国人的弟弟到秦国去，到了函谷关下，果然遇上了强盗，想起了他哥哥的告戒，便和强盗尽力争夺。强盗不给，又追上去低声下气地请求还他财物。强盗发火说：“我让你活下来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，你却追我不止，痕迹已经快要暴露出来了。既然做了强盗，哪里还要什么仁义？”于是杀了他，又牵连杀害了他的同伴四五个人。

虞氏是梁国的富人，家产充盈丰盛，金钱布帛无法计算，资财货物无法估量。他与朋友登上高楼，面临大路，设置乐队，摆上酒席，在楼上赌博。一帮侠客相随从楼下走过，正值楼上赌博的人在投骰子，骰子掷出五个白眼，于是翻了两条鱼，众人大笑起来。恰好这时天上一只老鹰张嘴掉下了嘴里衔着的死老鼠，打中了从楼下路过的侠客。侠客听见笑声，以为是从楼上扔下来的，便共同议论说：“虞氏富足快乐的日子过得太久了，经常有看不起人的意思。我们现在没有侵犯他，他却用死老鼠来侮辱我们。对这样的事还不报复，便无法在天下树立我们勇敢的名声了。希望大家合力同心，率领徒弟们一定消灭他全家，才算是我们的同伍。”大家都表示同意。到了约定的那天夜里，聚集了众人，会拢了武器，攻打虞氏，把他全家消灭得一干二净。

东方有个人叫爰旌目，到别的地方去，饿倒在道路上。狐父城的强盗名字叫

丘，看见后便把自己壶里装的饭倒出来喂他。爰旌目吃了三口以后便睁开了眼睛，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强盗说：“我是狐父城的人丘。”爰旌目说：“呀！你不是那强盗吗？为什么要喂我饭呢？我宁死也不吃你的饭。”于是两只手爬在地上呕吐，吐不出来，喀喀地咳了两声，便趴在地上死了。狐父城的那个人虽然是个强盗，但饭却不是强盗。因为人是强盗就说他的饭也是强盗而不敢吃，是没有搞清楚名与实的区别啊。

柱厉叔服事莒敖公，自己认为莒敖公不了解自己，便离开了他，住到了海边。夏天吃菱角鸡头，冬天则吃橡子板栗。莒敖公有了灾难，柱厉叔辞别他的朋友，要用性命去援救莒敖公。他的朋友说：“你自己认为莒敖公不了解你才离开他的，现在又要用性命去援救他，这样，了解你与不了解你没有分别了。”柱厉叔说：“不对。我自己认为他不了解我，所以离开了他。现在为他而死，是用事实去证明他确实是不了解我。我去为他而死，是为了讽刺后代君主中那些不了解他臣下的人。”一般说来，能视为知己的便为他而死，不能视为知己的便不为他而死，这是直来直去的办法。柱厉叔可以称得上是因为怨恨而忘记自己身体的人。

杨朱说：“把利益给出去，就会有实惠返回来；把怨恨给出去，就会有祸害返回来。从这里散发出去，在外面能得到响应的，只有人情，所以贤明的人对于应把什么散发出去十分谨慎。”

杨朱的邻居走失一只羊，邻居既率领他一家人去追，又请杨朱的仆人去追。杨子说：“唉！走失一只羊，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去追呢？”邻居说：“岔路太多。”追羊的人回来以后，杨朱问：“找到羊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跑掉了。”杨朱问：“为什么跑掉了？”回答说：“岔路之中又有岔路，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追，所以回来了。”杨子忧愁地变了脸色，好久不说话，整天也不笑。门人觉得奇怪，请问说：“羊是不值钱的牲畜，又不是先生所有，您却不言不笑，为什么呢？”杨子不回答，门人没有得到老师的答复。弟子孟孙阳出来告诉了心都子。心都子于几天后与孟孙阳一道进去，问道：“从前有兄弟三人，在齐国与鲁国之间游历，同向一位老师求学，把仁义之道全部学到了才回去。他们的父亲问：‘仁义之道怎么样？’老大说：‘仁义使我爱惜身体而把名誉放在后面。’老二说：‘仁义使我不惜牺牲性命去获取名誉。’老三说：‘仁义使我的身体与名誉两全其美。’他们三个人所说的仁义之道恰恰相反，但都是从儒学中来的，哪一个对，哪一个不对呢？”杨

子说：“有个住在河边的人，熟习水性，泅水勇敢，划船摆渡，获利可以供养百人。背着粮食前来学习的人一批又一批，而被水淹死的人几乎达到了一半。本来是学习泅水而不是学习淹死的，但利与害却成了这个样子。你认为哪一种对，哪一种不对呢？”心都子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。孟孙阳责备他说：“为什么您间得那么迂腐，先生回答得那么隐僻？我迷惑得更厉害了。”心都子说：“大路因为岔道多而走失了羊，学习的人因为方法多而丧失了性命。学习并不是根源不同，不是根源不一样，而结果的差异却像这样大。只有回归到相同，返回到一致，才没有得与失。你在先生的弟子中是位长者，学习先生的学说，却不懂得先生的譬喻，可悲啊！”

杨朱的弟弟叫杨布，穿着白布衣服外出，天下雨了，脱下了白布衣服，换上了黑布衣服回家。他的狗不知道，迎上去汪汪叫。杨布很恼火，准备打它。杨朱说：“你不要打了。你也是一样。如果让你的狗白颜色出去，黑颜色回来，你难道不奇怪吗？”

杨朱说：“做好事不是为了名声，而名声却跟着来了；有名声不是希望获得利益，而利益也跟着来了；有利益并不希望同别人争夺，而争夺也跟着来了。所以君子对于做好事必须谨慎。”

过去有个说自己知道长生不死方法的人，燕国国君派人去迎接他，没有接到，而那个人说自己知道长生不死方法的人却死了。燕国国君很恼火，要把那个去迎接的人杀掉。一个被燕君宠幸的人劝道：“人们所忧虑的没有比死亡更着急的了，自己所重视的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了。他自己都丧失了生命，怎么能叫您长生不死呢？”于是不再杀那使者。有一个叫齐子的人也想学那人的长生不死方法，听说那个说自己知道长生不死方法的人死了，于是捶着胸脯悔恨不已。一个叫富子的人听说后，笑话他说：“想要学的是长生不死的方法，可是那人已经死了，还要悔恨不已，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学。”一个叫胡子的人说：“富子的话不对。一般说来，懂得道术而自己不能实行的人是有的，能够去实行而不知道那些道术的人也是有的。卫国有个懂得术数的人，临死的时候；把口诀告诉了他儿子。他儿子记录下他的话，却不能实行，别人问他，他便把他父亲所说的话告诉了他。问话的人用他的话照着去做，和他父亲简直没有差别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自己会死亡的人为什么不能讲长生的方法呢？”

邯郸的百姓在正月初一日向赵简子敬献斑鸠，简子十分高兴，重重地赏赐了他们。客人问他什么缘故，简子说：“大年初一放生，表示我有恩德。”客人说：“老百姓知道您要释放它，因而互相争着捕捉它，被杀死的斑鸠就更多了。您如果想要它们生存，不如禁止老百姓去捕捉。捕捉了又释放，恩惠和过错并不能互相弥补。”简子说：“是这样的。”

齐国的田氏在厅堂中为人饯行，来吃饭的客人有千把人。座位中有人献上鱼和鹅，田氏看着这些菜，便叹道：“天对于人类太丰厚了，生殖五谷，又生出鱼类和鸟类供人食用。”客人们像回声一样附和他，鲍氏的儿子只有十二岁，也在座位中，走上前说：“事实并不像你说的那样。天地万物与人共同生存，都是同类的生物。同类中没有贵贱之分，仅仅以身体的大小、智慧和力量互相宰制，依次互相吞食，并不是谁为谁而生存。人类获取可以吃的东西去吃它，难道是上天本来为人而生的？而且蚊子蚋虫叮咬人的皮肤，老虎豺狼吃食人的骨肉，难道是上天本来为蚊子蚋虫而生人、为老虎豺狼而生肉的吗？”

齐国有个穷人，经常在城中讨饭。城中的人讨厌他经常来讨，没有人再给他了。于是他到了田氏的马厩，跟着马医干活而得到一些食物。城外的人戏弄他说：“跟着马医吃饭，不觉得耻辱吗？”要饭的人说：“天下的耻辱没有比讨饭更大的了。我讨饭还不觉得耻辱，难道跟着马医吃饭会觉得耻辱吗？”

宋国有个人在路上行走时捡到了一个别人遗失的契据，拿回家收藏了起来，秘密地数了数那契据上的齿。告诉邻居说：“我发财的日子就要来到了。”

一个人家有棵枯死了的梧桐树，他邻居家的老人说枯死了的梧桐树不吉祥，那个人惶恐地把梧桐树砍倒了。邻居家的老人于是请求要这棵树当柴烧。那个人很不高兴，说：“邻居家的老人原来仅仅是想要我这棵树当柴烧才教我砍倒树的。他和我是邻居，却这样阴险，难道可以吗？”

有个人丢失了一把斧子，怀疑是他邻居家的孩子偷了，看那个孩子的走路，像偷斧子的；脸色，像偷斧子的；说话，像偷斧子的；动作态度无论干什么没有不像偷斧子的。不久他在山谷里掘地，找到了那把斧子。过了几天又见到他邻居家的孩子，动作态度便没有一点像偷斧子的人了。

白公胜恩谋作乱，散朝回家后站在那里，倒拄着马槌，槌针向上穿透了下巴，

血流到地上也不知道。郑国人听到这事后说：“连下巴都忘了，还会有什么不忘掉呢？”意念明显地倾注于某一点时，他走路碰到了树桩或地坑，脑袋撞到了树干，自己也觉察不到。

过去齐国有个想得到金子的人，清早穿上衣服戴好帽子到了集市上，走到了卖金子的地方，趁机拿了金子就走。官吏抓到了他，问道：“人都在那儿，你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金子呢？”回答说：“‘我拿金子的时候，看不见人，只看见了金子。’”

上一篇：杨朱 下一篇：没有了 全文：列子
